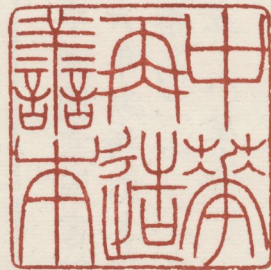


論語集說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淳
祐六年湖類刻本影印原書
版框高二十三·九釐米寬
十五·八釐米



論語集說

溥祐槧本



宋板蔡節論語集註

蔡氏論語集說

宋刊十冊
常竊翁氏藏

蔡氏論語集說

宋刊十冊

蔡氏論語集說
宋刊十冊
常竊翁氏藏

宋刊十冊

晦庵先生嘗語門人曰看集註熟了
更看集義方始無疑又曰不看集
義終是不決洽



永嘉蔡先生集說之作自集義中
來本之明道伊川二先生參以
晦庵或問而於晦庵南軒先生
尤得其骨髓蓋南軒學於
五峯先生又與晦庵相講磨故
語說多精切是書也說雅博而所
會者約文雖約而所該者博大有
益於後學遂請刊于湖類淳祐丙
午冬至文學掾姜文龍謹書

進論語集說表

臣節言臣五月十一日具

奏乞投

進所編論語集說奉

聖旨許令投

進者伏以

求知行之實誠莫切於魯論

加講習之功端有裨於

聖學喜數年之編集幸一旦之

際逢竊惟洙泗垂訓之書莫非

行

論語集說表

一

卷

帝王傳道之要存心爲大主敬以勝百邪克己
實難爲仁以該衆善能博文而約禮復篤志而
近思視明聽聰截然天理人欲之辨直舉枉錯
判乎君子小人之分思

君位之至艱畏天命之不易欲如此辰之衆共
當正南面以篤恭權不至於下移禮樂征伐之
自出俗必期於丕變德禮刑政之並行常念四
海之困窮用躋羣生於富庶寧菲衣而菲食庶
足國以足民放鄭聲遠佞人邦政以立舉逸民
繼絕世人心攸歸詳味聖言悉關

后德豈惟

一王之成式抑亦

百代之宏規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性本生知

學由時習

洞明一貫之旨

深省四勿之幾伏願

惟精惟一以執中

克勤克儉而無間

體成湯之罪已

論語集註卷

二

余長

簡在

帝心

法帝堯之則天

大茲

君道臣干冒

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所編到論語集說二

十卷繕寫成一十冊用黃羅夾復封全謹隨表上

進以

聞臣節惶懼惶恐頓首頓首謹言

淳祐五年五月

日朝散郎試府卿兼樞密副都承旨臣蔡節上表

論語集說例

集曰例

全用一家之說則獨書姓氏于下

兼用諸家之說則各書姓氏于下

雜用諸家之說則於末後總書姓氏

添入己意三數語則於末後書本某氏說

釋曰例

全附以己意

註書例

集曰已編正說有它說可以互相發明者

則附註于下釋曰同

節謂例

集諸家說後附以己意故曰節謂

低集釋一字例

非正說而旁引可以見意者則低一字書

論語集說卷第一

永嘉蔡節編

學而第一九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說音悅樂音洛愠於

切問

集曰子謂孔子也馬氏學之為言效也習

者重習也伊川程子曰如時習者時時習

之也說喜意也不亦乎者反辭也朋同類

也自從也方所也樂之義比說為發舒也

三十一

論語集說卷第一

一

集注卷一

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本伊川程子時庵朱氏南軒張

說氏節謂人之於理有未之能知能行也必

貴於學焉學則效夫已知已行者而求以

盡此理也學矣而不習則我與理為二固

無所得於已習矣而不時則功力有間斷

雖得之必失之惟學矣而又時時習之則

所學者熟浹洽貫通而油然而自得矣有朋

自遠方來學之信乎人也彼已相資講習

相長其學益充而其樂可勝既耶學以為

已而已人而或不知之吾何愠焉人不知

而不愠則學至而德成矣此所以為君子也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弟好並去聲鮮上聲與平聲

集曰有子姓有名若孔子弟子

何氏善事

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好猶欲也犯干

犯也上謂在上之人也鮮少也作亂謂為

逆理敗常之事也未之有言必無也務專

力也本猶根也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為

仁猶曰行仁與語辭孝弟順德也孝弟之

人其心和順故少好犯上也既不好犯上

則未有好作亂者也君子之進德每務其

本本立而道自生仁者無不愛也而莫先

於事親從兄惟能於孝弟而用力焉則根

本既立而仁之為道亦由是生生不窮矣

此孝弟所以為為仁之本與

本晦庵朱氏南軒張氏說

以仁為孝弟之本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

也謂之行仁之本則親謂是仁之本則不

可節謂孩提而知愛親及長而知敬兄乃

仁之發見最先而至切者也故曰行仁自孝弟始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令去聲鮮上聲

集曰巧好也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言如

是之人少有仁者也蓋致飾於外務以悅

人則人偽日滋而本心之德亡矣本晦庵朱氏說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

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省悉井切為去聲傳平聲

集曰曾子姓曾名參字子輿孔子弟子邢

疏省察也為猶助之也謀計慮也友同志

也交交際也心無不盡曰忠言無不實曰

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已謀人之

事而忠與朋友交而信主於誠實也傳而

習則所學在我矣龜山楊氏曰傳而曾子不習口耳之學也

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所不足不敢不加

勉也其自治如此可以見其學之切實矣

本晦庵氏說建安游氏曰此特曾子之省身者爾若學者則又不止此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

以時道乘並去聲

集曰道猶治也包氏千乘諸侯之國其地

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

節省約也用國用也使猶役也時謂農隙

之時本晦庵說節謂敬事而信敬者立事之

本而信又所以成之也節用則不傷財知

節用則又當知愛人蓋節用特愛人之一

事耳使民而不奪其時則力本者得以自

盡國君果能行此五者亦足以治其國矣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

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上第字上聲下第字去聲

集曰弟子言爲弟爲子者邢氏疏孝所以事

親故言入弟所以從兄故言出平仲劉氏謹者

行有常也信者言有實也汎普也衆謂衆

人親親之也仁謂仁者以用也文謂詩書

六藝之文晦庵宋氏入孝出弟謹行信言又能

汎愛而親仁東溪劉氏曰汎愛則有容親仁則有別事親從

兄脩身待物之道在是矣行有餘力則以

學文朱氏曰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言當

以是數者爲先務而以其餘暇之力學文

也節謂此章教人以脩行學文本末不遺

要識夫先後之序而已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

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

其

學矣

集曰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孔子弟子

邢氏

疏節謂賢賢易色謂賢人之賢而為之改

容更貌也力無所不盡之謂竭致猶委也

謂不有其身也誠於好賢孝於事親忠於

事君不欺於朋友四者人道之先務也子

夏言有能如是之人雖或以為未嘗為學

我必謂之已學者蓋以學當務其本也

武夷

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抑揚大過

流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

無弊也

五

若楷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

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集曰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主者心之

所主也無母通與勿皆禁止之辭如猶若

也無友不如己者謂與勝己者處也過失

也憚畏難也

本晦庵

朱氏說節謂學以厚重為先

不厚重則不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學以

忠信為主不忠信則言之與行皆無其實

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改過

所以從善過而或憚於改則善無自而生

矣

藍田呂氏曰自治不勇則惡日長

外厚重而內忠信又

能擇交而善補過此則君子為學之實功

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節釋曰死者人之終也遠者其歲月久也

敬以持之之謂慎思以及之之謂追於其

終者而謹之於其遠者而追之此民德所

以歸於厚也

伊川程子曰喪盡禮謹終追遠之大者

禮祭盡誠

氏曰略於喪祭則皆死忘生者衆而俗薄矣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

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

得之夫夫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與之與字並平聲餘上聲

集曰子禽姓陳名亢字子禽子貢姓端木

名賜字子貢皆孔子弟子

鄭氏註

抑反語辭

與其諸皆語辭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

肅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

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夫子所至之邦必與

聞其國之政子禽疑而問之子貢謂夫子

求於時君而得之與抑時君自與之與子

貢言夫子之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政就而問之非若他人求而得之也其曰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姑借夫求字以明夫子之本不求爾程本伊川儀刑而樂問以政者秉彛好德之良心也率不能以政授之者則以夫私欲害之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行去聲

節釋曰志謂心之所尚也行謂行事之實也父在子不得而自為故以觀志言父沒

三四十五 論語集註卷第一 七 齊溪

子可得而自為故以觀行言若謂父沒之後可得自為而於父之道率意以改之則未免有死其親之心矣是豈得為孝乎三年云者此即居喪時言也知三年無改之可謂孝則終身之無改者其為孝可知矣

此章言父之道則在所不當改爾如其非道亦在乎改之而已矣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集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齊

朱氏 勉齋黃氏曰仁曰心之德禮曰天
受之節文義曰心之制此言其體也仁曰
義曰事之宜此言其用也節謂此章專論

禮之用禮之體雖近於嚴而其用則貴於
和和者順乎自然而無勉強矯拂之謂也

故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之事由之
謂其無不可行也然後有所不行者徒知

和之可貴而一於和不能以禮節之則和
而失之於流所以亦不可行也蓋禮一於

嚴則病於拘而不可行一於和則病於肆
而亦不可行唯嚴而和和而節不失禮之

全體斯可行而無弊矣以禮節之一語不
無小病讀者詳之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
也近上聲
遠去聲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集曰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
恭致敬也禮節文也晦庵
朱氏節謂言固欲其

信然不度其事之宜則言有不可復者矣
行固欲其恭然或失乎禮之節則適足以

召恥辱矣惟信能近義而後言可復恭能
近禮而後遠恥辱也義者所以全其信也

禮者所以成其恭也因者承上文而言親

猶近也亦者未深許之辭夫人之行事能盡合於禮義者上也因恭信而不失其親近於禮義焉則亦可宗尚矣伊川程子曰因其近禮義而不失其親亦可宗尚也况於盡禮義者乎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去聲

節釋曰食飲食也居居處也敏速也謂汲汲也慎言謂言謹而不放也就從也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有道謂能盡此理也正者正吾之偏也食欲飽居

欲安人之情也有志於學者則不以口體為念也行常病於不足敏於事者能勉其所不足也言常病於有餘謹於言者不盡其所有餘也然猶未敢自以為是必就有道之人而正焉斯可謂之好學也已藍田呂氏

曰不志於奉養學所以專不苟於言行學所以實所趨不謬於道學所以正學至於此可謂好矣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

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樂音洛好去聲磋七多切謂與之與平聲

集曰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可也者言僅可

而未盡善也未若云者言未及乎此也往

者所已言也來者所未言也貧者不足故

易諂富者有餘故易驕常人溺於貧富之

中固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無所溺而

能自守矣然猶未知貧富之為外物也樂

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

循理而不自知其富此則超乎貧富之外

也如切磋如磋如琢如磨此衛風淇澳之詩

論語集說卷第一

十一

錢論

也言治骨角者既切之復磋之治玉石者

既琢之復磨之治之工不已而益精也

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及聞夫子之

言又知義理無窮學之不可以遽已因引

切磋琢磨之詩以明之也

本晦庵朱氏說南軒張氏曰

安於無諂無驕而不知進學固不足貴而所謂無諂無驕者學者亦非可忽也居貧

而心皆諂與驕之意居富而有一毫自恃之心皆諂與驕之意居富而有一毫自恃

與好禮未之見也必無諂無驕而遽曰能樂而後樂與好禮可得而進焉節謂無諂

無驕之未若樂與好禮此夫子之告往者

也因未若樂與好禮之言而悟切磋琢磨

之旨此子貢之知來者也子貢之可與言詩者以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集曰患猶病也君子求在我者也故不患

人之不已知苟不知人則是非邪正莫之

能辨故以為患也河南尹氏節謂人不知

人則有損無益矣

為政第二九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拱共音

集曰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夫人也德之

為言得也先得夫人心同然之理而不失

者也譬喻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

不動也共向也言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

人心歸之亦猶北辰居其所眾星環而共

之也本晦庵朱氏說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集曰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

蔽猶蓋也晦庵朱氏節謂三百篇之詩雖有美

刺之不同然皆出乎情性之正也夫子以

思無邪一言而盡蓋三百篇之旨可謂深探詩人之心矣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去聲

集曰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一之也免苟免於罪也恥愧恥也德謂人心固有之善禮謂制度品節也本喻庵朱

說節謂格正也道之以政矣而又有刑以齊之則民有所畏而不敢為惡非有所恥而自不為惡也道之以德矣而又有禮以

齊之則民不但恥為不善且能以善而正

其身矣

朱氏曰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本末雖不可以偏廢然刑政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

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而當深探其本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集曰古者十五入大學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心之所之謂之志立者卓然有所立也不惑者見之之明而無所疑也天道

流行賦與萬物莫非至善無妄之理是所謂天命也窮理盡性所以知天命也耳順者聲入心通也從隨也踰越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從心所欲不踰矩謂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越於法度也

本晦庵朱氏說

節謂自十有五而志于學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既學矣加以十五年持守之功則其學之所至卓然而能有所立矣既立矣加以十年探索之功則所見明徹無所滯礙而事事物物之理莫不洞然於胸

中矣又十年則理無不窮性無不盡而知天之所命者矣此則知之至也又十年則聲入于耳心無不通所謂不思而得者也又十年則心與理一動皆天則所謂不勉而中者也學而至此此聖人之德所以爲至也

節謂聖人固天縱之聖而亦未嘗不學其終身進德之功皆自十五志學

中來也亦其學力所到至是一可以自信爾反

覆玩味此章則知聖人之爲學不終其身

不詣其極不止也學者苟能深體而篤行

之優游涵泳不躡等而進日就月

將不半途而畫庶乎其得之矣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

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集曰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懿謚也樊遲姓樊名須字子遲孔子弟子無違無違於禮也御為孔子御車也註疏生事葬

祭事親之禮始終具矣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遵於禮而不苟此所謂無違也孔子

答孟懿子之問以是懿子不能復問恐其或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是時三家僭禮亦因以警之也然語意渾然

又若不專為三家而發

晦庵朱氏曰人之欲孝

海忠

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集曰孟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武謚也疾

病也

馬氏註

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

其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為孝乎

晦庵朱氏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

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養去聲別彼列切

集曰子游姓名偃字子游孔子弟子

孔氏

註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

養然世俗事親能養足矣若能養其親而

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言何以別所

以深明事親之不可不敬也養而能敬斯

為孝矣

本晦庵朱氏致堂胡氏說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

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食音嗣饌七戀切

集曰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

三十八

論語集說卷第一

十五

時熙

猶則也色禮記所謂愉色婉容者是矣蓋

非愛敬之至和順積中則形於外者不能

常然也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爾勞事則

代長者酒食則先長者此所謂養口體也

未足以為孝

馬氏註南軒張氏成都范氏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

足以發回也不愚

省息井切

集曰回姓顏名回字子淵孔子弟子

註孔氏

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

謂燕居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也

晦庵朱氏

顏子以上知之資故聞夫子之言心通默
識不復問辨若愚而無所知者及侍坐而
退夫子察其燕私而其視聽言動皆能以
聖人所教隨用發明則是顏子本不愚也

本致堂
胡氏說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

人焉廋哉

焉於廋切
廋所留切

集曰以爲也所爲之事也由從也所從之
道也安止也心之所止也察其所安者驗
之以久也焉何也廋匿也

本伊川程子
說孔氏註節

三十二

論語集說卷第一

十六

游熙

謂行事有善惡處心有誠僞而道有君子
小人一事之或善未足以見其人也抑未
知其所從之道果君子耶所爲者善矣而
所從者或非君子之道則亦偶中於善爾
所從之道果君子矣又未知其心能久而
安之否耶至於久而安之則誠而非僞也
其爲君子也信矣觀審於視察又詳於觀
參而驗之則人之善惡不逃乎我之所見
矣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集曰時習之謂溫邢氏疏節謂故者所已得

也新者所未得也惟能無忘其所已得而

又有得於其所未得者焉則為學之功進

進而不已矣夫如是而所學在我其應不

窮故曰可以為人師

子曰君子不器

集曰器者物象之名邢氏疏謂之器則拘於

一物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

無不具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

本晦庵朱氏說

三十一

論語集說卷第一

十七

余良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節釋曰先行者行之於未言之前其言而

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成都范氏謂

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

此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比毗至切

集曰周普徧也比偏黨也晦庵朱氏曰周比皆與人

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爾君子內恕以及人其於親

疎遠近賢愚處之無不得其分蓋其心無

不溥焉所謂周也若小人則有所偏係而

失其正其所親暱皆私情耳所謂比也周則不比比則不周天理人欲不並立也

本南

軒張氏說

又曰論語一書載君子小人之行事多矣聖人每對舉而互言之其判然若黑白者是固不難辨也然至於周比和同泰驕之屬雖近似而實相反乃其隱微而難察者聖人指以示學者欲其知君子小人之所以分特在乎毫釐之間耳

本晦庵朱氏說

○論語集說卷第一

十八

合卷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集曰罔無知也殆危也

註疏

思者研窮其理之所以然也

南軒張氏節

謂徒學而不思則莫知所發明吾心之於理且無所得矣故曰

罔徒思而不學則莫知所依據吾心之於理且無所安矣故曰殆學與思相為表裏

要不可以偏廢也

楊子曰學以聚之思以精之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集曰攻者攻擊之攻

林氏溺於偏識暗於

正理皆所謂異端

上蔡氏節謂君子在明吾

道而已矣吾道既明則異端自熄不此之務而徒與之角斯爲吾之害也已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女音汝

集曰由姓仲名由字子路孔子弟子誨猶教也孔氏註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

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

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況由此而求之則其不知者亦終將

知之矣故曰是知也言是乃知之道也若

強以不知爲知則是終身不知而已晦庵朱氏

南軒張氏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

在其中矣行去聲

集曰子張姓顓孫名師字子張孔子弟子

干求也鄭氏註祿仕者之奉也晦庵朱氏疑者所

未信殆者所未安藍氏曰尤罪自外至者也

悔理自內出者也伊川程子曰歸罪爲尤橫渠張子曰罪已爲悔

人之處已接物莫大於言行而聞見者所以為言行之資也然聞見之不多則孤陋單淺而無所參驗疑殆之不闕則冒昧苟且而無所據依聞見多矣疑殆闕矣顧於其餘遂以為己信己安而無事於謹則言行之間或有所戾而尤悔之積有不能免者矣夫自多聞見而闕疑殆而又慎言慎行其餘焉多聞見者學之博也闕疑殆者擇之精也謹言行者守之約也此則寡悔尤之道也君子脩其在我而已豈以是為干祿之具哉然言行純至而祿自從之言在其中矣本為此而反得彼之辭也子張學干祿故夫子告之以求諸己也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夫子蓋曰耕也餒在其

中矣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本朱氏南軒張氏謚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集曰哀公魯君名蔣哀謚也

包氏

舉謂舉

而用之也錯捨置也諸眾也枉不直也

晦庵

朱節謂哀公何為則民服之問孔子告之

朱氏

以民心之從違特視上之舉錯何如耳好直而惡枉人心之正也舉錯當乎人心則民服矣舉錯不當乎人心則民何自而服哉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集曰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康謚也

孔氏

註勸有獎勵意自上蒞下曰臨莊謂容貌

端嚴慈猶愛也莊以蒞之則民敬於己

龜山

揚氏曰有戲慢之色則人易之

孝慈以先之則民忠於己

三四三

論語集說卷第一

二十一

游照

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能舉孝慈之心加諸彼使斯民仰以事父母俯以育妻子其有不忠於上者乎善者舉之而不能者

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而然者矣

庵朱氏南軒張氏說

晦本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集曰奚何也

邢氏疏

周書君陳篇曰惟孝友

于兄弟克施有政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

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孝於親必能友于兄弟也孝友篤於家則其施於有政亦是理而已孔子引書之辭言是乃為政之道何必居位始為為政乎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或人疑其不為政故孔子以此告之

本

庵朱氏南軒張氏說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輓五芳切軌音月

集曰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轅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輓

轅端上曲鈎衡以駕馬者

邢氏疏

輓軌車待

以行者也

河東侯氏

車無輓軌則無以引重而

至遠人而無信其不可行亦猶是也

龜山楊氏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集曰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因仍也損者損其太過也益者益其不及也繼紹也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

馬氏曰

因謂三綱五常所檢益謂文質三統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

見即往推來由今而後或有繼周而王者

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

世而已乎本晦庵朱氏說致堂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

其既往者以明之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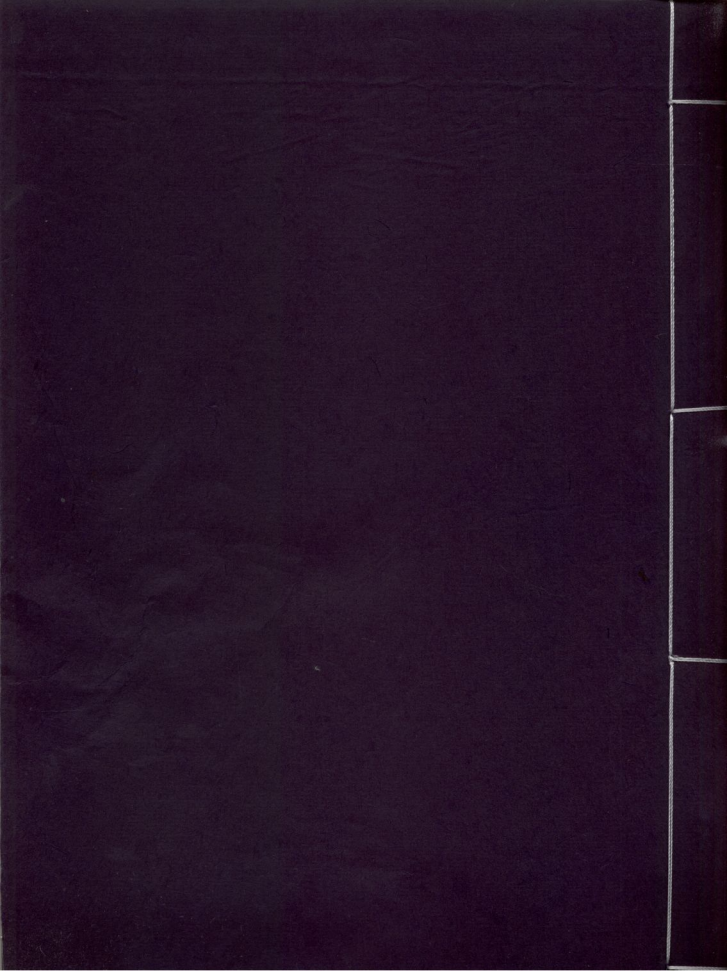
集曰諂求媚也勇剛決也鬼非所當祭而

祭之則是諂而徼福也龜山楊氏曰非享親報本皆祭非其

也鬼見義所當為而不為則是勇之不足也

晦庵朱氏白石錢氏

論語集說卷第一



論語集說

二

論語集說卷第二

永嘉蔡節編

八佾第三 九二十六章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也 佾音逸

集曰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 邢氏曰季佾

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

人數如其佾數 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 季氏以大夫

而僭用天子之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

之則何事不可忍為也 晦庵朱氏曰君子於其

三二

論語集說卷第二

余良

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

忍此矣則雖殺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忍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

於三家之堂 徹直列切相去聲辟必益切

集曰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也雍周

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相助也維辭

也辟公諸侯也穆穆和敬之容也奚何也

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雍詩之辭 邢氏節

謂天子祭於宗廟諸侯入而助祭故歌是

詩以徹所以紀實也今三家大夫也僭而

用之無其事而歌其詩故曰奚取於三家之堂

又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借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伊川程子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集曰此聖人使人知禮樂之原也仁人心也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雖欲爲禮樂其如禮樂何是心存而後敬與和生焉禮樂

之所由興也

南軒張氏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

喪與其易也寧戚

放上聲去聲

集曰林放魯人

鄭氏註

奢汰侈也儉約省也

易治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

在喪禮則文爲習熟而

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哀戚也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是雖不可以本而廢文然文之勝則又反失其本矣周衰世方惟文之徇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

而告之以此奢易則失中而過於文儉戚

雖亦未得中而儉則物之質戚則心之誠

也是推之而禮之本可識矣言禮而又

言喪使之深體其本也

本晦庵朱氏南軒張氏說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亡古無字通用

集曰諸夏中國也亡無也

包氏註

夷狄之有

君不如諸夏之亡言其僭亂無上下之分

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

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女音汝與平聲

三十七

論語集注卷二

三

齊指

集曰冉有姓冉名求字子有孔子弟子旅

祭名泰山山名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

者泰山在魯封內故魯得祭之季氏祭之

僭也

註疏

冉有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墮於

僭竊之罪嗚呼嘆辭言林放猶能問禮之

本泰山豈受非禮之祭乎欲季氏知其無

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

本晦庵朱氏河

東侯氏說

成都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

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

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

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

之不可誣是亦

教誨之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聲

集曰君子恭敬退遜不與人爭至於射則

皆欲中鵠以取勝也然大射之儀耦進三

揖而後升堂射畢又揖而降勝者袒決遂

執張弓不勝者襲說音脫決拾郤左手右加

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射及階

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

豐上之觶觶之切與少退立卒觶進坐奠於

豐下興揖先降其雍容謙遜乃如是是則

論語集注卷之四 四 萬指

雖曰有爭而其爭也亦不失為君子之道

矣晦庵朱氏藍田呂氏曰古之射禮勝

爭爭於自下故揖遜而升相為讓而已下

而飲非謂下堂止謂自貶下而自飲執弛

弓說決拾皆自貶下之義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

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

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情七練切盼音莧切

集曰上三句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

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

也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起猶

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也倩盼蓋婦人之有美質者言有此美質又加以文飾亦猶繪畫者因素地而施以采色也子夏疑其以素爲飾故問之繪事後素言繪畫之事後素功也禮後乎言禮以忠信爲質必忠信之人而後可以學禮也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善於發明聖人言外之意矣商之可與言詩者以此

本晦庵朱氏說

又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

論語集注卷之五

五

高格

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

上蔡謝氏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粵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集曰杞宋二國名杞夏之後宋粵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謂故老之賢者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本晦庵朱氏說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大計切

集曰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

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

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朱氏曰先

合祭於太廟上及其祖之所自出而下及

毀廟未毀廟之主裕則合祭於太廟而不

及祖之所自出也惟趙伯循引曾子問春

秋傳之以明裕之為合如諸儒之說禘則直

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但設兩

位而不兼羣廟之主為其尊遠不敢襲也

此說最為得之西山真氏曰萬物本乎

天人本乎祖祖吾身出於父父出於祖祖出

於始祖始祖出於厥初受命之祖推始祖

之所自出而祭之則報本反始之義盡矣

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故得禘

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

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

酒灌地以降神也朱氏曰禮家以為釀秬

其氣芬芳而條暢也自灌而往孔子不欲觀者蓋以

魯祭非禮矣至此而君臣之間誠意懈怠

於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為此歎云晦本

庵朱氏說又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

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

不足證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

四公子 論語集注卷之二 六 膏楮

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於魯又如

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上蔡謝氏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集曰禮不王則不禘魯之有禘非禮也孔子為魯諱故以不知答之然又謂知其說者其於治天下若指掌之易明蓋亦曰名分正則天下有不難治者矣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也

本伊

川程子說

論語集說卷第一

二

有錯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去與

聲

集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門人記夫子祭祀之誠意吾不與祭如不祭此乃記夫子之言以明上文之意祭如在者凡祭未嘗不致其如在之誠所謂祭神則如神在也夫祭以誠為主至若有故使人攝事不獲親與其祭焉則其心闕然直若未嘗祭

爾

晦庵朱氏勉齋黃氏槩山黃氏成都

所祭者誠之至也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有其誠則有其神無

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物為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集曰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

為奧與室神之主也竈者五祀之一禱者

祈福於神也時俗之語以奧雖有常尊而

非祭之主竈則當時用事九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

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如祀竈則設主於竈啞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喻

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

故以此諷夫子夫子以獲罪於天無所禱

也答之蓋天即理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

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非特不當

媚於竈亦不可媚於奧也成都范氏晦庵朱氏藍田呂

氏曰奧以况人君竈以况執政當時諸國皆執政用事王孫賈所以勸孔子者猶爾

子云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之意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監居陪切郁於

切六

集曰監視也二代夏商也郁郁文盛貌晦庵

朱氏言周監二代酌其宜而損益之其文不

可有加矣故聖人欲從周然使聖人居制

作之位大體則從周若其間損益之宜如
行夏時乘殷輅則有之矣

南軒張氏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鄆人之子知禮乎
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大音泰鄆側留切

集曰大廟魯周公廟孰誰也鄆魯邑孔子
父叔梁紇嘗爲鄆邑大夫故謂孔子爲鄆
人之子也

邢氏疏

節謂孔子於禮固無不知

然初仕魯時入大廟而助祭其於名物之
辨雖已知之而或未之見也故問之至若
行禮之際亦必問而後從事皆所以敬其

子云

論語集註卷第五

九

禮

事也或人以爲不知禮孔子故曰是禮也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爲去聲

集曰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
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
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
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
力有彊弱不同等也周衰禮廢復尚貫革
非古之道矣故夫子嘆之

本晦說朱氏說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
愛其禮

去起呂切告古篤切餼許氣切

集曰告告

居號切

也朔月一日也牲生曰籩

愛猶惜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

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

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蓋稟命於君

親禮之大者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

司猶供此羊子貢以告朔之禮廢而餼羊

徒存故欲去之孔子以爲羊存則後之人

猶有能因羊以求禮者是則羊雖虛噐固

禮之所寓也苟去之則禮因而亡矣賜也

知愛一羊而不知禮之存爲可愛也故曰

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本晦庵朱氏南軒張氏說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集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

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

之以明禮之當然也

樂山黃氏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

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集曰定公魯君名宋定謚也

邱氏疏

使臣以

禮事君以忠是乃君臣之道當然各欲自

盡而已

本晦庵朱氏說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音洛

集曰關雎詩國風周南首篇名

邢氏

淫者

樂之過也傷者哀之過也關雎之詩言后

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

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鍾

鼓之樂蓋其樂雖盛而不至於淫其憂雖

深而不至於傷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

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晦庵朱氏南軒張氏曰哀樂情之為也

而其理具於性樂至於淫哀至於傷則足

三十

論語集註卷之二

十一

曾混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枌人

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

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集曰宰我姓宰名予字子我孔子弟子戰

栗恐懼貌成者事之已成者也遂者事之

已行者也往者事之已往者也三代之社

不同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而以

名其社

周禮司徒設其社稷之遺而樹之名

社與其野

曰使民戰栗一句此曰字乃宰我臆

度周人立社之本意言周人所以用栗者

蓋曰使民戰栗也意者宰我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夫子以其不知而妄對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之既出不可追救故歷言事已成不可復說矣事已遂不可復諫矣事既往不可復咎矣欲使之謹其後爾本邢氏疏晦庵朱氏說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焉於

度切好去聲坫丁念切

論語集注卷之十一

十一

禮

集曰管仲姓名夷吾字仲齊大夫邢氏疏器小者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也上蔡謝氏曰孔子之意直以管仲為不可大受也管子相威公霸諸侯亦一天下民受其賜其功亦大矣然豈淫以淫君奢則其得功而行之國政豈直以天下為心哉不攝樹塞門與反坫已曾不知三歸官事不攝樹塞門與反坫於汝何加焉其可鄙賤猶兒女得意於衣服衾裘之間謂之鄙賤猶兒女得意於深蘇氏曰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規矩準繩者是為大器猶本

山規矩準繩者是為大器猶本

管仲相成公雖能合諸侯正天下不過霸業之盛而已非若王者之佐其規模宏遠也故管仲死成公薨五公子爭立而天下不復宗齊矣

臺名說事見死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

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邦君國君也

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

也兩君兩國之君也好謂好會玷在兩楹

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二者諸侯

之禮而管仲僭之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

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

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

明其犯禮奢而犯禮皆器小易盈之意器

大則無此矣孔子雖不明言小器之所以

然而其所以小者亦可見矣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

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皦吉了

集曰語告也大師樂官名翕合也從放也

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

終也以成言樂以之而成也五音六律不

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

切

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而又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時音樂廢闕故孔子語之以此

晦庵朱氏上蔡謝氏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以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切從喪並去聲

請見見之見賢遍

集曰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

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也斯此地也封人自言賢者至此未嘗不得見之也從者弟子也見之謂通使得見也喪謂失位去國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封人謂夫子之失位非所患也天下雖無道而文實在茲是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使之振斯文以覺天下與來世其位雖喪而其道蓋不喪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

矣

本註躡南軒張氏晦庵朱氏說乃能知當是之時莫有知聖人者封人乃能知

之其必有所見矣觀其言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其求見君子之心如此其切蓋以天下之亂極矣意其必有聖人者出而明道救時故一見夫子而知天意之有所托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集曰韶武皆樂名韶舜樂武王樂

孔氏註

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古者功成作樂所以象成一代之治也舜以治而繼治武王易亂而為治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以揖遜武王以征誅而其實有

外去

《諸語集覽卷之二

一五

八

不同者夫征誅豈聖人所欲哉所遇之時間然爾味成湯子有慙德之言此韶之所以為盡善也

本晦庵朱氏南軒張氏說蔡謝氏曰揖遜之事天與之人

與之征誅之義順乎天而應乎人也聖人豈有二心哉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所

遇之時不同爾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集曰居上以寬為本

晦庵朱氏曰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

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不如是則本不立矣吾何以觀之乎

上蔡謝氏

里仁第四 九二十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焉於虔切知去聲

集曰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擇猶卜筮

也知是非之謂知所居之里以仁人為美

苟不擇仁人之里而處焉則失其是非之

本心矣是焉得為知乎本晦庵朱氏說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

者安仁知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

集曰久猶長也約窮約也不仁之人失其

本心久處約則必濫長處樂則必淫矣仁

者則能安仁知者則能利仁安仁者其心

純一而無適不然利仁者知仁之為美勉

而為之者也成都范氏曰知其善而為之曰利雖其淺深

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易矣晦庵朱氏南軒張氏

上蔡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

之閒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

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之也知者

見道不感知夫仁之為美利而行之也者

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並去聲

集曰唯之為言獨也晦庵朱氏好善而惡惡天

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

不能自克也唯仁者無私心好惡一出於

正所以能好惡人也本建安游氏說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

集曰苟誠也孔氏註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

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晦庵朱氏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

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

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

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所惡之惡去聲造七

到切沛音貝

三十一

論語集注卷第二

十七

必

集曰其道謂所以得富貴貧賤之道也富

貴固人所欲然不以其道得之雖所欲不

處貧賤固人所惡然不以其道得之雖所

惡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

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

何所成其名乎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

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朱氏曰終食猶

是無事之時造次則異於閒暇顛沛則又

異於造次矣求嘉何氏曰無終食違仁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君子無時無處

此極言仁之不可離也

之或違乎仁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

已也

本晦庵朱氏說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好惡並去聲

集曰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真知夫仁之可好而其好不能移也故曰無以尚之其次則惡不仁惡不仁者則其所以為仁必能絕去不仁之事不使

有及於其身蓋知惡之則知遠之也此皆

篤志於為仁者故難得而見之於仁矣乎之乎疑辭

本晦庵朱氏南軒張氏說

言好仁惡不仁者

雖不可見然或有一日之間果能用力於仁我未見其力有不足者為仁由己欲之則在志之所至氣必至焉亦奚病於力不足哉蓋有之矣謂亦有用力於仁者但我偶未之見爾南軒張氏曰既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反覆抑揚所以望

天下與勉學者之意可謂弘大而深切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節釋曰黨謂黨於人也言人之過也各於其所黨處見之大抵仁者之過近於厚而已觀其所謂過斯知其所謂仁矣劉侍讀曰周公使管叔監殷而管叔以殷畔魯昭公不知禮而孔子以爲知禮是過也然管叔兄也昭公君也是乃所以爲仁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朝陟
夕切

集曰道者人所當行之理聞道者實有得

三十三

論語集說卷一

十九

文翰

於此理也此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雖朝聞夕死

可也

本伊川程子
晦庵朱氏說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集曰士學者之稱惡麤惡也議謂議道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則
心役乎外而無得於內矣何足與議哉

本
晦

庵朱
氏說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

比適

丁歷
必二切

集曰適可也莫不可也比親也上蔡氏謂
君子非有心於可也義之所可則可之非
有心於不可也義之所不可則不可之其
於天下惟義之親而已曷嘗有適莫於其
間乎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節釋曰懷者思念也君子樂善故其所思
則以躬行為事也小人苟安其思在於田
里而已君子惡不善故其所思則以法律
自繩也小人務得其思在於惠利而已此
言君子小人之志趣殊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上聲

集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也欲利於己

必害於人依利而行所以多怨也

伊川程

子之彼亦迂晁氏曰依於義而行則此既專
利於此貽譽於彼不勝然也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
如禮何

晦庵朱氏曰此當分為三句中句至國字為絕

集曰讓者禮之實也

朱氏

何有者言不難也

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也

孔氏

節謂能以

禮之實為國則其為國也不難若不能以禮之實為國且不能用禮矣而況於為國

乎朱氏曰禮之繁文末節當世所尚至於辭遜之心乃禮意之實而人則鮮能之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為可

知也

集曰位爵位也立者所以立乎其位者也

可知者實之在己者也君子求其在己者

而已患身無所立不患無位以行之求為

可知之實不患人之不已知也本伊川程子說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

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參所

金切唯上聲

集曰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也貫通

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也晦庵朱氏節謂夫子

所云吾道一以貫之者聖人之心渾然一

理無所不該其於應事接物之際雖曰理

各有所止然而眾理本一理也以曾子自

得之深故告之以此曾子心領神會而直

應之曰唯至答門人之問則即忠恕以明

之蓋自其盡己之心而言之則謂之忠自其即己之心以及物而言之則謂之恕忠為體恕為用用之周乎物即是體之流行者也此所謂一以貫之也其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者捨忠恕之外他無足以發明一貫之旨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集曰喻謂深曉其趣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義與利之喻君子小人所以別也

本晦庵朱氏說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省悉并切

集曰思齊者翼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

晦庵朱氏節

謂人之善惡雖不同無不因之以反諸己者自脩之道當如此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

怨

幾平聲

節釋曰幾微也事父母幾諫言父母有過人子之進言貴於婉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言人子於親之未從當加誠敬而不違

其幾諫之初心也勞而不怨言不倦於諫
用力雖勞而又不致怨也所以如此者終
期納親於善而後已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集曰遊去其家而他之也方謂東西南北
之方也子於父母形體雖異而心則相屬
不遠遊者不遠去其親也遊必有方者慮
其親之求己也以己之心體父母之心斯
可謂孝矣

白石錢氏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三十一

論語集說卷第二

三十三

余良

集曰已見首篇此蓋復出而逸其半矣

胡氏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
懼

節釋曰知猶記憶也懼恐怖也人未有不
知其親之年者曰不可不知欲其加察也
蓋壽考固可喜而衰老亦可懼人子愛日
之心自有不可忘者矣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集曰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躬謂躬行逮

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
其言爲此故也

晦庵朱氏

成都范氏曰

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唯其不
行也是以輕言之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
口必不易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鮮上聲

集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凡事能約則

其失鮮矣

本上蔡謝氏說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行去聲

集曰訥遲鈍也

包氏註

放言易故欲訥力行

難故欲敏

上蔡謝氏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集曰孤猶獨也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

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

鄰也

晦庵朱氏

子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色角切疏平

聲

集曰數煩數也

伊川程子

辱恥也疏遠也君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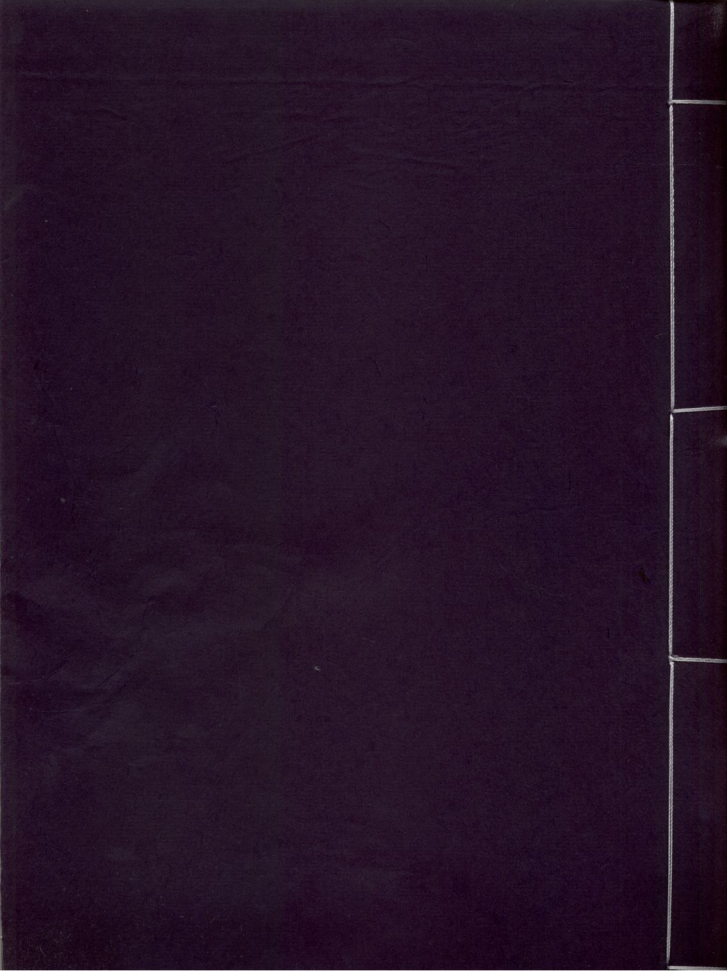
朋友皆以義合者也爲臣者君有過則當

力諫諫之不從則當去爲友者人有過則

當忠告告之不可則當止若或至於煩數

則言者輕而聽者厭能無取辱而取疏乎
致學胡氏說

論語集說卷第二



論語集說

三

論語集說卷第三

嘉蔡

蔡

編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

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集曰公冶長姓公冶名長南容名縉又名

适氏南宮字子容謚敬叔皆孔子弟子妻

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絏繫也古者獄中以

黑索拘繫罪人不廢言必見用也

子謂公冶長可妻必其行之足取也雖嘗

在縲絏之中而非其罪特無妄之災爾南

容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亦其謹於言

行者也

刑戮故夫子皆有取焉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焉於

集曰子賤姓宓名不齊孔子弟子

此也上斯此人也下斯此德也子賤蓋能

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夫子既稱其為君

子又言若魯無君子者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

晦庵朱氏武夷吳

氏口說苑云子賤為單父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

瑚璉也女音汝瑚音力展切

集曰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

黍稷之器包氏謂之器則固適於用然不

若不器之周也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

器之貴者與聖人之言抑揚高下所以獎

其已至而勉其未至也

本南軒張氏河南尹氏說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

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馬並於凌切

集曰雍姓冉名雍字仲弓孔子弟子

馬氏註

佞口才也禦猶當也謂應答也給捷給也

憎惡也仲弓重厚簡默或人之問美其優

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時人以佞為賢而

不知佞與仁實相反夫子謂何所用佞乎

佞人但以口辭捷給禦人而無誠實徒多

為人所憎惡爾不知其仁此言仲弓也仁

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仲

弓雖賢未及乎此故曰不知也再曰焉用
佞所以深曉或人無所事乎佞也學者而
知夫子未許仲弓以仁則致知力行終吾
身而後已可也

本晦庵
朱氏說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說音悅

集曰漆雕姓開名子若其字也孔子弟子

仕仕於朝也

孔氏註

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

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

晦庵朱氏開之學

他無所考夫子使之仕亦以其可施於有

政也而開自謂斯未能信蓋一毫有不足

於中不敢以自許也其篤志之學爲如何

哉故子說

本南軒
張氏說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

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音浮
從如並

去聲與
平聲

集曰乘駕也大者曰楫小者曰桴桴竹木

所編小楫也浮汎也無所取材言無所取

於桴材也

註

節謂浮海之歎以道不行而

託爲是言子路平日勇於有爲故夫子有

從我者其由與之語子路聞之而喜夫子

言由之好勇殆有甚於我者然桴材無所
取何由而可往乎欲子路喻託辭之旨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
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
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
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
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乘去聲朝直遙切

集曰赤姓公西名赤字子華孔子弟子千
乘諸侯之國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

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兵賦

註疏左氏傳

三十四

論語集注卷之三

四

余良

曰敝邑以賦與陳蔡從

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晦庵節朱氏節

謂朝廷也與賓客言行人之官也夫可
使治賦爲宰與賓客言此三子之所能也
以顏子之賢夫子僅許以三月不違仁三
子猶未及乎此也故因武伯之問各舉其
所能者告之而仁則皆曰不知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
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
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文並音汝

集曰孰誰也愈猶勝也一者數之始十者

數之終二者一之對吾與之與許也夫子
以子貢喜方人故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
自知之何如子貢知回之不可企及而喻
之以此夫子亦許其自知之明曰弗如也
者蓋述子貢之言也吾與女弗如也者乃
所以深然之也又曰顏子明睿所照即始
而見終雖上知之資亦學
力所至也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雖
中入以上之資而學力猶未至也無所不
說告往知來此其驗矣 本
東溪劉氏致堂胡氏說

宰子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
朽也於子與何誅朽許久切朽
音汙與平聲

集曰晝寢謂當晝而寢也晦庵
朱氏朽腐也雕

刻畫也包氏
註朽鏝也王氏
註與語辭誅責也

邢氏
疏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

恐其不及也宰子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

倦當晝而寢自棄孰甚焉夫子謂其志氣

昏弱教無所施譬如朽腐之木糞土之牆

雖欲加之雕琢朽鏝終無以受之言不足

責乃所以深責之也本成都范氏致堂
胡氏白石錢氏說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

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子與改是行並去聲
與平聲

集曰所謂改是者蓋欲改始者聽言信行之失而爲今者聽言觀行之審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宰子行不逮言故言此以深警之且因以曉羣弟子使之謹於言而敏於行爾

本晦庵朱氏說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

得剛

焉於虔切

集曰申姓枨名孔子弟子

邢氏疏

剛堅彊不

屈之意慾多嗜慾也

晦庵朱氏

剛與慾正相反

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

三十七

○論語集說卷第三

六

余良

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剛最人所難能者宜夫子嘆其未見也枨之爲人烏知非悻悻自好者乎或者疑以爲剛不知此其所以爲慾也慾則不能剛矣

本上蔡謝氏說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

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節釋曰以非理相干之謂加成都范氏曰君子必其在己者而已其在人者不能必也已欲無加於人唯恕者能之欲人之無加於我雖聖人不能也故曰非子貢所及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節釋曰凡盛德之著見至理之發揮皆謂之文章此所謂文章則見於言辭者也理之具於吾心者爲性天道則此理自然之本體也夫子之文章形於平日之訓言者學者可得而聞之至於言性與天道有不可得而聞者蓋性與天道夫子未嘗輕以告人然非學者潛心之久亦未易以得之也子貢至是未之有聞所以發爲是言

論語集注卷第三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七

宣統

集曰恐懼也有所聞而行未之逮勇者之所耻也唯恐有聞則其汲汲於躬行可知

南軒張氏

若子路者可謂能用其勇矣門人自

以爲弗及也故著之

成都范氏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好去聲

集曰孔文子衛大夫姓孔名圉文美謚也

孔氏

子貢疑孔文子不足以當此謚而不

知所取各有義其善蓋不可沒而其不足

者自不可揜矣

東坡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

於初妻之婦文子怒將攻之疾奔宋文子使疾第遺妻孔姑其為人如此而謚曰文

此子貢所以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

者多耻下問孔文子能好學下問亦人所

難能者謚法勤學好問亦謂之文其得謚

為文以此而已

南軒張氏晦庵朱氏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

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集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孔氏恭莊肅也

敬謹恪也惠愛利也義如都鄙有章上下

論語集說卷之三

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君子之道

其目多矣子產有是四者而已本晦庵朱氏南軒張

說氏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集曰晏平仲齊大夫姓晏名嬰平謚也周氏

註善謂克盡其道也鄭氏人之交久而則敬

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

伊川程子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梲章切

知去聲

集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文謚也

包氏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

藻水草名椀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

晦庵朱氏

當時以文

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椀也

仲為知所貴乎知者為其明是非之理也

僭上失禮之事而處之不疑其昧於理孰

大焉是焉得為知乎

南軒張氏永嘉何氏曰奉一物如此其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

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

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

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

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

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

焉得仁

知如字焉於慶切乘去聲

集曰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

鬬名穀於菟已止也崔子姓崔名杼陳文

子名湏無皆齊大夫齊君莊公名光十乘

四十匹也違去也

晦庵朱氏

節謂子文喜怒不

形物我無間唯知有國不知有身此謂之

忠可也文子亂邦不居潔身而去所至違

今謂五之六九大夫三

今文

之若將浼焉此謂之清可也子張不知乎
此而遽以仁爲問故夫子止以忠清許之
而不許之以仁夫仁者以心德之全體而
言非二子之忠清所能盡也至若比干之
忠伯夷之清斯可謂之仁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三去聲

集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行父文謚
也

鄭氏

斯語辭

晦庵朱氏

天下之事有是非利

害君子不能無擇也故有取於思焉然至
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

上蔡謝氏

三子七

論語集說卷第二

十一

余良

伊川程子曰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爲尚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
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知並去聲

集曰甯武子衛大夫姓甯名俞武謚也

馬氏

註

按左氏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時文

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
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
忠實一心不顧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

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晦庵朱氏曰勉齋黃氏曰

左氏傳魯僖公二十八年晉侯伐衛夏晉楚戰于城濮楚師敗績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冬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籥馮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醜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醜不死秋乃釋衛侯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與並平聲斐音匪

四之三

論語集注卷第三

二

余良

集曰歸與歸與夫子在陳思歸之嘆也吾

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斐文貌裁裁定

也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以不得夫中行

之士所以有取於狂簡也

晦庵朱氏

夫子知道

之終不行也欲傳之於書以詔來世方歷

聘之時已付門人編次至是斐然而成章

矣及反魯裁定之然後始為成書耳所謂

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是也

本南軒張氏說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然有用希

集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

孤竹國名

孔氏

註節謂念者不忘於心也舊惡謂人舊嘗有惡於我者也希罕少也念惡即是私心凝滯處私則有怨矣夷齊處心公清無所係累其於舊惡何念之有已不念則人亦不怨此怨之所以希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

之醯西呼切

集曰微生姓高名魯人也乞求也醯醋也

諸之也疏註順理之謂直有纖毫之枉則害

於直矣南軒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

三十五

論語集說卷第三

十二

余良

伊川節謂聖人之觀人於其一介之取子

亦且深致其意所以教人立心以直雖微

而必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

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令去聲足將掛切

集曰足過也左丘明古之聞人伊川匿藏

也巧言令色足恭者此為諂也匿怨而友

其人者此為詐也為諂為詐是皆可耻之

甚也成都左丘明耻之其為人誠實可知

矣夫子自言丘亦耻之蓋與人為善之意

又深戒學者使之務為誠實也

本南中張氏說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蓋音合衣少並去聲

集曰侍侍於夫子也盍何不也願者志所欲也衣服之也裘皮服也敝壞也憾恨也伐誇也善己之所能施謂施諸人勞謂勞役之事懷念也子路求仁者也故能克其私於衣服車馬之間而欲與朋友共之也

三十一

論語集注卷之三

十三

余良

顏子不違仁者也善不矜已勞不加人蓋欲物我之靡間也夫子安仁者也老者則安之朋友則信之少者則懷之蓋欲無物而不得其所也子路之志僅能推之於朋友而已顏子平物我之志視子路則又宏矣然亦有待於推也至吾夫物各付物自然之施則無所事乎推矣

本瞻廣朱氏伊川程子南

軒張氏說

又曰人之不仁病於有己故雖衣服車馬之間此意未嘗不存焉學者有志於

求仁則子路之事亦不可忽要當如此
用力然後孔顏之事可以漸致若慕高
遠而忽卑近則妄意躡等終身無所成
就而已耳

張氏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集曰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
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
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改之
必矣

晦庵朱氏

節謂已矣乎者非決其辭以絕

學者也嘆無其人而猶有以望之也

三子已入

論語集說卷第三

一四

余良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

好學也

焉如字
好去聲

集曰十室之邑邑之小者也

邢氏

忠信質

也此夫子以身教也夫子言人之生質固

有無異於己者然特不如己之好學耳所

以勉人學也

本伊川程子說

節謂夫子
於生知則不自居於好學則

不自遜所以
勉人學也

雍也第六

九二十
八章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
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

居簡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大音泰

集曰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君人之度也子桑伯子魯人疑即

莊周所稱子桑户者是也簡者不煩之謂

然猶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

子如何夫子謂其可者以其簡也夫自處

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

臨民自然操得其要而無煩擾之患所以

爲可若先自處以簡則其中無主而自治

踈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乎

本晦庵朱

三十三

論語集說卷第三

十五

余良

氏說伊川程子曰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爲踈略節謂

仲弓因夫子之言而發明敬簡之說爾非

論子桑伯子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

聞好學者也

好並去聲亡與無同

集曰弟子門人也遷移也貳復也顏子之

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

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其克己之功如

此真可謂好學矣以其年三十二而卒故

云短命既曰今也則亡又曰未聞好學者

蓋深惜之也

伊川程子
晦庵朱氏

又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
本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
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
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
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
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
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
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

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
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
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

程子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
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
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
里鄉黨乎

使衣井上爲字去聲
釜音父庾以主切

集曰子華公西赤之字也原思姓原名憲
字思孔子弟子使爲孔子使也六斗四升

曰釜十六斗曰庾十六斛曰秉益增益也
適往也乘駕也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
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孔子
時爲魯司寇以原思爲宰與之粟九百蓋
宰之祿也不言其量故不可考辭不受也
毋禁止辭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
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註疏海庵宋氏夫子之使
子華子華之爲夫子使義也冉子乃爲其
母請粟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
請矣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

二十二

論語集說卷第三

十七

余限

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
不當益也致堂胡氏曰冉子爲其母請聖人所以重違而少子之也求

未達而自與之多則過矣故夫子非之原

思爲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有
餘則分諸鄰里鄉黨之貧乏者蓋亦莫非

義也

伊川程子取與辭受莫不有其則焉

南軒張氏曰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

其舍諸

犁利之切騂息營切舍上聲

集曰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

東坡蘇氏

犁雜色騂赤色

周人尚赤性用騂

角者角周正中

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舍
棄也。諸之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
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父雖不
善，不能廢其子之善。言仲弓自當見用於

世也。

註疏晦庵朱氏

又曰：以瞽叟爲父，而有舜以鯀爲父，而
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
改父之過，變惡以爲美，則可謂孝矣。

成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

而已矣。

論語集說卷第三

十八

朱氏

節釋曰：仁者，心之德。三月不違者，言其久
也。

伊川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

以其心常在仁內，而

爲之主也。日月至焉者，言雖有時而至，特
其暫而不能久也。以其心每在仁外，而爲
之客也。顏子於仁，熟矣，而猶曰：三月不違
未若聖人之純一無間也。涵養悠久，則進
乎是矣。日月至者，固與三月不違異矣。然
非有意於求仁，亦未易以及此也。由是而
不已焉，則進乎三月不違矣。

橫渠張子曰：始學之要當

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者我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與並平聲

集曰果謂有決斷達謂達事理藝謂多才能晦庵朱氏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

致堂胡氏曰由求為季氏宰久矣此問從政謂可使為大夫否也夫子告

之以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程子

節謂此可見聖門有用之學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騫去乾切費音汶音問

集曰閔子騫姓閔名損字子騫孔子弟子

費季氏邑辭猶說也復我謂再來召我也

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

氏今使者善為己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

去之齊晦庵朱氏

又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

道而忘人之勢况閔子在聖門居德行
之科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奚啻土芥
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蓋居亂邦見惡
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
禍柔則必取辱此閔子所以必辨之於
早也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季氏附
益夫豈二子本心哉既無先見之知又
無克亂之才故爾然則閔子其賢乎

謝氏

上蔡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

卷之七

論語語義說卷第五

二十

余良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牖與久切

扶夫音

集曰伯牛姓冉名耕字伯牛孔子弟子牖

所以納明處斯此也伯牛有不可愈之疾

孔子問之自牖執其手而與之永訣無致

疾之由而有斯疾故可以言命再言斯人

而有斯疾者痛惜之甚也

本註疏江都王氏說

又曰莫之致而致者命也聖人於顏冉

之死獨歸之命所謂盡其道而死者也

天台陳氏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食音嗣 樂音洛

節釋曰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陋狹隘也
堪猶任也顏子心無私欲天理常存是以無入而不自得故雖簞瓢陋巷人所不堪亦不足以改其所樂也學者苟用力於克己復禮焉則庶乎其知此味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說音悅 女音汝

集曰畫止也

孔氏

力不足者中道而廢謂

行半途而足廢也

南軒張氏

畫者如畫地以自

限也

晦庵朱氏

欲為而不能為是之謂力不足

能為而不肯為是之謂畫

上蔡謝氏

冉求而真

知說夫子之道如口之說芻豢必將盡力

以求之何病於力不足哉

致堂胡氏

今求非力

不足也自畫之爾

藍田呂氏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女音汝

集曰儒學者之稱

晦庵宋氏

學以為己君子儒

也學以為人小人儒也

伊川程子

子夏文學雖

有餘意其昧夫遠者大者故夫子以是廣

之與

上蔡謝氏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女音汝澹徒甘切

集曰武城魯下邑焉耳乎皆語辭澹臺姓

滅明名子羽其字也

孔氏包氏註

徑路之小而

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夫子以得人為問行不由徑則其動必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非公事不至偃室則其守必正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即

三十一

論語集註卷之三

二

公

二事而觀其正大之情可見矣非孔氏之

徒孰能知而取之

本晦庵朱氏說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

又曰

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感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

敢後也馬不進也

殿都甸切

集曰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誇功曰伐軍後

曰殿奔敗走也策鞭策也非敢後也馬不

進也此託辭也師奔而殿是難能也

晦齊朱氏

曰戰敗而還以後為功

孟之反非惟不敢有其功而

且自揜其功其深自抑損如此為學之害

矜伐居多聖人於孟之反有取焉者所以

教門人也邢氏疏南軒張氏

又曰師勝而歸范文子先入而不敢先

師敗而奔孟之反後殿而自以為非敢

後君子以功名為畏如此白石錢氏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

今之世矣鮀徒河切

集曰祝宗廟之官鮀字子魚衛大夫有口

才朝宋公子有美色晦庵朱氏節謂此言無鮀

之口才而有朝之美色難乎免於當世蓋

論語集說卷之三

論語集說卷之三

二十三

余良

衰世好佞美色終不可以免禍而口才容

或可免焉耳左氏傳魯定公四年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衛靈公使祝

鮀從及臯馳將長蔡於衛鮀言於襄弘襄弘悅告劉子乃長衛侯是鮀有口才也定

公十四年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躄獻孟于齊過宋野人歌之

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豎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朝少君而殺之速不進蒯

躄奔宋是朝有美色也二子皆衛靈公時夫子斯言殆為衛國而發其實非不惡佞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節釋曰莫不也道不可須臾離也此章以

戶喻道嘆人知由戶而不知由道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

君子

彬府

集曰勝猶過之也野如野人謂鄙略也史

如史官謂多文也彬彬文質相半之貌包氏

註廣韻文質雜半曰彬說文曰彬古份字文質備也節謂質勝於

文則失之野文勝於質則失之史唯文質

相濟而不偏焉然後為成德之君子龜山楊氏

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甘之可以受和白之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

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集曰直者無邪曲也罔不直也人之生理

三十四三

論語集說卷之三

三四

余良

本直罔則失其生理矣而猶生者幸而免

也非得其正也本伊川程子說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好並去聲樂音洛

集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也好者食

而嗜之也樂者食之而飽也南軒張氏又曰好者用

工之篤也至於樂則自得矣節謂好深於知樂又深於

好知而能好好而能樂道斯在我矣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

語上也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

集曰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才也程子語告

也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

必隨其才而篤焉中人以上語之以上可

也中人以下若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

入且將妄意躡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

終於下而已故就其所及而語之使之進

於中然後可以語上也本南軒張氏橫渠張子說

樊遲問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

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並知遠去

聲

三十五

論語集義卷第十

二十五

余良

集曰先難謂克己也程子專用力於民之

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

也南軒張氏曰敬而不遠惑也遠而不敬忽也故貴乎敬而遠之先其事

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晦庵

朱氏張氏曰難莫難於克己勉為其難不計所獲循循不已久自有至若先有斷

獲之意則固已自累其心而有害於天理矣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

樂仁者壽知並去聲上二樂字五教切下一樂字音洛

集曰上兩樂字喜好也壽常久也知者達

於理有若水之周流而以動為體仁者安

於理有若山之定止而以靜為體動而所行無滯故樂靜而所主有常故壽動靜仁

知之體也樂壽仁知之效也

本伊川程子南軒張

氏曰知之體雖主乎動而其用各有所止靜固在其中矣仁之體雖主乎靜而其用本未嘗息動亦在其中矣動靜互見體用一源非體仁知之深者莫能識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節釋曰變謂更其化善其治也夫子之時齊疆而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也然夫子則謂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何耶蓋齊自威公霸政之後所急者功利王道

子之

論語集說卷第三

三十六

六良

無復存矣魯雖削也滋甚而猶秉周禮齊由功利之習而變之故其變而之道也難魯則秉禮之舊特修舉廢墜而已故其變而之道也易此齊一變所以僅至於魯而魯一變則能至於先王之道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並古胡切

集曰觚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上觚語其器下觚語其制觚哉觚哉歎器之失其制也夫有是物必有是則苟失其則實已非矣其得有其名乎名存而實

亡者衆故夫子因觚而發歎耳晦庵朱氏南軒張氏

東坡蘇氏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
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
也不可罔也

集曰逝往也陷謂陷入於井也孔氏註欺謂

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

晦庵朱氏宰我之意蓋曰仁者之志惟急於求

仁而已患難有所不恤也井者死地也厥

或告之曰死地而有可為仁之事其亦將

三九
論語集說卷第三
六七
曹渠

從之也是不然君子之求仁亦曰循其理

而已矣河東侯氏故可逝可欺者不逆詐不億

不信也而其不可陷不可罔者有理存焉

耳於此觀之亦可以究仁者之心矣南軒張氏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

夫音扶

節釋曰約謂收斂而有歸宿之意畔猶背

也博文致其知也約禮謹於行也學文而

不博固無以知事事物物之理既博矣不

能約之於是禮之中則必至於汗漫而無

操履之實矣唯博文而又約禮然後可以
弗畔於道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

厭之天厭之說音悅否方九切

集曰矢誓也否不也謂不合於禮不由其

道也厭棄也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

欲見孔子而孔子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

有見其小君之禮子路以夫子之見為辱

故不說殊不知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

其見南子禮所當然彼之不善我何與焉

故夫子誓之曰予所否者天且厭棄之矣

再言之者所以必子路之信已也本晦庵朱氏說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上聲

集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

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常理伊川程子節謂至極

也不可以有加也此章言中庸之德之至

民鮮有能久行之者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

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

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

可謂仁之方也已

施去聲 夫音扶

集曰博廣也仁則盡夫心德之全聖則造

其極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者心有所

不足也立謂立其身也達謂達其道也方

所也博施濟眾功用大矣此何止從事於

仁者能之必也聖人之事乎然雖以堯舜

之聖猶以博施濟眾為病

伊川程子曰博施濟眾仁者無

窮意乃聖人之極功也

子貢乃疑其未足以盡仁故

有是問夫子既言博施濟眾之大有非賜

之所能及

程子曰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

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

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

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

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

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若

以吾治為已足即非聖人之心矣而又

語之以仁焉仁者公天下以為心而無物

我之私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仁

者之心也欲進乎是其惟近取譬乎體之

於吾身而推之此恕之道也所以為仁之

方也於其方而用力焉則可進於仁矣

論語集注卷之三

九

庵朱氏南軒張氏說

朱氏曰九已之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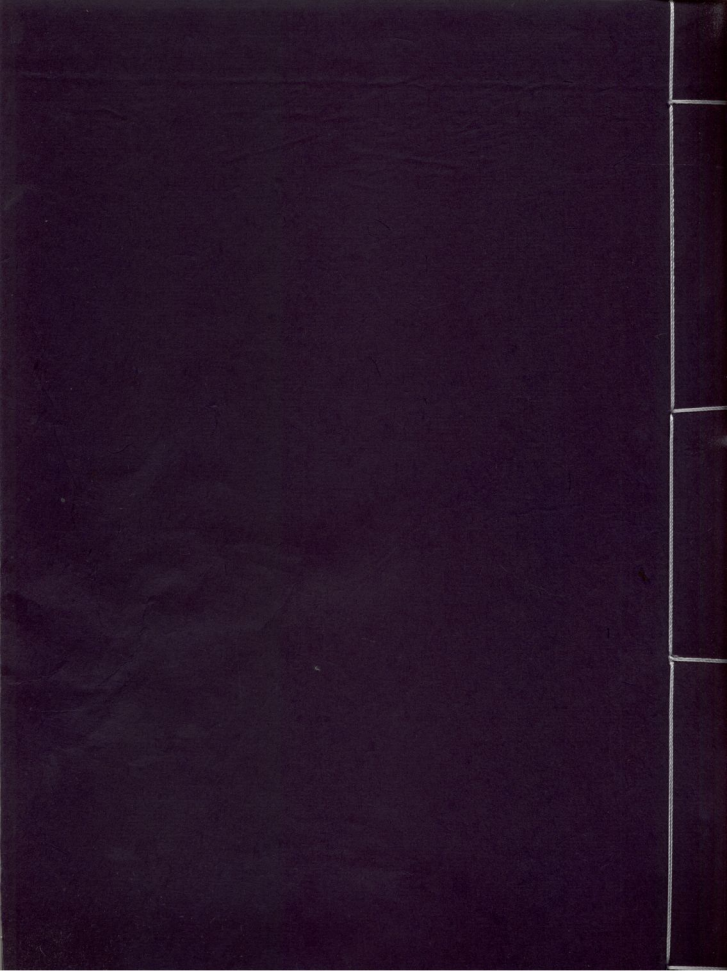
即以及人不待推以譬彼而後施之者此

仁之事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夫天理之周

流而無間矣以已之欲譬之於人知其亦

必欲此而後施之者則怨之事而仁之方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夫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最善名狀仁者以手足萬物為一體此言非己也相得為己之所不至氣已不貫矣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極功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之欲達而達入能近取譬已

論語集說卷第三



論語集說

四

論語集說卷第四

永嘉蔡節編

述而第七九三十一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好去聲

集曰老彭商賢大夫邢氏疏曰老彭之為人無所

考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比猶並之也

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信古而

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

春秋皆傳述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自作

也故其所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

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德愈

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

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

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晦庵朱

山楊氏曰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孔子亦

有作乎曰春秋天子之事前此未之有謂

之作者以是然而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

則史其義則竊取之於是而筆削焉蓋亦

而述之而已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

哉識音

集曰默不言也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

諸心也學不厭所以成諸己誨不倦所以成諸人何有於我言是三事何者能有於我此皆聖人之謙辭也

晦庵朱氏藍田呂氏河南尹氏曰

何有於我亦是亦勉學者云爾節謂以夫子之聖於此三者猶曰何有學者可不勉諸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集曰徙遷也德以脩而日新學以講而日明徙義則善日益改不善則過日損四者

脩身之大要也

勉齋黃氏

苟未能之聖人猶憂

況學者乎

河南尹氏言以是為憂所以深勉學者也

三已

論語集注卷末多四

二

詩黑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集曰燕居閒暇無事之時

晦庵朱氏

申申其容

舒也天天其色愉也燕居不為容色故如

是

龜山楊氏

此可見聖人中和之氣與弟子善

形容聖人處也

伊川程子

又曰在鄉黨則恂恂在廟朝則便便至

於燕居則申申天天不是聖人揀擇安

排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無不中節者

也

天台陳氏

子曰甚矣吾衰也

句

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復

集曰甚矣吾衰也言其衰之甚也復又也方其年壯氣盛而欲行周公之道也故夢寐見之及其年老氣衰而知不能行之也則不復有是夢矣聖人心乎濟世死而後已此亦託辭以歎吾道之終不行也

本白石錢

說氏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集曰志者心之所之也道者人所當行之理也據守也德則行是道而實有得於心者也依者不離之謂仁則心德之全也游

則寓此心焉爾藝則禮樂射御書數之事

周禮註疏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

參連刻注襄尺并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

意指事轉注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也

亦莫非至理之所在也志道則道在是而心之所之者亦在是也據德則德之在我者守之而不失也依仁則惟仁之依而造次顛沛之未始離也游藝則游心於藝而一動一息之莫不有養也

朱氏曰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

心存乎道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
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慾不行游藝則
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而學者苟能於志道據德依仁

而不紊夫先後之序又時焉而游於藝則
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罅漏

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本晦庵朱氏說 朱氏曰讀書須將聖賢
言語就自身上做工夫方見字字是實用
今看道是甚物事自家如何志之以至
據德依仁游藝亦莫不然方始有得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集曰脩脯也十脰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
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聖人之於人無不

欲其入於善苟以禮而來學則是有求道

之心聖人未嘗不教之也

晦庵
朱氏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

則不復也

憤旁粉切悱芳
匪切復扶又切

集曰憤悱者思慮積久鬱而未暢誠意之

見於色辭者也憤則不得於心啓謂開其
意也悱則不得於言發謂達其辭也物有

四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

復再告也不待其憤悱而啓發之則知之

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啓發之庶幾其聽

之專而識音之深也然告之亦舉一隅爾

不以三隅反則是不能因言以推類苟遽

復之則於彼亦無益矣以三隅反而後復

之此古之善教者使人繼其志欲其自得

之也

本伊川程子晦庵朱氏南軒張氏說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

不歌

集曰有喪者在側食豈能甘也

伊川程子哭謂

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

晦庵

朱氏於此可見聖人情性之正

上蔡謝氏

三十一

論語集註卷第四

五

洋熙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

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

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

成者也

舍上聲夫音扶馮扶水切好去聲

集曰用謂見用於時也行謂行其道也舍

謂不為時用也藏謂卷而懷之也三與字

訓許

本岷隱戴氏說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

軍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

成其謀

邢氏晦庵朱氏

聖賢之於行藏無意無必

隨其所遇而已故其行非貪位也其藏非

獨善也一有意必則是二者俱失其宜矣

用行舍藏唯顏子可與於此上蔡謝氏曰河南尹氏曰

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朱氏曰用舍行藏猶以物我對待而言若孔子之仕止久速則其可否

子路見

夫子獨許顏子遂自負其勇故發為子行

三軍則誰與之問夫子謂犯難而輕死非

君子所貴惟臨事而懼則有戒心故其動

也必審好謀而成則有遠慮故其為也必

濟此則行軍之要也所以抑子路而教之

與本南軒張氏說山黃氏說

三四十一

論語集說卷第四

六

游歷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

可求從吾所好好去聲

集曰執鞭賤者之事晦菴朱氏好謂好義也富

固人所欲也而有義存焉使其於義而可

雖身為賤役亦所不辭然於義有不可焉

則姑從吾所好而已聖人斯言非謂富有

時而可求也特借是以明其決不可求耳

本南軒張氏說東坡蘇氏說

子之所慎齊戰疾齊側皆切

集曰慎者敬謹之至也齊之為言齊也兩齊

之齊側皆切餘如字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

以交於神明也齊之誠否鬼神之有無繫

焉戰之勝否師衆之死生繫焉疾之愈否

吾身之存亡繫焉三者皆不可以不謹也

本晦庵朱氏說戰疾危殆此心斯須不在焉則失之矣

河南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

於斯也樂五角切

節釋曰韶舜樂也三月言其久也舜之後

為陳自陳敬仲奔齊其後久專齊政至景

公時陳氏代齊之形已成矣夫子在齊聞

韶三月不知肉味蓋憂感之深也曰不圖

為樂之至於斯斯者指齊而言也韶本揖

遜之樂今乃至於齊之國其殆傷今思古

故發為此嘆與或謂聖人之喜怒哀樂未有不中節者今在齊聞韶而憂感之深乃至於三月忘味恐不應固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

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為並去聲

集曰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諾應辭也

問之問於夫子也下乃子貢與夫子問答之辭衛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在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子貢不斥

衛君而即夷齊之事爲問以探聖人之旨可謂善於爲辭者矣中有所悔恨之謂怨其曰怨乎者謂二子委國而去獨不顧其宗國而有所不足于中乎夫子告之以求仁而得仁言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旣而各得其志焉而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唯恐失之其可同日語哉故觀夫子所以賢夷齊則其不爲衛君之事可以意會矣

本晦庵朱氏說南軒張

氏曰叔齊之遜伯夷以伯夷之長當立無兄弟之義而何以爲國乎伯夷之不受國以叔齊之立父命也無父存此矣衛則何以國乎二人者寧去國而存此矣衛則不爲國人以於人者寧去國而存此矣衛則不事國也以於人者寧去國而存此矣衛則不直有衛也於是立輒之義先亡矣國其可一讀父也輒子也父子之分寧委國而全其父子也可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飯符晚切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

集曰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肱臂也寢則

曲肱而枕之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

窮約而樂亦無不在焉所樂者在我其視

不義之富貴直如浮雲之無與吾事耳游匪

朱氏說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集曰加增也夫子時未五十也學易則窮

理盡性以至於命故可以無過然夫子豈

必至是而始學易亦豈必至是而始無大

過耶觀五十而知天命之語則曰學易曰

無大過皆謙辭耳龜山揚氏曰與易爲一然後無過東溪劉氏

曰一毫不與易合斯爲過矣聖人即已教人使知易之

不可以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本成

氏榮山黃氏
晦庵朱氏說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集曰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

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

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但

誦說而已也晦庵朱氏上蔡謝氏曰
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

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云爾葉舒涉切
女音汝

集曰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

三十一

論語集注卷之四

十一

澆

公也邢氏疏葉公不知孔子而問子路子路

不對以形容聖人之難也河南尹氏未得則發

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惟日孜孜

終吾身焉而不知歲月之邁也此孔子自

謂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其至誠不息

之運非聖人不能也晦庵朱氏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去

聲

集曰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

待學而後知也晦庵朱氏節謂夫子以生知之

聖猶曰好古而敏求者此雖聖人之謙辭然義理無窮亦必學而後為知之至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集曰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

也

晦庵朱氏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集曰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或善

三六

論語集說卷第四

十一

游熙

或惡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則是善惡皆

我師也

晦庵朱氏南軒張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善吾師也不

善亦吾師也雖然就一人之身而有善不善焉亦莫辨吾師也古人之學無辨為已而已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桓魋徒密切

集曰威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威公故又

稱威氏威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

以如是之德則威魋其柰我何言不能違

天害已也

晦庵朱氏

又曰於威魋則曰天生德於予於康人

則曰天之未喪斯文蓋夫子一身之存亡繫斯道之興廢故其遇難也不決於

人而決於天休齋陳氏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集曰二三子謂諸弟子也隱匿也二三子

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道無乎不在聖人之日用常行孰

非教之所寓哉夫子語二三子謂女以我為有隱乎我實無隱也我之所行無不與

六八

論語集注卷之五

十二

游熊

二三子共之甚易知而易見特自不察之

耳其曰是丘也者質諸己以實其言也邢氏

疏晦庵朱氏建安游氏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去聲

集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教者必自外入故以文為先焉伊川程子

成都范氏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

矣

節釋曰聖人道全德備大而能化者也君

子則具聖人之體而未能充盡者也。檠山黃氏曰：夫子思其上者而不得見，故又思其次也。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恒並胡登切
亡讀為無

集曰：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有恒者，不貳

其心。橫渠張子龜山楊氏曰：有恒心然後可與為善。亡絕無也。

虛則未滿之名，盈充實也。約窮約也，泰奢

泰也。本無一長而為有之狀，未能充實而

為盈之狀，貧約而為泰之狀。三者皆虛夸

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恒也。晦齋朱氏

又曰：有恒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

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

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

謂深切而著明矣。朱氏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切

集曰：釣垂餌取魚也。綱以大繩屬網絕流

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

也。邢氏疏晦蓋物有祭祀之須，有奉養賓

庵朱氏

客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釣而不
網不忍取之多也弋不射宿不欲陰中之
也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

本南軒
張氏說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
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識音
志

集曰識記也不知而作謂不知其理而妄

作也

晦庵
朱氏

節謂夫子自言未嘗有是亦可

見其無所不知也然猶不以生知自居多
聞而能擇多見而能識自處於知之次而
已此蓋聖人之謙辭也

三十四

論語集註卷第四

十四

游熙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
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
其往也

見賢
遍切

集曰互鄉鄉名難與言蓋風氣之未純也

童子者互鄉之童子也惑者疑夫子不當

見之也與許也潔脩治也

晦庵
朱氏

聖人無絕

人之心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互鄉
之童子論其俗則互鄉也論其年則童子
也門人疑夫子不當見之夫子謂其來見
也當與其進而不當與其退獨何為已甚

乎人能潔已以進與其一時之志潔耳自
此以往亦安能保之也聖人之心猶天地
之於萬物苟有生意則雨露滋長之矣無
間乎幽深僻遠也

本嚴楚趙氏說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節釋曰仁者心之德豈遠於人乎患不欲
之耳欲仁而仁至亦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
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
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
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

三十八

論語集說卷第四

十五

游夏

之

取七
住切

集曰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
君名稠巫馬期姓巫馬名施字期孔子第
子相助匿非曰黨取與娶同魯與吳皆姬
姓禮不娶同姓故謂之吳孟子揖巫馬期
而進之者司敗揖也巫馬期以告者告於
孔子也

邢氏疏胸
庵朱氏

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

公魯之先君也司敗未嘗顯言其事而遽
以知禮爲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

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然亦不正言其所受之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謂善

於為辭矣武夷吳氏朱氏曰孔子不可

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去聲

集曰歌者歌詩也南軒張氏反復也晦庵朱氏和者

繼其聲也龜山楊氏節謂此與人歌也與人歌

而善必使之復歌而後和之可見聖人不

伐己之能而掩人之善矣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三十三

論語集註卷第四

十六

游匪

集曰莫之為言猶曰得不也藍田呂氏猶若也

有君子之行然後有君子之文弟子見聖

人之文發越如是日宗仰焉夫子懼其惟

文之求而不務其行也則曰吾之文得不

與人同乎但於躬行之君子則吾未之有

得焉耳此皆自謙之辭欲人因文而勉於

行也聖人抑己訓人引而發之大抵若此

本巖麓趙氏說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

學也

集曰此亦夫子謙辭也聖則大而化之仁則盡夫心德之全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謂以此教人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它之辭也夫子雖不居仁聖然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唯至誠不息者能之所以弟子不能學也

晦庵朱氏景迂
晁氏東萊呂氏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誅力
軌切

集曰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

三四

論語集說卷第四

十七

游熙

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祇之佑也聖人表裏純一未嘗有過固已合乎神明豈待至此而後禱哉曰丘之禱久矣

蓋所以明無所事禱之意

本晦庵
朱氏說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孫去
聲

集曰孫順也固陋也

邢氏
疏

儉不中禮則固

而已矣至於奢則僭上而不孫不孫者亂

之所由生也

龜山
楊氏

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

為大故曰與其不孫也寧固

伊川
程子

此夫子

救時不得已之言也

景迂
晁氏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集曰坦平也蕩蕩寬廣貌

晦庵
朱氏

君子循理

故其心和平而寬廣小人役於物故其心

無日而不憂懼

本伊川
程子說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節釋曰溫者其氣和也厲者其色正也溫

而不厲則失之於太柔矣威而猛則失之

於太剛矣恭而不安則失之於拘迫而不

可以持久矣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聖

人盛德之至故其中和發見自然如此

泰伯第八

九二
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

無得而稱焉

集曰至德謂德之至極不可以有加也三

讓遜之至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之

可見也

晦庵
朱氏

節謂周大王三子長泰伯次

仲雍又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寢衰而周

道日盛泰伯知天下必去商而歸周也與

仲雍逃之荆蠻而避之其後大王乃立季

歷傳至文王而三分天下有其二至武王
遂克商而有天下泰伯之遜夫子不曰遜
國而曰以天下讓蓋探其心而推明之也

遜於隱微之中故民無得而稱泰伯可謂

至德非夫子其孰能知之節謂論語一書
以至德稱者唯

泰伯文王二人其旨微矣泰伯知天下必
去商而歸周故逃之荆蠻而避之文王三
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泰伯文
王均此一心也此其所以為至德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

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蕙絲里切
絞古卯切

集曰蕙畏懼貌絞急切也晦庵禮所以節

文也恭而無禮則罷於接物慎而無禮則

畏而失我勇而無禮則暴而上人直而無

禮則切而賊恩藍田呂氏節謂恭慎勇直皆善

道也惟有禮以節之則莫非天理之自然

無禮以節之則有勞蕙亂絞之弊而反害

之也白石錢氏曰恭慎柔德勇直剛德也
苟無禮以節之則皆有偏勝之弊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集曰君子謂在上之人也篤厚也興起也

偷薄也晦庵朱氏篤於親不遺故舊盡吾人道

之當然耳非為欲動民而若此也仁義之

心人皆有之上行而下倣自然民化而德

厚矣

本南軒張氏說

又曰此章與上文不相蒙今從武夷吳

氏說自為一章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

夫小子

扶音

集曰召呼也啓開也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此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也兢

兢戒謹也臨深恐墜履薄恐陷也小子弟

三十二

論語集說卷第四

二

游匪

子也

註疏

啓手足者使弟子開其衾視之示

保其身而無傷也曾子平日戰戰兢兢如

臨深履薄至此而始知免矣所謂全而歸

之者於是為終其事反覆玩味此章亦可

見持身之匪易矣

南軒張氏曰身體猶不敢

成都范氏曰

敢辱其行以辱親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

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

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

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遠近並去聲

集曰孟敬子仲孫氏名捷魯大夫

馬氏

問

之者問其疾也言曾子自言也貴猶重也
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
實也辭言語也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
背同謂背理也竹豆謂之籩木豆謂之豆
有司謂有司之者也孟敬子蓋嘗學禮於
曾子曾子因其問疾之際而告之言鳥畏
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欲敬子知其
所言之善而識之也蓋道無所不在而君
子所重者則在此三事而已矣不莊不敬
其動容貌也非暴則慢惟莊敬有素則夫
容貌之動斯遠暴慢矣內無誠實其正顏
色也色莊而已惟誠實有素則夫顏色之
正斯近信矣涵養不熟其出辭氣也非鄙
即倍惟涵養有素則夫辭氣之出斯遠鄙
倍矣動也正也出也有諸中而形諸外也
近自近也遠自遠也不期然而然者也故
皆以斯言之此三者蓋禮之本脩身之要
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
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此特禮之末則

自有司之者存而非君子之所重矣本晦庵朱

說氏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集曰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不知有餘在我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己失

為在人非深識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者不能然也晦庵朱氏上蔡謝氏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聲

論語集注卷第四 六一 游興

集曰孤幼主也百里諸侯國也藍田呂氏節節

操也其才可以輔幼主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

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晦庵

朱氏南軒張氏曰此非剛毅篤實者不能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集曰士學者之稱西山真氏弘寬廣也毅彊忍

也晦庵朱氏弘與毅相湏者也士之不可以不

弘毅者以任重而道遠也所謂任重者以

仁為己任也所謂道遠者當用力以終吾

身焉耳

南軒張氏毅則足以力行如人負重器適遠

塗若不能容受則何以勝其重不能彊忍則何以至於遠必是有大力量然後能勝

其重而至於遠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樂五角切

集曰興起也詩本人情有美有刺其為言

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

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

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禮以

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

言字千八

論語集說卷第四

九三

曹溪

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

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

必於此而得之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

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

舒暢其固滯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

以至於義精仁熟而和順於道德者必於

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

晦庵朱氏

又曰朱氏曰按內則十年學幼儀十三

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

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

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材不
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
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
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
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况學者乎是
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掃應對以至
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
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
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
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
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
以古之成才也易今之成才也難

三十一

南宮集卷未第四

七四

庚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集曰民謂凡民也此百姓日用而不知之
謂也邢氏由者由是理之所當然知者知
是理之所以然晦庵聖人之設教可使民
由是道然知則待其自悟聖人有不能與
也使之由之所謂知之之道固在其中矣

南軒
張氏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去聲

集曰疾惡也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晦庵朱氏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集曰周公且也驕矜夸吝鄙嗇也

晦庵朱氏

言有周公之才美而驕且吝焉則其餘不足觀矣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若有周公之德亦何至於驕吝哉

伊川程子曰程子云驕氣盈

言字

論語集註卷第四

九五

書指

吝氣歉然其勢常相因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易以政切

集曰穀者善之實也

成都范氏致堂胡氏曰穀善也成也爾

雅曰信善為穀言善之成實也學之三年之久而不至於

善則亦難乎其得之矣若苟知所以用其力必有月異而歲不同者

南軒張氏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取

也邦無道富且貴焉取也

好大聲見賢遍切

節釋曰篤信者信之不回也篤信以好學

則其學實矣守死者守之不變也守死以善道則其道固矣此有學有道之士也危邦危殆之國也未至則不入也亂邦雖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已至則不居也此去就之義潔也天下舉一世而言有道則見於世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出處之分明也去就出處不失其宜非有學有道者其孰能與於此若邦有道而無可行之學邦無道而無能守之道是則可恥之甚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節釋曰謀議也不在其位則不謀其政此

為無官守者言也

伊川程子曰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摯音至雎音

七余切

集曰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

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

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

聲樂之盛如此洋洋乎盈耳哉蓋美之也

晦庵朱氏

南軒張氏曰聖人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至於聲音則師

韓實傳之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慳慳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侗音通慳音空

集曰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慳慳無能貌吾

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

晦淹宋氏

狂侗慳慳本

非美質然狂而直侗而愿慳慳而信於其

不可取之中猶有可取者焉若不直不愿

不信則是巧偽生於其間併與可取者而

亡之是不足望也故曰吾不知之矣

本南軒張

說氏

論語真詁卷第四

三七

青楷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節釋曰言人之為學汲汲皇皇常若不及

而猶懼或失之此聖人勉人為學之急也

上蔡謝氏所謂如追寇讎者深得其旨矣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與去聲

集曰巍巍高大之貌

何氏註

舜禹之有天下

天與之人與之而吾心曷嘗有所與於其

間哉此所以巍巍乎其不可及也

南軒張氏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

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

煥乎其有文章

集曰則法也

註孔氏

蕩蕩廣遠之稱

註包氏

成

功事業也煥者光明之象文章禮樂法度

也道之-high且大者莫如天堯之為君獨能

則之故其道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形

容盡也然民雖無得而名而其所可見者

則有巍然之功業煥然之文章爾功業文

章即是道之發見者也

本晦庵朱氏說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

三四二

論語集注卷第六

七人

周楷

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

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治去聲

集曰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也

註孔氏

亂治

也

或曰亂本作亂古治字也

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

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

馬氏

註其一人邑姜也

馬氏云其一人謂文母也劉侍讀以為子無臣

母之義蓋邑姜也

九人治外而邑姜治內故亦以

同於亂臣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

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者

交會之間

晦庵朱氏

舜有臣五人而周倍之則

周之人才又盛於唐虞之際矣然婦人居其一止有九人焉是才之難得也石林葉氏

分天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蓋言文王也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時天

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唯青

兗冀尚屬紂耳朱氏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

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

德也成都范氏孔子因論武王之事而有及於

文王且與泰伯俱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

朱氏

子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

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

吾無間然矣間並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切

集曰間罅隙也無間謂無罅隙之可指也

晦庵朱氏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馬氏註

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為之冕冠也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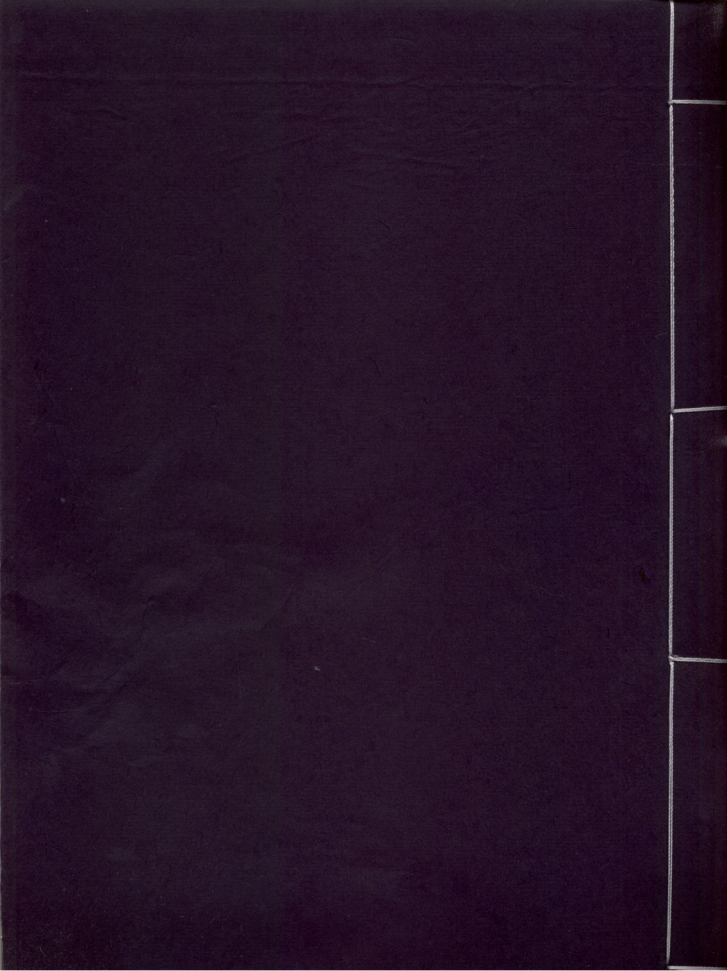
小也溝洫田間通水之道邢氏薄於自奉

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

禮此所以無間然也再言之者蓋深美之

也龜山楊氏

論語集說卷第四



論語集說

五

論語集說卷第五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嘉 蔡 節 編

集曰罕少也

晦庵朱氏

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

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伊川程子

又曰夫子與門人問答言仁尤其最切

者而所記止於如此亦可謂之罕言矣

况所言不過泛及為仁之事至於仁之

本體則未嘗直指以告人也

勉齋黃氏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

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

矣

集曰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執專執也

聖人道全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達巷黨

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

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

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名乎射御

皆一藝而御為入僕所執尤罕然則吾執

御矣此雖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亦可見道

無乎而不在也

晦庵朱氏河南尹氏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集曰麻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

爲之一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

細密難成純絲也絲易成故曰純儉儉約

省也禮人臣當拜於堂下泰驕慢也時臣

驕慢故拜乎上從下謂從下拜之禮也邢氏

躡節謂麻冕固禮也今用絲則儉矣聖人

所以從衆者取其儉也拜下亦禮也今拜

三十三

論語集注卷第五

二

余良

上則泰矣聖人所以違衆者惡其泰也衆

人之所爲聖人或從之或違之亦曰酌夫

禮之輕重而已矣東谷鄭氏曰禮莫大於

欲明君臣之分故不得不違衆而從下拜

之禮也然必舉純儉之從衆爲言何也其

意不在純儉特以明夫違衆之心出於不得已焉耳

子絕四母意母必毋固毋我音無並

集曰絕無之盡者母無通意者私意也必

者期必也固者執滯也我者有己也母意

者渾然天理不任私意也母必者隨事順

理不先期必也母固者過而不留無所執

滯也母我者大同於物不私一身也一念之私意動於內而係於事故有必必則守而不移故有固固則不能忘己故有我必固我皆出於意故意爲之先而我復生意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夫子於此四者非待有所禁止蓋自無有耳晦庵朱氏成都范氏南軒張氏口意與我相近必與固相類然而不同也意則發見而我則其所有也必則期於事之前固則疑於事之後也

又曰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橫渠張子節謂始學者則當絕去此

四事成德者則絕無此四事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與並去聲

集曰匡地名史記曰陽貨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晦庵畏者有戒心

之謂藍田呂氏道之顯者謂之文上蔡謝氏茲此也

夫子自謂也朱氏文王既没故夫子自謂後

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

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康人其柰
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

馬氏註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
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
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
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大並音泰與平聲少失照切

集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牢姓
琴字子開一字子張孔子弟子

註疏與疑辭

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
敢知之辭少年少也鄙細也試用也不試

三十一

論語集注卷第十

四

本辰

言不為世用也大宰見夫子之多能疑其
為聖而問之子貢子貢告之以人之受才
有限而夫子則不可以限量拘是天縱之
殆聖而又多能也蓋聖無所不通多能乃
其餘事耳夫子聞大宰之語姑以少賤能
鄙事為言又慮以聖為必在乎多能故繼
之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不試故藝言功
業不試故所見者藝而已門人載牢所記
夫子之言于此申上章之意也

晦菴朱氏
欒山黃氏

南軒
張氏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叩音口

集曰叩與扣通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盡以告人也鄙賤也兩端上下始終本末精粗之類是也竭盡也夫子語門人謂爾以吾爲有知乎蓋無餘知也雖空空鄙夫有問於我我亦未嘗不叩其兩端而竭盡所知以告之也此章之意慮門人以聖道爲高妙而教之有隱也故即所以告鄙夫者以曉之耳本伊川程子南軒張氏說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扶夫音

余良

集曰鳳靈鳥河圖河中龍馬負圖皆聖王

之瑞也已止也

晦庵朱氏

聖人斯言蓋見聖王

之不作而道之終不行也故假鳳圖而興

歎耳

南軒張氏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

過之必趨

齊音咨衰倉回切少失照切

集曰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晦庵朱氏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

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

成都范氏

此皆自盡而已非為人故也

龜山揚氏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

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

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

從之末由也已

喟苦位切鑽祖官切罷部買切

集曰喟歎聲彌益也循循有次序貌誘引

進也罷止也卓立貌末無也

註

疏仰之則彌

高而不可及也鑽之則彌堅而不可入也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見之末端的也此顏

子稱聖道之妙而求之未得其要也博文

使致其知也約禮使謹於行也

約禮即克己復禮之

目夫子教人不過博文約禮二端循循善

誘使由其序而進之此顏子稱聖人教以

用力之地也欲罷不能行之力也既竭吾

才力之盡也如有所立卓爾至是所造益

深所見益親切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只是

雖未達一間而又無所用其力也此顏子

自言其學之所至也

本晦庵朱氏說山楊氏曰自可欲之

龜

善至於充實而有輝光之大皆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節謂顏子

至是尤難為功不特自無所用其力雖聖人亦無所容其力也東萊呂氏曰夫子之道於不可窮不可測之中而又有可至之理故循循善誘博文約禮則欲罷而不能於有所立有所見之中而又有不可及之妙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致堂胡氏曰此顏子學有所得自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

味此章則聖人之道之至與夫教人先後之序顏子學聖人始終之功可得而研求矣

南軒張氏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人之手乎且

聖十二

論語集注卷之五

七

朱良

子縱不得大葬子死於道路乎

問去聲

集曰疾甚曰病包氏少差曰間孔氏無寧

寧也馬氏詐謂作偽以欺人也禮大夫已

去位無家臣子路以夫子病亟欲使弟子行家臣禮以治其喪夫子病差始知其事

故言由之行詐也久矣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

而已南軒張氏曰天即理也理不應有而強使之有故曰欺天成都范氏曰

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自陷於行詐罪至欺天而莫之知也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

路深矣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

本晦庵朱氏說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紆粉切匱徒木切

賈公七切

集曰韞藏也匱匱也諸之也賈謂賈人知物之善惡而能奠其賈者也即周禮司市所謂賈民是也沽賣也子貢以夫子有道不仕故設為二端以問焉夫子言但當如玉之待賈而不當求之耳沽之哉沽之哉

子貢九

論語集說朱卷五

八

余良

所以深斥求之之鄙也待賈之言義命皆

盡

本馬氏註胸庵朱氏無垢張氏說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集曰東方之夷有九種陋僻陋也欲居九夷亦乘桴浮海之意或人未喻疑以為陋不可居殊不知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亦何

陋之云乎

晦庵朱氏南軒張氏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集曰周衰詩樂失其傳而雅頌紊矣孔子

自衛反魯

在魯哀公十一年冬

取其言王政之所由

廢興者為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

於神明者為頌於是雅頌各得其所而樂

正矣

本鄭川史氏說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

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集曰困亂也

馬氏註

何有於我哉此聖人之

謙辭也蓋於天理之當為者求盡其道入

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

理而已夫子之教人每指而示之近

南軒張氏

使夫資之下者可以勉思而企及而才之

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

伊川程子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音扶舍上聲

集曰逝往也不舍晝夜者言與晝夜相循

環而不舍也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

一息之停其易見者莫如川流故聖人於

此指以示人欲學者知無息之體而不使

功力有毫釐之間斷也

本駒庵朱氏南軒張氏說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去聲

節釋曰以好色云者所以明其好之篤

也好德如好色則其心誠於好德矣然未之見也此亦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也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簣並求位切覆芳服切

集曰簣土籠也覆猶加也包氏註爲山而僅

少一簣然止則無所望平地而方覆一簣

然進則未可量止者吾自止也進者吾自

往也進止係乎己而由人乎哉此所以喻

夫學也學者能自強不息則積小以成大

若中道而畫則前功盡棄矣本晦庵朱氏南軒張氏說

三子

論語集注卷之五

十

余良

致堂胡氏曰顏淵曰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此吾往者也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此吾止者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

集曰惰懈怠也晦庵朱氏回於夫子之言無所

不說何有於惰建安游氏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集曰此顏子既沒之後夫子惜之之辭蓋

其日進之功於聖爲幾矣然未至於聖則

猶進進而不已焉故曰吾見其進也未見

其止也本南軒張氏說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夫並音扶

集曰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

晦庵

苗而不秀喻質美而不學者也秀而

不實喻學而不至於道者也

河東侯氏

蓋苗必

至於實然後可君子之於學亦是故惡

夫畫也

河南尹氏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

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焉知之焉於虔切

集曰凡人進德必在於少壯之時言後生

三十一

謝語集註卷第五

十一

徐良

之可畏亦焉知其來者之不能如今日蓋

以其進未可量也然或不能彊學至於四

十五十而於道無聞焉則終於此而已矣

斯亦不足畏也聖人言此以警人使之及

時而勉於學耳

本晦庵朱氏說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異與之言

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未

如之何也已矣

說並音悅

集曰法語之言正言之也不背其言不若

遂改其事異與之言婉而導之也喜說其

說不若尋繹其意河南尹氏法言拒之而未從

巽言語之而未說猶云可也其或從而說

焉尚庶幾其能改繹矣說之而不繹從之

而不改則是終不改繹也雖聖人亦無如

之何矣龜山楊氏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集曰重出而逸其半晦庵朱氏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集曰帥將也孔氏三軍雖眾其帥可奪者

資諸人故也匹夫雖微其志不可奪者守

諸己故也南軒張氏節謂此章言三軍之帥尚

或可奪以明匹夫之能守其志終不可得

而奪耳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

也與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

是道也何足以臧衣去聲緼紆粉切貉胡各切與平聲伎之啟切

集曰敝壞也緼臬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

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蓋衣之

貴者伎謂有害心也求謂有貪意也臧善

也以惡衣為恥學者之大病子路尚志而

忘物故能不取此其過人遠矣不伎不求
何用不臧此衛風雄雉之詩夫子引之以
美子路夫能不伎求非不善也而子路終
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矣是道也何
足以臧夫子所以激而進之

本註疏晦庵
朱氏南軒張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

集曰春陽方盛草木榮華松栢之生無以
異於衆草木至於歲寒草木零落而松栢
乃青青而猶存故人知其後彫耳此喻君

子之守道不渝平時未易見惟於危亂險

難之際斯可見之矣

白石
錢氏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知去
聲

集曰惟心有以明理故不惑惟理有以勝

情故不憂惟氣有以配道義故不懼

晦庵
朱氏

又曰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此

德之序也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

懼此學之序也

伊川程子
人成德以仁

朱氏曰聖
為先此自

誠而明也性也學者進德以
知為先此自明而誠也教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

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集曰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適之

也晦庵朱氏節謂學者學乎是道也適道者之

乎是道也立者之乎道而能有所立也權

者權夫事事物物之輕重而合乎道之中

也惟知所以求之故可與共學知所以行

之故可與適道知所以持守之故可與立

知所以變通之故可與權徒知求而不知

行未可與適道也知行而不知守未可與

立也知守而不知變而通之未可與權也

此是四等學力學者不可躐等而進也

又曰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唐棣之華

通為一章今從成都范氏分為兩章朱氏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

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棣大計切華四瓜切夫音扶

集曰唐棣郁李也偏不正也反背也而語

助也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此逸詩也晦庵朱氏

偏其反而言唐棣之華或偏生而相背也

平都李氏節謂上四句是詩文下繫以子曰者

所以別詩文也詩人之意以華之相背興

室之相遠言吾豈不爾思但室遠耳夫子借而反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自未思言之則爲遠既思則近矣辭涵蓄而意蓋深遠也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詩人因物以思人也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夫子借詩以明道耳

鄉黨第十九章

節釋曰夫子之道初不離乎日用之間惟其盛德之至動容周旋無不中於禮故言語容貌衣服飲食朝聘擯相交際起居皆足以爲法門弟子審視而詳記之有志於聖人者可以觀矣鄉黨一篇或記夫子之行或記夫子常所訓言云耳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恂相倫切朝並直遙切便旁連切侃苦旦切誾魚中切踧子六切踖子亦切與與平聲

集曰鄉黨父兄宗族之所聚恂恂信實之意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敢有所先也

晦庵朱氏宗廟朝廷禮法之所在便威儀之

習熟也言唯謹爾蓋謹而不放敬之至也

本龜山楊氏句讀侃侃和樂貌闇闇中正貌孔氏註

朝與下大夫言和樂而不亢與上大夫言

中正而不阿東溪劉氏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

不寧之貌朱氏與與不迫遽貌玉藻所謂君

子之容舒遲是也白石錢氏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

手衣前後檐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

賓不顧矣擯必刃切躩居縛切檐赤占切

言三五 論語集說卷第五 一六 言禮

集曰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九

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

君命故也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

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

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

而衣亦隨之檐如言其整而不亂也趨進

翼如也者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之張

翼也復反也顧還視也賓退必復命者敬

終其事而紓君敬也賓不顧則禮成矣疏註

晦庵朱氏
南軒張氏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

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

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海菴朱氏曰陸氏云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

翼如也復其位蹶蹶如也闕况域切齊音咨弄

誤也節疑是退字必送切降古卷切

集曰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若

足以容其身也敬之至也中門謂當棖闌之間君

出入處也履踐也闕門限也禮士大夫出

入君門由闌右不踐闕立不中門避所尊

論語集說卷第五

十七

言履

也行不履闕行以度也位君之虛位也謂門

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

敢以虛位而慢之也其言似不足者不敢

肆也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

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

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屏氣似不息者屏

藏其氣似無鼻息將近所尊心莊氣肅也

等階之級也出降一等下階一級也逞放

也怡怡和悅也逞顏色怡怡如者漸遠所

尊舒氣解頰也沒階下盡階級也趨趨而

就位也位班位也沒階趨則翼如復位則

註疏海壺朱氏南軒

踣踏如雖遠所尊未忘其敬也

張氏白石錢氏岷隱戴氏曰愈近君則心愈恭體愈平故入門過位則言似不足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踣踣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

勝平聲踣色六切覲他歷切愉羊朱切

集曰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

以通信如不勝所謂執主噐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上則舉手如揖下如

授下則平手如授

白石錢氏曰如以物授人也

此升降

之容節也勃如戰色戰兢之色也踣踣舉

足促狹也如有循禮所謂舉前曳踵言行

不離地如緣物也此皆謂執圭時也享獻

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覲見也既享

有以私禮見也若一於莊則情不通矣有

容色者和也愉愉則又和矣

註疏海壺朱氏龜山楊氏

君子不以紺緞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袗絺

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

裘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

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

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紺古暗切緋側由

忍切緇丑飢切絰去逆切覺研奚切袂彌弊切

音朝

集曰言君子者凡君子皆當然也成都范氏紺

深青揚赤色是青赤色也故為齊服緇在

纁緇之間邢氏疏 邢氏按考工記云三

云染纁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緇

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

以黑乃成緇矣三年之喪以飾練服飾領袖緣也

紺緇不以為飾者為其似齊服喪服也紅

紫間色不正褻服私居服也褻服不用則

正服可知孔氏註 衿單衣也葛之精者為絺

麤者為綌謂以絺綌為單衣也表而出之

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

見體也詩所謂蒙彼 緇黑色羔黑羊麀鹿

子色白狐色黃凡服必中外之色相稱晦

朱氏故三者之衣各視其裘之色以為之襦

記所謂麤裘絞衣襦之羔裘緇衣襦之狐

裘黃衣襦之是也石林葉氏 邢氏曰緇

視朝之服麀裘則在國視朔之服也卿大夫士皆然其受外國聘享亦用之黃衣狐

裘大蜡息民之祭服也葉氏曰麕裘亦施於視朝祭蜡狐裘亦施於燕居 裘

裘私居所著之裘也長之者主温也袂者

袖也短右袂者便作事也寢衣今之被也

邢氏長一身有半此寢衣之制也南軒居

家居也尹氏裘以狐貉取其厚而温也詩

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者是也故為燕居之服葉氏去

除也九帶必有佩玉唯喪否故去喪則無

所不佩言非特玉而已若觴礪之類皆佩

龜山而旁無殺縫今謂裳猶其餘若深衣要半

下齊倍要孔氏曰齊謂裳之下畔要謂裳

中之廣也齊音咨要平聲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朱氏

川史氏曰殺者銳上而廣下為幅既多縫必殺之也喪主素故羔裘

玄冠不以弔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言

每朔日必服皮弁以朝於君也疏註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齊並側

集曰明衣浴衣也明布浴布也錢氏齊欲

其潔故衣布皆以明稱之東溪劉氏變食謂改

常饌遷坐謂易常處也孔氏節謂將以交

於神明故雖衣布之末飲食之具寢處之

所皆有別於常時所以致其敬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饅而餲魚餒而肉敗不
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
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
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
多食

並去聲

食不厭精之食食饅之食勝食氣之食並音嗣饅於羹切餲烏邁切餪而甚切勝量

集曰食飯也精鑿也魚肉之腥聶而切之

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故不

厭其精細饅食之鬱積者也餲食之鬱積

而失味者也魚肉爛謂之餒肉外變謂之

敗色惡謂凡物之色變而惡者也臭惡謂

凡物之氣變而惡者也失飪謂失生熟之

節不時謂非時之物此數者皆足以病人

故不食割不正不食惡其刀匕之失度也

食物用醬

內則云雞醢醬魚卵醬醢醢魚膾芥醬之類是也

各有

所宜不得其醬不食惡其不備也食以穀

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飲酒不為量但不

使過醉而至於亂耳二者自為之節也

致

胡氏曰亂者內昏其心志外喪其威儀沽市皆買也酒不自

作未必精潔脯不自作不知其為何物之肉也此與康子饋藥不敢嘗同意撤去也薑去腥通氣故不去也不多食不過飽也

註疏白石錢氏晦庵朱氏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集曰助祭於公所賜胙肉歸即頒之不俟經宿者重君之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矣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

以少緩耳

晦庵朱氏

論語集說卷第五

九二

劉申

食不語寢不言雖䟽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席不正不坐

上食如字下食音嗣齊則皆切

集曰啓述曰語自言曰言

晦庵朱氏

聖人存心

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時也

成

范古人飲食每種必出少許置之豆間之

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食必祭先農

瓜菜必祭先圃示不忘本也齊莊敬貌聖

人雖薄物必祭其祭必齊如敬心所存不

以物而輕重也

朱氏又曰雖䟽食菜羹瓜祭則明無不祭之食必

齊如也則明祭席坐席也席不正不坐聖人

之心無一而不安於正也上蔡謝氏范

以養心體者未嘗不以正造次顛沛不可

辭也故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則事之

可正不為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讎朝服而立於

阼階讎乃多切杖者出斯出

集曰杖者謂老人也六十杖杖者出斯出

矣不敢先之也龜山禮之有讎所以驅讓

厲氣也朝服以臨之示敬也阼階廟之東

階也禮記曰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蓋慮

祖考之靈或有恐怖欲其依己而安也白石

錢氏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

曰丘未達不敢嘗

集曰饋遺也嘗試也再拜而送所以致禮

於所問者也洪氏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

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

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

在其中矣成都范氏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集曰廐公廐也

王氏

傷害也不問馬一句

記者之言也

邢氏

節謂以人為重故問人

而不問馬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

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

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腥柔經切畜許六切

飯扶晚切首去聲朝音潮拖徒我切召直照切

集曰君賜食必正席先嘗而後頡焉敬君

之賜也腥生肉也薦進也薦之祖考也賜

腥必熟而薦之榮君之賜也牲未殺曰生

三十八

論語集注卷第五

大司

仲

畜養也賜生必畜之者待有事而後殺不

以遺人不敢虛君之賜也

東溪劉氏禮若賜之

食而君客之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

飲而俟

鄭氏曰辯音遍

此云侍食於君不得祭也

故君祭則已先飯若膳夫為君嘗食然

山

黃氏視視其疾也君子寢必東首順生氣也

東首者不以疾而改其常度也拖引也紳

大帶也病不能興故加朝服而引大帶於

上示不忘禮也

白石錢氏

俟猶待也君命召不

俟駕言急趨君命也

邢氏

疏

又曰先

行而駕車隨之

入太廟每事問

說見八佾篇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殯必刃切

集曰無所歸謂無親戚任之者殯歛也為之治喪也朋友以道義相與者也其死也有所歸則已不得專無所歸則已得任之故曰於我殯朋友有通財之義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

白石錢氏晦庵朱氏東溪劉氏曰祭肉必拜孝敬之心一也

六五

劉申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

齊音咨衰倉回切饌雖晚切

集曰尸謂偃卧似死人也居家居也容儀也寢不尸非謂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臨祭祀見賓客之時耳申申夭夭是也狎謂親狎必變者色變也褻謂數相見也貌謂禮貌也見齊衰者雖狎必變哀有喪也見冕者與瞽者雖

褻必以貌尊有爵恤不成人也

白石錢氏曰以貌者

見之必作之類也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

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

錢氏曰版者書邦國人民之數

凶服所以哀有喪式負版所以重民數此

聖人在車之容也盛猶豐也饌具食也有

盛饌必變色而作言敬主人之禮非以其

饌也迅疾也烈猛也迅雷風烈必變者敬

天之怒也

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與衣服冠而坐

疏成宋氏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集曰綏者挽以上車之索也內顧者回視

也晦庵正立執綏則容正而體安不內顧

以失容不疾言親指以惑眾

藥山黃氏成都范氏曰

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以言君子之莊敬無所不在也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

路共之三嗅而作共音拱嗅

節釋曰色謂人之容色也舉謂飛而去之

也翔回翔也集下止也梁橋也色斯舉矣

翔而後集是乃形容雉之知所避就也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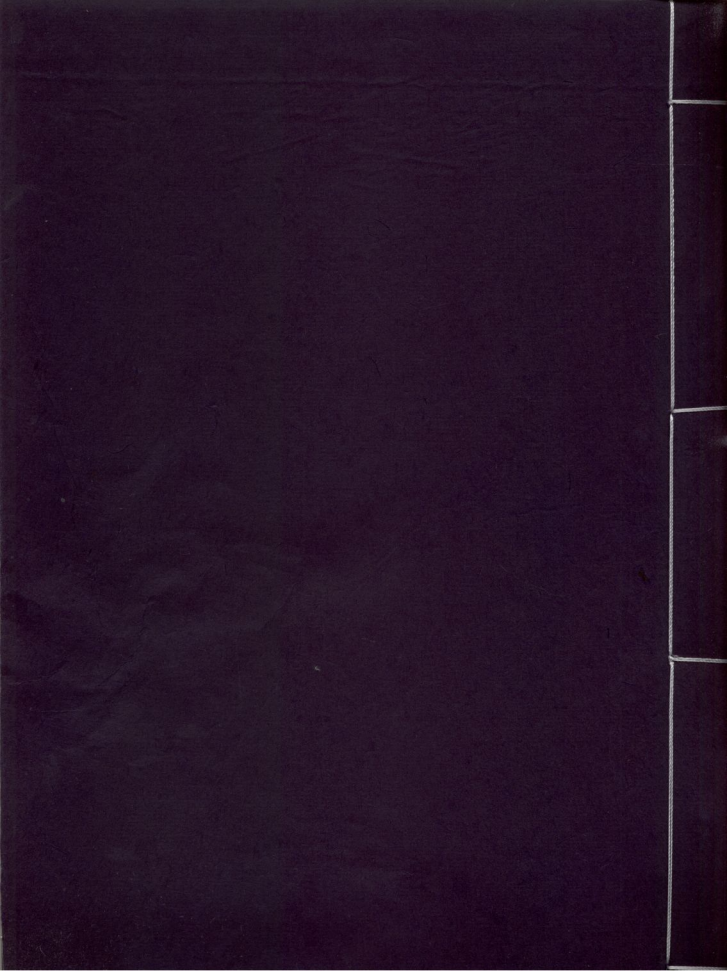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此夫子嘆辭也是

叙其所因之事後二句是載其所嘆之辭言雉見人之容色動則飛而去之必回翔而後下止去不遲而就不亟茲其所以爲時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文疑有誤節謂共拱手也嗅疑作嘆子路聞夫子時哉之言拱手而起敬感雉之去就得時所以三嗅而作也未敢輕於改經姑闕之

集曰自孔子於鄉黨至閭閻如也言孔子言語之變自君在踧踏如也至私覲愉愉如也言孔子容貌之變自君子不以紺緌飾至齊必有明衣布言孔子衣服之變自齊必變食至席不正不坐言孔子飲食居處之變自鄉人飲酒至不親指言孔子事上接下處事應物之變

蓋曰呂氏

論語集說卷第五



論語集說

六

論語集說卷第六

永嘉蔡節編

先進第十一 九二五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集曰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也用之謂

用禮樂也 晦庵朱氏先進之於禮樂有其誠意

而質者也而世謂之野人後進之於禮樂

習其容止而文者也而世謂之君子 明道程子

文而勝於質則有害於禮樂之實故聖人

思反本而有從先進之言 南軒張氏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

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

路文學子游子夏 從行並去聲

集曰從隨也是十人者皆從夫子厄於陳

蔡者也時無在夫子之門者夫子不忘其

相從於患難之中故云爾德行言語政事

文學四科非夫子之言也門人因不及門

之言而類記之其不從者不與也 本成都范氏晦

庵朱氏說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說音悅

集曰助我若子夏之起子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無疑問則無相長之義故曰非助

我者顏子於聖人之言心通自得無有疑

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不足於回者其實

乃深喜之也

晦庵朱氏致堂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

蓋聖人之謙辭又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間去聲

節釋曰閔子騫之孝父母昆弟皆稱之而

三三

論語集注卷第六

二

游騫

人之稱之者亦無異於其父母昆弟之所

稱也故曰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妻去聲

集曰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

不可為也南容於此而三復焉蓋誠於謹

言者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

於刑戮故孔子以兄之子妻之

河南尹氏成都范

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

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

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好並去聲

集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

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

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成都范氏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集曰顏路顏淵之父名無繇鯉孔子之子

伯魚也椁外棺也請車爲椁欲賣車以買

椁也徒行謂徒步而行也孔子時已致仕

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者謙辭也

晦庵朱氏

人子

之才不才雖異父之愛子則均也鯉雖不

可以並淵然於夫子則子也其死也無椁

則亦已矣淵雖賢而其葬也亦稱家之有

無而已又何必強爲之椁乎大夫不可徒

行也夫子不得舍車於鯉則亦不得舍車

於淵矣夫豈爲一車惜哉

南軒張氏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喪並去聲

集曰噫傷痛聲

包氏註

孔子於顏淵之死自

悼道之無傳若天之喪已也

河南尹氏再言之

者痛惜之甚也

何氏註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慟徒貢切從去聲夫音扶為去聲

集曰慟哀過也從者弟子也夫人謂顏淵

也

疏註

有慟乎蓋哀傷之至不自知其慟也

河南尹氏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言其死可惜

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

晦庵朱氏致堂胡氏曰痛惜

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

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

也夫二三子也

扶夫音

集曰喪具稱家之有無顏子簞瓢陋巷死

而門人欲厚葬之不循理也夫子雖言其

不可而不得專其事其曰回也視子猶父

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本成都范

氏晦庵朱氏說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

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焉於慶切

集曰此切問也

晦庵朱氏

幽明之理一也能盡

事人之道則能盡事鬼之道矣死生之理一也知所以生之道則知所以死之道矣

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

之也程子說

閔子侍側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

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行胡浪切

集曰行行剛彊之貌鄭氏四子天下之英

才也於侍側之際其所形見皆其力分之

所至夫子所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也

子路剛彊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夫子因以

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龜山

晦庵朱氏揚氏曰君子所謂得其死者

非必考終命而後為得也死於義而巳若

比干諫而死孔子謂之仁人是也子路為

孔氏宰食焉而不避其難義也孔悝被劫

而盟子路往救之救而不獲亦可以死矣

由之不得其死也亦志於仁而已無惡也

雖不足以成仁與夫求生以害仁者有間

又曰此章子樂下脫子曰二字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

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

集曰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為即改作也

仍因也貫事也言必有中者中於理也

疏註

貨財之府無故改作非但勞民傷財得無示人以崇利之意乎故夫子聞閔子之言

而善之

南軒張氏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集曰奚何也

邢氏疏

子路之在孔門雖其學

有所至然氣質剛勇變之有未能盡者故

見於鼓瑟之際亦然奚為於丘之門夫子

所以警子路而進之也門人不敬子路是

三十三

論語集注卷第六

六

游夏

未達聖人抑揚之旨矣升堂入室喻造道

之淺深夫自得其門而入以至於升堂其

用力亦至矣特未極夫闔奧之地耳由室

而言在堂者則為未至由宮牆之外而望

其升堂者不亦有間乎聖人斯言非惟發

明子路之學亦使門人知學之有序也

本南

軒張氏說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

上與如字下與平聲

集曰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

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晦庵

朱氏過與不及為未得其中則均也南軒張氏

台陳氏曰觀檀弓子夏子張除喪之事與後篇論交事便見二子過不及處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

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為去聲

集曰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

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

奪其君則刻剝其民耳冉有為季氏宰乃

急賦稅以益其富此所以得罪於聖門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

三十五十二

論語集說卷第六

七

游世

聲其罪以責之也晦庵朱氏曰上二句記者坐冉有

之罪而後記夫子之言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嘑辟婢亦切嘑五旦切

集曰柴姓高名柴字子羔孔子弟子何氏註

愚戇也魯鈍也嘑粗俗也辟猶便辟之辟

愚則不足於知魯則不足於敏辟則不足

於誠嘑則不足於和晦庵朱氏洪氏此皆氣稟

之偏夫子言之使矯厲而擴充之也南軒張氏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

則屢中屢良遇切中去聲

集曰庶庶幾也屢數也命天命也貨殖貨財生殖也億以意度之也空者意必固我不留於中也顏子之庶幾於聖人者以其屢空也言屢則有時而不空矣未若聖人之純也子貢以貨殖爲心而不能安受天命然知識所及料事而多中焉亦其資稟之高也

本南軒張氏龜山楊氏說

張氏

意於豐約

曰賜之貨殖豈如他人哉未免有

意必固我之累則造於聖矣子貢而不以貨殖累其心則亦必能窮理而樂天矣聖門學者惟子貢資稟亞於顏子故夫子每每對言之皆所以勉之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節釋曰踐者實履也室者闡奧也子張之行好高而不務實乃問善人之道夫子以爲苟不踐善人之迹則亦不能入於善人之室矣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與如字

集曰論篤者言之篤厚也

明道程子

君子謂言

行相稱者色莊謂外爲矯飾言與行違者

南軒張氏

夫子以為言論未足以取人也苟惟

論之篤厚者是與其與君子者乎其與色

莊者乎色莊者亦固有篤厚之論如究其

實必躬行君子而後可也

東溪劉氏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

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

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

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

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集曰諸之也

邢氏疏

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

三十八

○論語集說卷第六

九

游世

兄在則必稟命而後行有不可得而專者

子路勇於為義於其所當為者不患其不

為也特患其不知稟命耳若冉求資稟失

之於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於其所當為

者逡巡退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

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無過

不及之患也

南軒張氏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

回何敢死

女音汝

集曰或曰匡人之難夫子與顏子相失顏

子在後及至夫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此驚喜之辭也夫患難之際先後不相及死與不死焉可必哉然可以死可以無死君子

不貴於徒死也夫子不見顏子雖以為憂顏子豈不審夫子之在否而輕用其死故

曰子在回何敢死致堂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

其所在則致死焉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比孔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康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所謂大臣者以道事

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大臣與之與從之者

與之與並平聲餘如字

集曰季子然季氏之子弟也與者疑而未

定之辭也邢氏疏異非常也曾猶乃也季然

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有是問夫子小之以為不足問也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

可則止言不枉道以徇人至其不合則有去而已由求為季氏之臣坐觀其失進不

能正退不能去龜山楊氏曰如季氏旅於泰山而不能救將伐巖史

二臣皆不欲而直備臣數耳故曰具臣夫不能諫是也

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其於君臣之

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也蓋深

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

季氏不臣之心也南軒張氏晦庵朱氏張氏曰弑父與君不必

由求而知不從矣然世之順從者其始也惟利之徇而已未遽有悖逆作亂之心也

履霜堅冰之不戒馴習蹉跌以至於從人而為逆者多矣此二子所以為賢與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

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

是故惡夫佞者費音秘夫並音扶惡去聲

三ノト 論語集注卷之六 十一 游也

集曰賊害也夫人之子指子羔也邢氏子

羔學未充而遽使為宰其本不立而置之

於事繁責重之地將反害之也故夫子有

賊夫人子之歎南軒張氏子路言費邑有民人

而治之有社稷之神而事之治民事神於

是而習是亦學也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也

邢氏而不知古者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

學也蓋君子之道本於修身而後及於治

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

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

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

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成都范氏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

三十一

論語集注卷第六

十二

游擊

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旣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坐才卧切長上聲毋與無同乘去聲饑音健比

必二切。哂，詩忍切。相，去聲。鏗，苦耕切。舍，上聲。撰，士免切。莫，音暮。冠，去聲。沂，魚依切。零，音于。夫，三子者之。夫，音扶。非，邦也。與之與，並平聲。

集曰：哲，曾參父名。點，孔氏註。夫子語四子言。

我雖曰一日長於女，女勿以我長而難言。

也。女平居則言人不已，知如或有人知女。

則女將何所用之？蓋使之盡言以觀其志。

也。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

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

不熟曰饑，方向也。謂向義也。又曰：能向義則能親其上也。

死其長矣。哂，微笑也。求赤點爾三，何如？孔子問

也。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

里，則又小矣。富足也。俟待也。以俟君子

謙辭也。又曰：以子路見。遜，宗廟之事，謂祭祀。又曰：公西華志於禮。

也。諸侯時見曰會，躬見曰同。端，元端。服，文章

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非曰能之，願學焉。

願為小相，皆謙辭也。又曰：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

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為遜辭，言未能而願學焉。希，間歇也。鏗，投瑟

聲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季。春三月也。春

服，單袷之衣也。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

也。沂水，名在魯城南。風乘風也。舞雩，祭天

禱雨之處有壇墀樹木也詠歌也兩非邦也與此曾皙問辭也下乃孔子答辭孰能爲之大言無出其右也晦庵朱氏節謂夫子始焉以仕於時者使四子言志而終焉乃深求公西華三子之志固皆體察其力之所至而爲是言然其涵泳之功少而作爲之念勝至若曾皙則異是矣其鼓瑟舍瑟之間門人記之如此其詳者蓋已可見其氣象之雍容暇豫矣言當莫春始和之時春服旣成之後沂水之上舞雩之下與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十人旣浴而風又詠而歸詳味其言則見其心怡氣和無所係累期與同志相從以樂聖人之道此夫子所以加歎而獨許之與夫以才自見者三子之志也以道自樂者曾皙之志也惜乎皙之志雖大而行有不掩焉耳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

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集曰克勝也克已謂勝己之私也

龜山楊氏復

反也

註孔氏

禮者天則之不可踰者也仁者

心德之全也目條件也勿者禁止之辭不

敏者謙辭也事如事事之事

晦庵朱氏南軒張氏節

謂人有是心則有是仁有是身則有是欲欲踰其則而反害夫仁唯克去己之私欲以復於禮乃所謂仁也故曰克已復禮爲仁一日克已復禮云者言克己之功至也

克己之功至則一日之間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洞然八荒皆在我闔天下無一物不歸吾仁中矣其功用之速固如此也歸云者蓋一性本備萬物自私欲一蔽則物與我判然相離及夫蔽者既去離者不旋踵而歸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言用力在我而不係乎人也顏子之在聖門以好學稱其於天理人欲之辨已洞然於胸中故夫子告之以此顏子聞言則喻而直請問其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四者克己之目也勿之一字夫子語
顏子用力之要也視聽言動一於禮則爲
仁矣顏子自知其能從事於斯故有請事
斯語之對

朱氏曰此章問答乃聖門傳授
心法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

健不能致其決故
唯顏子得聞之耳

又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
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
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
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論語精義卷第六

十一

游

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
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
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
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
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
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
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
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
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
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

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
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
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伊川程子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
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集曰敬以持已則私意無所容矣恕以及
物則私意無所施矣如是則天理流行內
外一致而仁在我矣至於在邦在家無怨
惡於我者則是敬恕之功而仁之效也

晦菴

朱氏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
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音刃

集曰司馬牛名犁向魍之弟孔子弟子訥
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
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
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
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牛意仁道
至大不但如夫子所言故夫子又以爲之

難言之得無訥乎告之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欲使

司馬牛深省乎難而勉之也

晦庵朱氏曰南軒張氏曰

人之易其言者以其未知用力也知用力則言敢易乎哉故仁者之於言無不訥蓋如其事之無不難也朱氏曰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汎以為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切於學者之身而為入德之要則初無以異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

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

懼省息井切疚居宥切夫音扶

三十四

論語集說卷第六

十八

游興

集曰疚病也向雉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

以不憂不懼告之牛未及乎此也乃疑此

未足以盡君子之道故復告之以內省不

疚言由其平日自省於中不愧不怍則自

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

晦庵朱氏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

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

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

兄弟也

集曰亡無也牛有兄弟而云然憂其為亂

而將死也

陶庵朱氏以傳考之相隨嘗欲弑宋公而殺孔子其惡著矣

其弟子頎子車亦與之同惡此牛之所以憂也

子夏告之以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死生曰有命以言其氣也

當順其所稟而已富貴曰在天以言其理

也當安其所遇而已皆非人力所能與也

本橫渠張子上蔡謝氏說

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斷接

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敬而親

之矣何患乎無兄弟耶子夏欲寬牛之憂

而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

也

朱氏致堂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持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

者也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溺於情而昧於理是亦不能踐其言耳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

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

遠也已矣

譖並莊蔭切愬並蘇路切

集曰譖者毀人之行也如水之浸潤漸而

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者

愬己之寃也

愬兼譖意

如膚理之受病利害切

於其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於

是二者而不行焉非明者不能也然巧於

譖愬者終求以動乎人之聽而吾心之明

父而或虧焉則其言將有時而得行矣故明必遠之爲貴也遠者明之至也一言之不足而至於再言之不徒取其明而又取乎明之遠聖人警學者之意深矣

本晦菴朱氏說

且遠矣未若譖愬不至之爲難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去並上聲

節釋曰制其田產薄其賦斂則食足而有

以養乎民矣比其什伍時其簡教則兵足而有以衛乎民矣兵食既足則民信乎其上曾無疑貳離叛之心此則爲政之大端也夫政固不外乎兵食與信然以三者權之無食則民飢而死矣無信則民離而國不能以自立矣而兵則猶可緩也故曰去兵以食與信二者權之死者人之所不免而信則不可一日無也故曰去食是則食重於兵而信又重於食矣去兵去食云者非謂兵食果可去也特以輕重相權以明

夫信之終不可去耳比而明之叩而竭之

此聖門弟子所以為善問與

晦庵朱氏曰以序言之則

食為先以理言之則信為重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

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

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鞞並其郭切

集曰棘子成衛大夫夫子指子成也皮去

毛曰鞞

說

子成疾時人文勝而有去文從

質之言子貢惜其言之失謂出之於口而

駟馬不能追之也文質彬彬然後謂之君

二四九

論語集注卷第六

光一

游

子二者之不可相無大抵相若也若必欲

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亦如虎豹之鞞與

犬羊之鞞無以異也

本晦庵朱氏說石錢氏曰虎豹之皮

白

以其文之足貴也若去毛而為鞞亦無異於犬羊之鞞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

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集曰哀公魯君也用國用也盍何不也徹

通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與同溝共井之

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

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初稅畝則什
 又取其一故為什取二也哀公以年饑用
 不足為憂問於有若若有若請專行徹法蓋
 欲公節用以厚民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
 復言二吾猶不足以示加賦之意有若謂
 百姓足矣君孰與不足耶百姓苟不足孰
 肯與君以自足耶蓋深明君民一體之義
 以止公之厚斂循其本而言之也使哀公
 思夫二之猶不足而有若乃欲損之以為
 足國之道在是則庶知為政所當損益者

矣

本晦庵朱氏南軒張氏說曰哀公之問在於足國有若之對在於

天台陳氏

足民雖相反而實相成年饑用不足哀公
 但知為國之病而不知民之病尤甚民之
 休戚即國之休戚也能行徹法
 以足民國用之足在其中矣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
 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
 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惡去聲

集曰崇德辨惑脩身切要之務也以忠信
 為主而見義則徙焉則本立而用日新矣
 此德之所以崇也人之死生有命豈容我
 欲之乎溺於愛惡之私謂彼之死生可以

隨己之所欲虛用其力而實無所損益於

彼可不謂惑乎

南軒張氏晦庵朱氏張氏曰推此一端則九欲之

而妄者皆惑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此小雅我行

其野之詩也富益也

東溪劉氏節謂夫子引是

詩以明其人愛惡如是誠不以爲有益亦

祇以自取異而已

龜山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則非

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

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三十一

論語集注卷第六

九三

游四

集曰齊景公名杵臼君君臣臣父父子

人道之大經盡矣政者正此而已景公失

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公又多內嬖而

不立太子故夫子告之以此惜其雖善夫

子之言且知君臣父子不正之患而不思

有以正之蓋從而不改者其後果以繼嗣

不立啓陳氏篡弒之禍矣

本晦庵朱氏說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折之舌切與平聲

集曰片言猶一言也

白石錢氏折斷也宿留也

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

晦庵朱氏

節謂獄之難折而子路能以片言折之者

蓋其見明而信著有以得其情而服其心

故不假多言也子路無宿諾一句乃門人

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明之言子路平日

於人無所欺故人亦無敢欺之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集曰訟者人有所爭而訟之公也聽謂受

而決之也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

本清其源則無訟矣聖人之聽訟夫豈易

及而曰吾猶人者蓋不貴於能聽而貴於

使之無訟也

本西山真氏說
成都范氏說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集曰居謂存諸心無倦則終始如一行謂

發諸事以忠則表裏如一

晦庵朱氏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集曰此亦夫子所常言故又見於此

成都范氏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此

集曰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

晦庵朱氏

子充其忠愛之心於人之美其樂之如在

已也扶持而勸獎之唯欲其美之成也於人之惡則從而正救之正救之不可則哀矜之唯恐其惡之成也若小人則以刻薄為心幸人之有過而疾人之勝已非徒坐視其入於惡又從而濟之非徒欲其美之不成又從而毀之君子小人之用心未嘗不相反也

南軒張氏節謂君子長善而救失樂與人為善者也小人反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

以正孰敢不正

律帥切

集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也

成都范氏致

堂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政惜乎康子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

雖賞之不竊

集曰民聽於上不從其令而從其所好苟

子之不貪欲則民自不為盜矣雖賞之亦

不竊也尚何盜之足患耶

邢氏疏致堂胡氏曰季氏竊

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

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

集曰就成也子指康子而言也偃仆也度切

疏節謂康子之意蓋欲以殺而止姦孔子

言子為政焉用殺子而欲善則民亦化之
而善矣君子之德猶風也小人之德猶草
也風行而草必偃以德為化亦猶是也

又曰季康子所問者三夫子對之言雖
異而理則一要不出乎澄源正本而已

矣謙齋
李氏

三百六十二
論語集說卷第六
凡六
劉博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
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
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
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
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並夫

音扶
好下
行並去聲

集曰聞謂人知之達謂道行於家邦也質
朴也慮念慮也聞之與達二者相似而實
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
子張務外夫子已知其發問之意乃反詰

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內主忠信而所
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

河南尹氏曰慮以下

人不自務高也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

脩於已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色

以取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

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

隆而實德則病矣

南軒張氏晦庵朱氏天台陳氏曰聞者有意

求名而實不副之達者有意務實而名自歸之此二者正相反蓋色取仁而行違則

必不能質直好義居之不疑則必不能察言觀色慮以下人此聞達之所以分

又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

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

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

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伊川程子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

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

非惑與

慝並吐得切三與字並平聲

集曰慝字從匿從心蓋惡之匿於心者脩

者治而去之也

致堂胡氏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

後獲也

晦庵朱氏

政治也忿怒也親謂父母也

崇德脩慝辨惑切己之務也樊遲於遊息之時而問乃及此聖人所以善之

刑氏疏天台陳

氏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

所匿矣朱氏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一朝之

忿忘其身及其親惑之甚者也能辨之

於早則不至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成都范氏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

王古

論語集說卷第六

九八

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

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

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

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問知之知並去聲知人知之知平聲鄉去聲陶音

遙遠並如字

節釋曰愛人仁之用也知人知之用也夫

子因樊遲仁知之間而告以愛人知以此

特言仁知之用爾遲於知人之對而未達

夫知之旨復告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

直是又極言知人之功用也遲猶有疑而

訪之子夏子夏聞夫子之言而有富哉之
歎因即舜湯知人之事以明之言臯陶伊
尹舉於上而不仁者自無所容是知知人
之一事誠知之大者與龜山楊氏曰舜有
獨曰舉臯陶者蓋使舜從欲以治四方風
動不犯于有司亦惟臯陶而已不仁者遠
其在茲乎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

辱焉

告工毒切
道去聲

集曰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
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

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晦齋
朱氏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集曰會聚也輔者左右翼助之意

南軒張
氏又

曰非但切磋之益從容
浹洽相觀而善亦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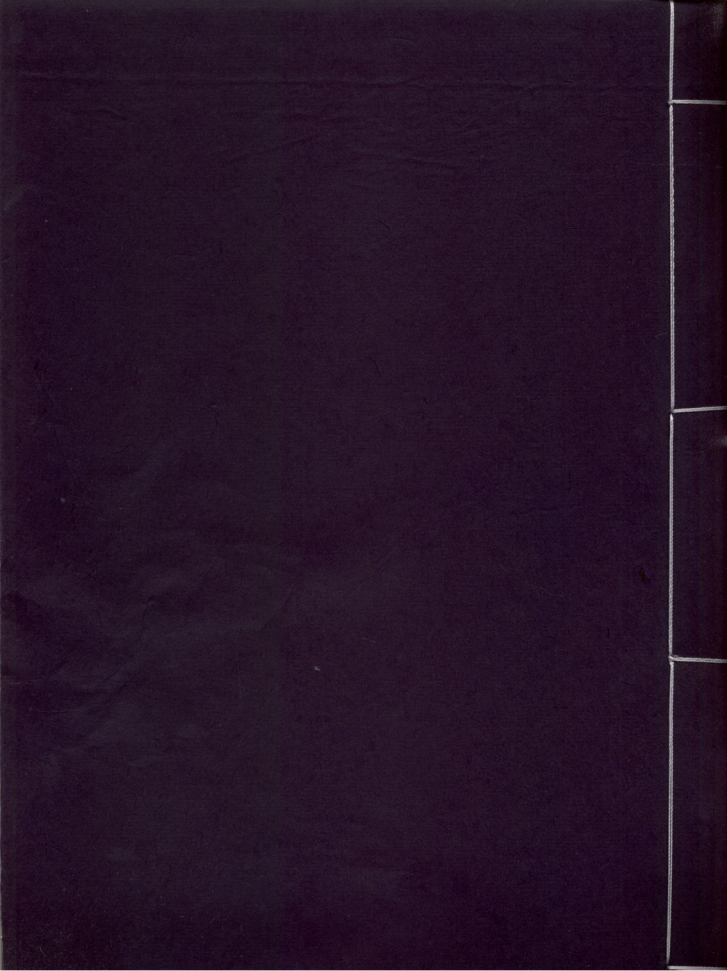
君子以文會友將

以友而輔吾之仁也

東萊呂氏
子以朋友講習故文

所以會友責善朋友
之道故友所以輔仁

論語集說卷第六



論語集說

七

論語集說卷第七

子路問

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勞則

嘉

蔡

編

編

子路第

章二

集曰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先之也易

曰君子以勞民勸相勞之也正已之行而

率之之謂先因民之事而勉之之謂勞

東先之則民知所從勞之則民知所勸子

路猶以為未足而請益焉故夫子以無倦

終之欲其於斯二者持之以久也

三十一

嘉言集說卷第七

一

高指

夷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
能持久故夫子益之以無倦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

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

人其舍諸

焉於虔切
舍上聲

節釋曰有司眾職也先有司委任而責成

之也過失誤也賢謂有德才謂有能也有

司必先之則各知展布而舉其所職矣小

過必赦之則各知懲創而效其所長矣賢

才必舉之則德者能者集於上而共成其

治矣仲弓惟慮無以盡得夫賢才故夫子

告以姑自舉其所知則其所不知者人將
舉之而不肯舍矣仲弓所言是以一己之
所知為知也夫子所言是以衆人之所知
為知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
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
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
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
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
錯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中並去聲

集曰衛君出公輒也迂謂遠於事情野謂

鄙俗

晦庵朱氏

不中謂刑罰失當錯置也苟苟

且也

邢氏疏

輒子而蒯贖父父子爭國逆天

理亂人倫君臣父子之名不正矣故孔子
為政必以正名為先子路以為迂而難行
孔子責其識見之鄙不能闕疑而率爾妄
對於是歷言名之不可以不正

樂山黃蓋氏朱氏

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

龜山

實而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

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必從事於刑罰

故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其手

足矣成都范氏東溪劉氏曰孔子為子政不至於興禮樂錯刑罰不止也

路果欲捨正名而為政其將以立事乎興

禮樂乎清刑罰乎名一不正則是數者皆

不能以有行也故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

行君子於其言其可以苟乎哉東谷鄭氏集曰衛

世子蒯聵取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

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

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

夫蒯聵欲殺其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

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

使夫子當時果為政於衛其將周旋於曠

輒之間使輒辭位而納蒯聵則輒無拒父

之名蒯聵思得罪之由而不受其遜則曠

無爭國之醜請命於天子立郢而君之允

合國人之情而不廢靈公之命名正而言

順矣黃氏致堂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

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遲也上好禮

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

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

子而至矣焉用稼好並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切焉於虔切

集曰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老農老圃

謂老於為農圃者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

於背故曰襁負

註疏

樊遲蓋欲為許行之學

與民並耕者也然不知有大人之事有小

人之事故夫子以小人譏之而有及於禮

義信之語

晦庵朱氏曰農圃小人之事也禮義信大人之事也

上之

所好下之所從也上好禮則篤乎恭遜故

民視之而莫不尊敬焉上好義則動而得

宜故民心為之厭服焉上好信則誠意下

孚故民亦用其情而無敢欺焉感應之機

固不遠也是非徒有以得其國之民四方

之人亦將願為之氓矣其與役心於稼圃

所得孰多耶然必俟其出而後言者何也

因其有問也自謂老農老圃之不如則固

已拒之矣遲不知復問慮其終不喻也故

又申言以警之

磔山黃氏南軒張氏龜山楊氏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

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使去聲

集曰使謂奉命出使也專主也詩本人情

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

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喻故誦之者必

達於政而能專對也

晦庵朱氏

苟授之以政而

不達是不能有行也使於四方而不能專

對是不能有言也窮經將以致用既不能

行之又不能言之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

爾雖多不足貴也成都范氏 伊川程子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並令

去聲

集曰令教令也何氏從違之本不係乎令

係乎吾身之正不正爾南軒 張氏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集曰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

三十三

論語集說卷之二

五

葛楷

國是時衰亂政亦相若兄弟之云蓋歎之

也晦庵朱氏 東溪劉氏曰此言魯衛節

按史記載此語在魯哀公衛出公之年時

魯之君不君臣不臣衛之父不父子不子

二國之政無大相遠故夫子云然其後哀

公孫邾出公奔宋皆死於越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

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少音小

集曰荆衛公子也居室者處家也邢氏合

者財之聚也完者物之備也美者用之飾

也洪氏苟者苟且粗足之謂也平都李氏自合

進而字自字進而美必善乎其事者也致堂

胡氏然於其合也字也美也而皆曰苟焉隨

其所寓而無容心於其間非賢而能之乎

本南軒張氏說凡物欲之移人未嘗不以其漸能

戒於始有而不能戒於少有能戒於少有

而不能戒於富有終亦必侈而已矣今每

進而未嘗為之變此所以為善居室南山王氏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

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子子入

論語集說卷第六

六

葛楷

集曰孔子之衛冉有為僕以御車也庶衆

也言人庶繁也加益也邢氏庶矣而不富則無

以養民之身故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

富矣而不教則無以養民之心故必立學

校明禮義以教之晦庵朱氏庶矣則富之富矣

則教之聖人仁民之意無窮而施之有其

序也南軒張氏言人多以為常談而曾氏曰庶矣哉一

再問以究其說然後知既庶矣則當富之

既富矣則當教之至於教之則不可以有

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暮居

切之

集曰苟誠也邢氏疏朞月謂周一歲之月也

可者僅可之辭朱晦庵氏朞月而可言綱紀布

也三年有成言治功成也程伊川氏孔子嘆當

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尹河南氏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

是言也勝平聲去上聲

集曰善人為邦以善化民者也堯山氏百年

相繼而久也朱晦庵氏勝殘謂化殘暴之人使

不為惡也去殺謂不用刑殺也王氏積善

二十

論語集注卷第七

七

考

人百年涵養之功而後可以勝殘去殺矣

黃節謂古有是言夫子引以實之蓋深明

夫為邦者之不可要近效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集曰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

一世仁謂風移俗易而天下莫不歸於仁

也此非仁心涵養之深仁政薰陶之久何

以能致邢氏疏晦庵朱氏南軒張氏節

又曰必世蓋其化有淺深故其效有遲速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

如正人何

集曰政之本在身身正則政立矣其身不

正未有能正人者也

河南尹氏

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

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朝音潮與去聲

集曰退朝謂冉有從季氏自魯君之朝而

退也

周氏註鄭氏註謂冉有臣於季氏故以為季氏之朝諸儒多祖鄭氏之

說節請卿大夫有家兩季氏魯卿也安得謂之朝耶此必魯君之朝也按左氏傳魯

哀公十一年齊伐魯季孫使冉求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冉有為季氏家臣固無朝

而退也觀有政一言其為公朝又可知矣

晏晚也以用也

邢氏疏

節謂大者為政小者

為事冉有退朝夫子異其晚而問之冉有

以有政對夫子不謂之政而謂之事者禮

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夫子嘗為

魯大夫如其有政尚得以與聞之今不得

而與聞必其事而已味夫子之言意不但

辨政與事之不同蓋亦有所譏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

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

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幾並居希切易喪並去聲樂音

洛

集曰幾近也

邢氏疏

三桓之僭至定公時極

矣四分公室而有之魯君惴惴之心無日不在三相也以一言而可以興邦喪邦爲問其意深矣夫子知其意則以爲一言之發而邦遽興喪不可若是其近也爲君難

十三

論語集註卷第七

九

舊楷

爲臣不易人固有是言也如知爲君之難也則兢業以持之不敢有玩易之心未有不自是而興邦者也此其所以爲近也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晦庵朱氏曰言

他無所樂唯樂此耳

人固有是言也如言善而莫之

違則固善矣如言之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自是而喪邦者也此其所以爲近也一言之美惡邦未必可以遽興喪也而興喪之端實基於此聖人之言含蓄無弊旣曰爲君

難為臣不易必曰如知為君之難也而後

以為幾焉既曰唯其言而莫予違必曰如

不善而莫之違也而後以為幾焉亦可見

立言之密矣東谷鄭氏晦庵朱氏成都范氏上蔡謝氏南軒張氏永

嘉戴氏曰克艱乃致易之原也受逆乃得

順之門也人情見美而心好即安而意悅

常欲以易求易而不知其難以順求順而

不知其逆也故因一易造百難因一頓生

眾逆此不可不謹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葉舒涉切說音悅

集曰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

說而後遠者來也晦庵朱氏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

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

集曰莒父魯邑名鄭氏欲事之速成則反

不達見小利而苟就焉則反以害大事矣

晦庵朱氏子夏規模近小故夫子告之以此蓋

欲務其遠者大者也石林葉氏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

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

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葉舒涉切語為並去聲

集曰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證

謂指其事而實之也

邢氏疏

父子相隱天理

人情之正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

晦庵

朱氏節謂證父攘羊則有反於天理而非所

謂直矣世俗徇於事而昧於理乃指以為

直此夫子所以深辨之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

狄不可棄也

集曰居處平居之時也執事主執其事也

與人交際乎人也仁人心也恭敬忠皆此

心之存也之往也

白石錢氏曰恭見於外

敬存於中

晦庵朱氏

三十八

論語集說卷第七

十一

考稽

節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蓋心無乎而

不在也造次顛沛必於是不以之夷狄而

棄之則持養既久無少間斷仁其在是矣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

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

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

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

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行已之行如字使弟行並去聲
硜苦耕切筭所交切算悉亂切

集曰果必行也硜硜堅確之意小人言其

識量之淺狹也

晦庵朱氏

噫心不平之聲斗量

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

鄙細也算數也

鄭氏註

漢書傳贊

子貢

之意蓋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

以行已有取使不辱命此則本立而能達

於用者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此則本立

而未見於用者也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

小人哉此則於本於用雖無足觀然亦不

害其為自守三者之淺深雖不同凡皆務

實之事故夫子隨其問而有取焉

或問硜硜

而亦可為士何也朱氏曰彼其識量雖淺

而非惡也至其所守雖規規於信果之小

節然與夫誕謾苟賤之今之從政者蓋如

魯三家之屬其志在於利祿故曰斗筭之

人何足算也子貢之問每下夫子故以此

警之

晦庵朱氏說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

狷者有所不為也

狷並音綸

集曰中行者由中道而行也

龔氏

狂者志

願太高而行不掩也狷者執守太固而知

未明也聖人本欲得中行者而教之然中

行既不可得故思得狂狷之人也狂者進
取則可與之爲善狷者有所不爲則不至
於爲惡因其志節而裁抑激厲之猶可以
進夫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

本晦庵
朱氏說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怵不可以作巫醫善

夫

怵胡登切
夫音扶

集曰南人南國之人也怵常久也巫所以
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人而無怵雖巫醫
之賤猶不可爲况其他乎孔子所以稱其

言而善之

晦庵
朱氏

不怵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怵胡
登切

二十九

論語集說卷第七

十三

庸指

節釋曰上二句易怵卦九三爻辭也下繫
以子曰者所以別易文也承受也羞辱也
言人無怵德則羞辱有時而至占驗也夫
子之意以爲無怵之人必受羞辱此理甚
明人自不驗之耳苟知驗之則必能怵厥
德而遠恥辱矣

又曰此章連上章諸家合爲一今從東
溪劉氏分爲兩章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集曰可否相濟曰和彼此相比曰同和順

理同徇情也東溪劉氏君子以道合主於和而

已而未嘗以苟同也小人以利合苟於同

而已亦安有所謂和哉樂山黃氏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

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

之其不善者惡之好惡並去聲

集曰鄉人之善惡不同故其好惡亦異今

有人焉其鄉人皆好之也夫使善人好之

固可取也苟不善人而亦好之焉必其人

有詭隨徇俗之行也其鄉人皆惡之也夫

使不善人惡之固無傷也苟善人而亦惡

之焉必其人有崖異絕世之行也平都李氏故

鄉人皆好之皆惡之其好惡未必當也未

足以見其人也唯善人好之而不善人惡

之則其為君子也審矣南軒張氏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

及其使人也噐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

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並去聲說音悅

集曰噐之謂隨其材噐而使之也晦庵朱氏易

集曰噐之謂隨其材噐而使之也晦庵朱氏易

事者平恕之心也難說者正大之情也難
事易說者反是君子所說者義理而已而
非說人之說已也故說之不以道則不說
所以為難說若小人則徇一己之私而已
順己則喜而不察其非道也所以為易說
君子不求備於人故使人則器之所以為
易事若小人則責人無已心故使人必求
備焉所以為難事南軒張氏朱氏曰君
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
心私而刻天理人欲
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論語集說卷第七 十五 葛菴

集曰泰安舒也驕矜肆也君子循理故安
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晦庵朱氏
南軒張

氏曰泰者心廣而體胖
驕者志滿而氣盈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訥奴
骨切

節釋曰剛則彊而不屈龜山楊氏曰剛毅
則不屈於物欲

則果而有立木則樸實東溪劉氏曰樸
朴不文之謂木訥

則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仁任重道

遠貴乎力行非柔懦巧辯者所能也南軒
張氏

曰剛毅木訥言其質也
有是質而又
從事於學焉然後可以至於仁矣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悫悫

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悌悌兄弟怡怡
悌並與之切

節釋曰切切者誠意之懇到也悌悌者思慮之詳審也怡怡者意氣之平夷容色之和悅也此皆子路所不足故夫子因其問士而告之復借朋友兄弟以發明其旨所謂切切悌悌者若朋友之篤誠意審思慮以相成也所謂怡怡者若兄弟之平意氣和容色以相親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子十七

論語集說卷第七

十六

葛菴

集曰即就也戎兵也包氏註教民者教之孝

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則民知親其

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晦庵朱氏七年云者聖

人度其時可矣伊川程子然善人教民七年之

久而僅曰亦可以即戎言兵之不易也南軒

張氏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集曰以用也民未之教而驅之戰則是棄

之死地而已矣晦庵朱氏南軒張氏

憲問第十四九四十七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集曰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行道以濟時而未免於素餐邦無道不能儉德以避難而未免於苟祿二者均之為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告之以廣其志焉耳

本晦庵朱氏說

又曰憲問獨不記姓豈自紀其所聞與

九問更端必題其人以別之而克伐怨

欲之問不題則憲之自記明矣

東漢劉氏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集曰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也伐自矜也怨忿恨也欲貪欲也難謂用力之難也憲問有是四者能制之而不行亦可謂之仁否夫子止告之可以為難而仁則不知也蓋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

晦庵朱氏曰或曰

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克己之事求仁之方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

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習中也豈克已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集曰居謂意所便安處

晦庵朱氏

士志於道而

已居非所懷也

梁山黃氏

懷居者志不立矣其

何以爲士乎

南軒張氏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行孫並去

聲

集曰危峻厲也孫和婉也君子介然守道

子三

論語集說卷第七

十九

不渝故其行不以邦之有道無道而改若

言則有時而可孫焉

南軒張氏

有道之時言不

危則非所以憂治世而警明主至於無道

之時而危言以犯世之所忌則殆矣

東溪劉氏

危行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孫言非阿諛也

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是也危行所以潔

身孫言所以遠害

洪氏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

有勇者不必有仁

集曰有德者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故必

有言自口耳得者徒言而已故不必有德
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故必有勇以血

氣勝者徒勇而已故不必有仁晦庵朱氏
東溪劉氏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

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

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适並古活切羿
音詣奡五報切

盪土
澆切

集曰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

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

代之皋左氏傳作澆浞之子也盪行也力

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

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

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晦庵
朱氏

稱南軒張氏曰言禹稷之德而獨
其躬稼者舉其行事之實也羿奡以

力而亡禹稷以德而興适之云然其去取

已審矣夫子雖不答可也及其出也則以

為君子以為尚德所以深許之也榮山
黃氏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

也扶音

集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斯瀕之間心不在

焉則未免為不仁也若小人則戕賊陷溺
之者深豈復有仁者哉南軒張氏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勞乎

集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

寺之忠也東坡蘇氏愛而勞之以就其才則其

為愛也深矣忠而誨之以規其過則其為

忠也大矣東溪劉氏君子之於人忠愛之情篤

故長善救失之意無窮已焉南軒張氏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

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裨婢之切諶時林切
創初亮切論盧昆切

三十四

論語集說卷第七

二十

葛希

集曰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世叔游吉

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行人掌使之官子羽

公孫揮也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為命謂

為辭命也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為草藁也

討尋究也論講議也修飾謂增損之也潤

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

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

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向使人執己見自恃

其才或損益於一言必以為歉議不克合

其能斷國論乎夫子於此不獨稱鄭國之

能用賢又以見四子能協心以濟公家之

事也

晦庵朱氏
樂山黃氏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
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

怨言

駢部田切
食音嗣

集曰子西楚公子申也伯氏齊大夫駢邑

地名齒年也

註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

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

舉其重者言也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

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

三十三

論語集註卷第七

十一

余良

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

卒召白公以致禍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

者外之之辭威公奪伯氏食邑三百家以

與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

雖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也

晦庵
朱氏

蓋九合

諸侯一正天下易而能服伯氏之心難故

後言如其仁而此謂之人也

石林
葉氏

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朱氏曰管仲之德

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

人之學則槩乎其有聞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易云

集曰貧逆境無怨則難富順境無驕則易

白石富而無驕不矜於外物者能之至於

貧而無怨非內有所安者不能也

南軒張氏勉

於其難而不忽於其易則可以處貧富矣

晦庵朱氏張氏曰或謂世固有處貧賤

而無失者特未見其失於外耳又焉能保

其中之無怨耶蓋一毫有所不平于其中

皆爲怨也故貧無詔易貧無怨難無怨則

能樂矣朱氏曰詔之病甚於怨無怨之難則甚於無詔

夫

綽昌約切

論語集註卷第七

十一

余良

集曰公綽魯大夫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

者也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優有餘

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大家之老

地閑事簡故公綽居之則有餘小國大夫

職重事繁故公綽居之則不足

本晦庵朱氏說

龜

山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

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

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

授命以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知去

聾下皮變切
要於膏切

集曰成人猶言全人也武仲魯大夫臧孫
紇也莊子魯下邑大夫言有能兼四子之
長知足以明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
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
德成於內而文見於外其為人也亦成矣
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
及而語之也晦庵朱氏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
之言也致堂胡氏東谷鄭氏曰以何見
必然三字觀之必子路之言也

三十一

荀免也河南尹氏或曰授與也言危難
之事當死則死之若與彼命然故

九三

外

授曰父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朱氏父要不忘
平生之言信義不渝也榮山黃氏此蓋子路自
言其善而為此辭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
有終身誦之之固矣胡氏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
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
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
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鳳並於
豔切樂

音格

集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文謚也公

明姓賈名亦衛人孔氏註夫子指文子也邢氏

跡過謂過其實也厭謂厭其煩多也文子

為人其詳不可知衛人言其不言不笑不

取意其必廉靜之士也孔子疑而質之公

明賈賈謂告者之言失之過矣文子未嘗

不言不笑不取也特是三者各當其可則

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然此必盛德之

至故發而皆中節也文子雖賢疑未及此

聖人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曰其然

信其然則美矣曰豈其然乎恐其未能如

是爾本晦庵朱氏說東坡蘇氏曰凡事

之因物中理者人不知其有是也飲

食未嘗無五味也而人不知者以其適宜

而中度也飲食而知其有五味必其過者

此文子所以得不言不笑不取之名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

不信也要平

集曰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為後為之立

後也要有挾而求也晦庵朱氏左氏傳

使來告曰紇非敢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

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防而奔齊臧武仲自邾入防卑辭請後疑

若非要君者然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
後之立非已之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非
要君而何魯人從之亦不獲已爾孔子所
以正其無上之罪而誅其意也

成都范氏
檠山黃氏

古穴

切

集曰晉文公名重耳齊威公名小白譎詭
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
也

誨庵
朱氏

以春秋溫之會及首止之盟觀之
可以辨二公之譎正矣晉文公當周室衰

三二一

論語集說卷五十一

七五

八

弱之時溫之會帥天下諸侯欲以朝王然
召王而就之因以示彊大於諸侯上下之
分紊亂甚矣是譎而不正也齊威公以惠
王嬖於惠后之愛欲廢太子鄭而立王子
帶遂會王世子于首止使天下曉然知世
子之爲鄭公義所在惠王不得而私焉是
正而不譎也春秋之書蓋亦屬辭比事也
觀其曰會王世子于首止以直辭書之曰
天王狩于河陽以婉辭書之亦可以求聖
人之意矣

檠山黃氏
南軒張氏曰二君
以功利爲心爲三王之罪人則

同然論其行事有譎正之
異則晉文固下於齊桓矣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
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
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
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
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
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
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糾並居黜切召音邵與平
聲相並去聲被皮寄切衽
而審

集曰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晦庵
朱氏如其

三十五

論語集說卷第七

九六

火

仁如其所成之仁也再言之者酌之辭

也白石
錢氏相輔相也霸長也匡正也尊王室

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

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諒小信也經縊

也匹夫匹婦徒執小信知有死而已莫之

知者不知權其輕重有可以無死之義也

朱氏節謂九合諸侯蓋衣裳之會自魯莊公

十五年會鄆至僖公九年會葵丘凡九會

是也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註云魯
莊公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

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
幽信公元年會榿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

五年會首止七年會審母九年會葵立九
十一會按左氏傳莊公十五年從會于野
齊始霸也自此會
至葵丘則為九耳齊僖公薨子襄公立公

子小白公子糾皆襄公庶弟也襄公無道

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弑襄公

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公子

糾未克而公子小白自莒先入國人立之

是為威公使魯殺公子糾而請管召召忽

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威公以為相

公子糾之爭國固不得為是威公之殺公

子糾其不仁亦甚矣春秋魯莊公九年書
公伐齊納糾齊小白

子本二

論語集注卷第七

七

八

入于齊齊人取子糾殺之致堂胡氏曰糾
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

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子路與子貢意管

仲不死公子糾之難而相威公背死從生

不得為仁也夫子歷言管仲有九合諸侯

一正天下之功既曰如其仁如其仁又曰

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

矣皆所以深許之也至又言豈若匹夫匹

婦之為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夫不責

管仲以死而許其功豈非以公子糾未嘗

為世子管召雖公子糾之傳而君臣之義

未正亦可以無死者與審校其本末夫子所以許管仲者可識矣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僕士免切

集曰大夫僕文子家臣公公朝也謚法有

以錫民爵位曰文者註家臣之賤文子引

之為大夫與已同升於公朝有三善焉知

人一也忘已二也事君三也謚之曰文不

亦宜乎洪氏白石錢氏曰公叔文子之謚衛君特以其修班制交四

鄰不辱社稷而謚之曰文夫子乃以大

夫僕之同升為文子之文斯當其實矣

九八

書指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

喪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

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夫音扶喪去聲

集曰康子季康子也邢氏喪失位也仲叔

圍孔文子也晦庵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言

人才之足恃也以衛靈公之無道得三人

者而任之交隣以修好奉先以報本整軍

以禦侮相與持危而扶顛其不失國也宜

矣欒山黃氏朱氏曰三人者其才皆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也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怍在各切

集曰怵慚也

馬氏註

大言不慙則無必爲之

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

哉

晦庵朱氏

此二語夫子譏當時之人好大言

而無實用者爾

明道程子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
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
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
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

告也

朝音潮告夫之夫並音扶

集曰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討

三十七

論語集說卷第七

十九

葛楷

謂討其罪也三子三家也之三子之之訓

往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

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當陳成子弑逆之

時孔子居魯雖已告老猶沐浴而朝請於

哀公以討之然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

又不能自命三子詔以大義反使孔子往

告之孔子以爲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君曰告夫三子則是告哀公者夫子之志

也告三子者非夫子志也君命也魯之三

家即齊之陳氏其不欲討之明矣告夫三

子則事必不從然君命不可不致也而三子果以為不可則復正言之以明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况以君命之重雖欲不告而不可得已其所以警

三子者深矣

晦庵朱氏
榮山黃氏

子路聞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集曰犯謂犯顏諫爭

晦庵朱氏

盡誠而不欺犯

顏而納忠事君之義大要在是矣然勿欺其本也勿欺則誠信充積或不得已而犯之必有以感動也若誠信不足而於事君

三六

論語集注卷第七

三一

上為者

之道未盡徒欲以犯顏為事則鮮味矣以子路之剛果不患其不能犯也故告之以

勿欺為主焉

南軒張氏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集曰上達謂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也下達謂小人徇人欲故日流乎汙下也

本橫渠張子藍田呂氏說

改改為善則為舜非上達與

龜山楊氏曰改改為利則

為跡非下達與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為並去聲

集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

人也程伊川聖人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未

有若此之明切者於此辨別而省察之庶

平不昧於所從矣晦庵朱氏之學者為已程子曰古

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已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

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

子曰使乎使乎蘧音渠使

集曰伯玉衛大夫姓蘧名瑗孔氏與之坐

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欲

寡其過而未能則其克己常若不及之意

論語集註卷第七

可見矣南軒張氏曰夫欲寡過而未能非

言無溢辭而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

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

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也

晦庵朱氏致堂胡氏曰欲寡過未能乃

伯玉心事而使者知之雖伯玉克己日新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集曰此夫子所常言也弟子各以所聞記

之故又見于此成都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集曰位非獨祿位之稱凡思有所止而無所越皆為不出其位也黃氏曰位身所處

之地越所處而思則為出位矣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聲

集曰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恥其言者常恐不及於行也過其行者常

使有餘於言也晦庵朱氏勉齋黃氏曰言易放故當恥行難盡故

過當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

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知去聲

三三一

論語集註卷第一

十一

游賜

集曰言君子之道有三我皆不能也邢氏

聖人責己所以勉人也成都范氏自道之道言

也晦庵朱氏節謂子貢云夫子自言其平日所

能行者爾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夫音

集曰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

短長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踈矣晦庵

賜也賢乎哉以方人為能也夫我則不

暇以治己為急也二者之得失相去遠矣

賜也宜知所擇焉東谷鄭氏曰學道者汲汲乎治身

而已庸有暇
於品藻乎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節釋曰知不知在人能不能在己已有能
則人自知之矣故人之不己知非所患而
己之不能則可患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節釋曰先事而迎之之謂逆詐者計之詭
者也以意而度之之謂億不信者言之妄
者也不逆不億者誠也先覺者知也抑反
語辭不逆詐不億不信是固誠於待人矣

三十八

論語集注卷第十

卅三

葛

然苟無先見之明則人之果詐也果不信
也吾且受其欺矣故必曰先覺之是賢者
以其燭理既盡物無遁情猶鑑明于此而
妍醜自不能隱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
佞乎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與平聲

集曰微生姓畝名包氏 栖栖猶依依也為

佞言務為口給以悅人也疾惡也固執一

不通也

晦庵朱氏

畝蓋遺世之士其視夫子轍

環天下若栖栖然欲行其說固宜指以為

佞也然槩以聖人之道畝之獨善其身無
意於世亦固執而不知變爾果孰得孰失
乎觀其名夫子而語之夫子卑辭以對蓋
亦鄉黨有齒德者然道不同不相為謀故
言疾固以警之

榮山
黃氏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九利切
稱平聲

集曰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

邢氏
驥雖

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亦奚足尚

哉

河南
尹氏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

以德報德

王文

論語集說卷第一

卅四

集曰德謂恩惠也報復也

鄭氏
註

以德報怨

可謂厚矣然於其所怨者既以德報之則

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如是

則怨德之報皆有不得其平者故必以直

而報怨以德而報德而後二者之報各得

其所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

不厚也

晦庵
朱氏

節謂以直報怨云者亦曰報

其所當報者爾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

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扶夫音

集曰莫我知之歎所以發子貢之問也子

貢以夫子之聖人何為而不知之夫子語

以不怨天不尤人惟下學人事而上達天

理伊川程子曰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南軒張氏曰天理初不外乎人事也

篤於其在己者而已人雖曰不我知而天

則知之也本南軒張氏說橫渠張子說節謂此亦夫子嘆

當時莫能用己也故云然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

三四一

論語集說卷第一

三十五

余良

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

寮其如命何朝音潮與並平聲

集曰公伯寮字子周魯人也子服景伯子

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愬兼諧

意以告以其事告孔子也夫子指季孫而

言也肆陳尸也鄭氏曰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言欲使季

孫誅寮邢氏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道之廢

興一斷以命公伯寮何所與於其間哉南軒

張氏聖人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公伯

寮耳

海庵朱氏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避音

集曰辟謂辟而去之也辟世天下無道則

隱也辟地去亂國適治邦也辟色禮貌衰

則去也辟言有違言則去也晦庵朱氏四者雖

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

同耳明道程子

子曰作者七人矣

集曰李氏曰作起也白石錢氏曰作如言

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為誰以

上下文推之意其為隱者而發耳晦庵朱氏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

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與平聲

集曰夜止曰宿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

蓋賢者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

從來也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言孔子知世

之不可為而強為之者也晦庵朱氏節謂夫子

轍環天下非不知道之難行而皇皇於斯

世者亦以時無不可為而道亦不可已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荷去

聲蕢奇愧切硜苦耕切莫己之己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切

集曰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隱士也

有心哉擊磬乎謂夫子異衛用已也鄙小

也硜硜堅確之意斯已之已止也深則厲

淺則揭廣韻云以衣渡水由膝以上為厲寒衣渡水由膝以下曰揭此

邶風匏有苦葉之詩也人不己知則當已

亦猶深則當厲淺則當揭也果者果於忘

世也未無也晦庵朱氏夫子皇皇斯世孰為己

知所以轍環天下非得已而不已也心乎

生民而已磬山黃氏自離世絕物者言世莫知

而猶有求者宜其鄙且小也然歛一己以

自善愬然棄天下而不顧亦果而已矣非

聖人所難也夫子自魯之衛往返以見靈

公者四固知靈公無道每遲留而不忍遽

絕者亦曰盡吾心焉耳石林葉氏

又曰人雖不我知在夫子未始忘天下

也時雖不可為在夫子固有為之道

也東谷鄭氏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

冢宰三年薨呼臆切

集曰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

名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

冢宰太宰也海庵朱氏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

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

下無所稟令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非所

患矣致堂胡氏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並去聲

集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也上蔡謝氏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

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

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集曰君子之道不越乎修己以敬而已蓋

一於篤敬則修己之道盡推之家國以及

於天下皆是道也極其至而天地位萬物

育况於安人安百姓者乎修己以敬一語

言君子之道本諸身理亦無不盡者子路

疑其未足則告之以修己以安人安人是已之所推而已又疑其未足則告之以修

己以安百姓安百姓是安人之備者而已曰堯舜其猶病諸欲子路無忽於斯也凡

覆載之內堯舜固欲己之澤均被之也有未能焉是堯舜之所病也此修己以敬無

窮意

南軒張氏

致堂胡氏曰可領莫如善敬立則百善從宜遠莫如邪敬立

則百邪息故敬也者存心之要法檢身之切務也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

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切

三十三

論語集註卷第一

九

劉

集曰原壤魯人孔子之故人也夷蹲踞也

俟待也踞待孔子也幼少也長大也述猶

稱也賊者害人之名叩擊也脛足骨也

疏肱脛朱氏

以杖叩其脛門人所記也猶指其

掌之義

岷隱戴氏

禮記載原壤母死登木而歌

夫子若弗聞而過之蓋老氏之流自放於

禮法之外者見夫子來夷踞以待之夫子

責之以其自幼至長無一善狀而久生於

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因以

所曳之杖擊其脛使斂其足而不踞耳

朱氏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
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
速成者也

益者與之
與平聲

集曰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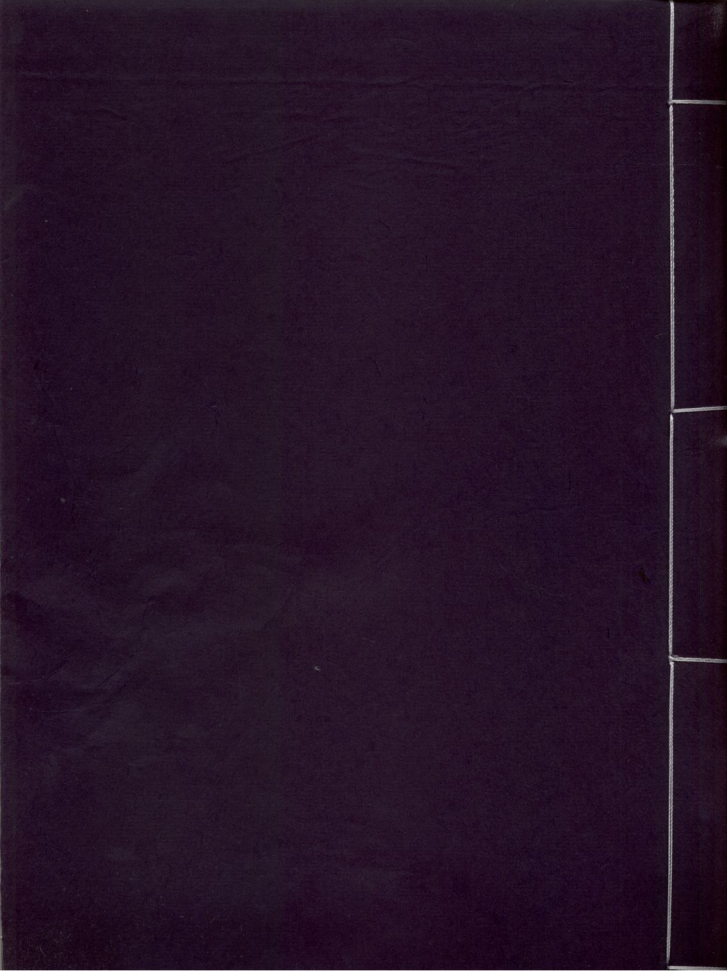
出入傳賓主之言者也

邢氏疏

益進也或人

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夫
子言童子坐則隅不敢居於位也行則隨
不敢與先生並也今居位而並行是不止
乎童子之所而自進乎成人之列有躐等
之意無自卑之心非能以求益也是欲速
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
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也

南軒張氏
晦庵朱氏



論語集說

八

論語集說卷第八

永嘉蔡節編

衛靈公第十五

九十四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陳從並去聲見賢適切

集曰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木噐祭以薦肉者俎豆皆禮噐絕乏也糧食也興起也固窮謂固守其困窮也濫猶泛濫謂失其

三

論語集說卷第八

一

習是

所守也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與夫子之旨趣背馳夫子所以答之者則以己之所學不在此而在彼也俎豆雖有司之事然實禮之所寓而教之所由興至若軍旅之事則非君子之所當先者矣以其言之不合也故明日遂行焉去衛適陳絕糧而從者病子路之愠以爲夫子之德之盛疑其不當窮也夫子答以君子小人皆有窮時特君子能固守而小人則濫溢而爲非矣

本註疏河南尹氏南軒張氏晦庵朱氏說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女音汝識音志與並平聲

集曰子貢之學博矣夫子欲其知所歸也故設爲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之問以發之子貢方信而忽疑蓋其學之所積至是將有得也意其於一事一物之中亦知夫理之各有攸當特未知衆理本一理耳故夫子以一貫告之其所謂一者則理而已其所謂貫則是理行乎事物之間而無有不通者也

晦庵朱氏

節謂一事一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然衆理本一

理也能即其理而求之則雖事物之萬殊而亦無所不通矣

又曰夫子於曾子不待問而直告之以一貫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亦終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造有淺深夫子告之之意亦異於參也則以道言所以達其至於賜也則以學識言所以迪其歸各當其可而已

河南尹氏南軒張氏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鮮上聲

集曰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

晦庵朱氏知者

如飲食之知味也南夫子每言吾未見

好德如好色者也文曰知德者鮮矣蓋

謂人非但不能好德而能知德者亦鮮也

惟其知之鮮故好之者未之見也若誠有

以知之則亦誠有以好之矣藥山黃氏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已正

南面而已矣與平聲夫音扶

節釋曰無為言不待有所作為也恭已正

南面言德容之盛無愧於居天子之正位

也獨舉舜以為言者舜紹堯之後法度彰

論語集說卷第八

禮樂著盡循堯道任五臣之賢此其所以

能無為也夫舜亦何所為哉恭已正南面

而已矣所謂篤恭而天下平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

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

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子張書諸紳行篤敬之行行不篤敬之行並去聲貊亡百切參七南切夫音扶

集曰蠻南蠻貊北狄五家為鄰五鄰為里

萬二千五百家為州行字猶曰不行於妻

子之行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言與我

子之行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言與我

相參也輿車輿也倚依也衡軛也紳大帶之垂者書諸紳以示不忘也子張之問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諸其身而言之言忠信則言有物行篤敬則行有恒以是而行雖之蠻貊可也反是則州里尚不可行况蠻貊乎參前倚衡言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而未嘗相離一言一行自然無非忠信篤敬夫如是而後可行也

註疏晦庵朱氏南軒張氏伊川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

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卷音

集曰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鱗如矢言直也

卷收也懷藏也晦庵朱氏史魚可以謂之直而

已然知伸而不知屈未盡君子之道若蘧

伯玉則能因時而屈伸故謂之君子南軒張氏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

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聲

集曰可與不可非知者孰能審之南軒張氏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集曰孟子曰士尚志非仁無守也非義無

行也夫是謂之志士龜山楊氏仁人則成德之

人也仁者心之德求生以害仁則身雖存

而心之德亡矣殺身以成仁則身雖死而

心德之全天理之正浩然充塞乎天地之

間夫孰得而亡之哉仁人之於仁如飢食

渴飲然也志士之於仁亦能擇而處之矣

二者地位雖不同要皆知所取舍故求生

害仁所必無也殺身成仁則有之矣言有

者亦可見仁者未必皆殺身也本晦庵朱氏南軒張

論語集注卷第八 五

氏說 伊川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捐

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

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

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集曰噐利則事善所事者賢所友者仁南軒

張氏言仁以德言輔仁之噐孰利於此龜山楊氏

夫子所答為仁之資而已伊川程子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

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輅音輅

路遠去聲

集曰行猶用也

邢氏疏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

建寅之月為歲首也是月也得四時之始

萬物初生之候故特有取焉

晦庵朱氏曰天開於子地

關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

正商以丑為地正朔何以子為天正也或曰商周之改正朔何以子為天正也或曰

也曰陽氣雖始於黃鐘而其月為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見其發生之功也

德在木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叶風乃至盛

之功著以言乎人則作事之序明故以為一歲之首焉此孔子所以有取於夏時也

輅者大車之名商輅木輅也周人飾以金

玉則過於侈不若商輅之為質也

邢氏曰明堂位

也曰大輅躬輅也鄭氏云大輅木輅也左氏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周冕有

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

時已有之制度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

加於衆體之上故雖文而不以為過也韶

舜樂名取其盡善盡美也鄭聲鄭國之音

也佞人諂巧之人也放謂屏去之也遠謂

斥絕之也淫亂也殆危也夏時商輅周冕

韶樂此夫子斟酌四代帝王之制而從之

以為百王不易之大法然法度禮樂猶是

也所以不能常保其治而亂亡隨之者鄭

聲佞人有以惑其耳目而蠱其心志也故
鄭聲遠佞人而後四代之法度禮樂可以

興行而無斃矣

本晦庵
朱氏說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集曰先事而爲之慮遠慮也事至而後憂

之近憂也

用之
陳氏

惟遠慮者可以無近憂

上
蔡

謝
氏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並
去聲

節釋曰夫子前旣言吾未見好德如好色

者也是猶幸其或見之也今又言已矣乎

論語集注卷第八

七

曹氏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至是以其終未

得見之故重爲之歎息云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

與立也

者與之與平聲
與立之與如字

集曰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

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也

晦庵
朱氏

其有而有之故曰竊位天位也當與賢者

共之不可私而有也臧文仲居大夫之位

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能薦之與並立於朝

是竊據其位者也

漢上
朱氏

節釋曰公叔文子與大夫僕同升諸公
夫子謂之文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
不與立夫子謂之竊位二子之設心蓋
有爲國爲己之不同也若文仲者有愧
於文子多矣後之事君者宜以文子爲
法文仲爲戒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遠去聲

集曰躬自厚也

邢氏疏

人所以多怨者以不能

自反而責望於人者厚也誠能薄於責人

而厚於自責焉則怨自遠矣

漢上朱氏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集曰天下之事當防微杜漸於未然之前
故不曰如之何若至於已然橫流極熾無
可柰何之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故曰
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河東侯氏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好去

聲慧胡桂切

集曰義者天理之公小慧則才知之私而已羣居之益爲夫講習於義理也若終日

之間不求為義理之歸而相高以私知言

行如是是難與共處也苟與之共處久則

俱化矣本南軒張氏說晦庵朱氏曰言不及義則放肆邪侈之心滋好行

小慧則欺偽巧詐之機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

成之君子哉孫去聲

節釋曰君子所以制事者義而已故以義

為體禮以行之所以節此也孫以出之所

以和此也信以成之所以實此也四者具

故曰君子哉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而此曰義以為質蓋以制事而

五十一

論語集說卷第八

九

南晨

言則以義為體合敬義而言則以敬為體義為用讀者詳之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集曰病猶患也邢氏人之病在不修己而

好求人知故每言此以誨人也成都范氏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集曰疾猶病也沒猶盡也稱謂見稱於人

也何氏名者所以命其實也有實必有名

君子學以為己雖不求人之知然沒世而

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矣故君子疾諸

南軒張氏成都范氏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集曰君子無適而非求諸己小人無適而非求諸人求諸己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

南軒張氏

又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之者亦反諸己而已矣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此亦記言之意

龜山楊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三九十五

論語集說卷第八

十一

疑

集曰矜矜莊也

包氏註

矜莊以自持則易以

不和而失於爭羣居而相與則易以有比而失於黨君子非與人異也處已嚴而濟之以和故雖矜而不爭君子非與人同也待物平而行之以公故雖羣而不黨唯敬者能處此而勿失也

南軒張氏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集曰言雖是而人則非故人不可言而舉者知人也人雖非而言則是故言不以人而廢者知言也

石林葉氏岷隱戴氏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集曰學貴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夫

子恕之一言是乃求仁之方也河南推己尹氏

之心以及物其為用不窮故可以終身行

之晦庵朱氏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

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譽並平聲

集曰毀者惡未至此而過詆之譽者善未

及此而驟稱之南軒張氏斯此也三代夏商周

三十三

論語集說卷第八

十一

南齊

也直道無私曲也晦庵朱氏節謂夫子言我之

於人何所毀而何所譽乎其或有所譽者

亦必有所試以驗其實矣今此之民也即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吾安得而容

其私哉朱氏曰聖人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毀則必無也譽則或有之矣

此所以言譽而不言毀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

亡矣夫扶夫音

集曰有馬者借人乘之此史之闕文也夫

子謂始時猶及見此今則亡之無復古意

矣惜其以私見去之也

榮山黃氏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集曰巧言之亂德以其不本於誠實也小不忍之亂大謀以其輕發於血氣也故迪德者以謹言為先當大事者以懲忿為本

南軒張氏

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

好惡並去聲

集曰天下之善惡有若黑白之易明者衆之好惡固所同也然陳仲子之廉康章之不孝衆人之所惑而君子之所必察也取

論語集註卷第八

一一二

四

於衆而察於獨善惡斯無道矣

南軒張氏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集曰弘者廓而大之也人心有覺道體無

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

晦菴朱氏

節謂夫子斯言蓋欲人以道為己任爾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集曰過而能改則其過亡矣若過而不改

則其過常存斯為過矣

南軒張氏

節謂夫子斯

言豈曰有過而未謂之過必待不改而後

謂之過耶蓋以過者人之所不免知過而

必改則爲可貴耳此所以誘夫人勇於改過也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如學也

集曰學與思常相湏此非以思爲無益也思至於忘寢與食而不以學先之則無益耳蓋學而後思則其思也有畔故思愈精而學愈明若不學而徒思祇見其汗漫而無所依據矣故曰不如學也即已而言所以教也

本南軒張氏說

十三

曾慶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罪切

節釋曰謀者有所思爲也餒飢也此言君子當以謀道爲心而不當以謀食爲心以謀食爲心譬之耕者本以求食也然歲有凶荒而餒存焉則有時而不得食矣以謀道爲心雖非所以求祿也然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學之既充鮮有不得夫祿者由此言之則君子之所憂者在不得乎道而已而貧非所憂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知去聲
涖力至

集曰涖臨也謂臨民也動之謂動民也猶

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

晦庵
朱氏

知及仁守莊

涖動禮爲政始末

伊川
程子

節謂此言政理也

知及之所見明徹也仁守之所行堅定也

莊以涖之則表儀正矣禮以動之則風化

形矣知及之固有以得夫爲政之理仁不

能守之則必失之矣知及之仁能守之則理明而政立矣然臨民者不以莊則民慢其上而政不行矣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固足以爲政矣然動民者不以禮而民未至於化焉則亦非政之善者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節釋曰此言君子小人之知識器量也君

子之知識器量狹廣故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之器量知識淺狹故不可大受而

可小知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
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集曰甚猶過也蹈猶履也

邢氏疏

節謂人非

水火不生活則水火固不可一日無也然
仁人心也是心其可一日無乎一日而非
水火不過口腹有飢渴之害而已一日而
非仁則失其本心而不足以爲人矣此民
之於仁所以甚於水火也又况水能溺火
能焚雖能以養人亦能以害人仁之所以
異於水火者以其有以成乎人而無所害
乎人也故蹈水火而死者吾見之矣蹈仁
而死者吾未之見也亦何憚而不肯爲仁
乎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集曰當仁以仁爲己任也弟子之於師每
事必讓而不敢先者也至於仁則己之當
爲雖師在焉亦且不讓此蓋言爲仁之急

也

本晦庵
朱氏說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集曰貞者貞於義也諒者執小信也貞於義則信在其中若但執夫小信而於義有蔽則失其正而反害於信矣南軒張氏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集曰食祿也後其食謂以食為後也事君者主於敬其事而已食非所計也若曰食焉而已違恤其事則失事君之義矣本南軒張

說氏

子曰有教無類

集曰所稟之質雖有不同然未有善惡之

論語集說卷第八

一六

曹溪

類一定而不可變者蓋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莫不善故聖人有教焉所以納之於善也教之行愚者可使之明柔者可使之彊豈有氣類之不可變者乎故曰有教無類南軒張氏東溪劉氏曰天地不擇草木而兩露均焉聖人之教亦猶是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去聲

節釋曰道同則可相為謀矣道不同其所趨異也所趨者異則我之不能為彼謀亦猶彼之不能為我謀也烏在其相為謀哉

子曰辭達而已矣

集曰辭辭章也辭取其達意而止過是則

徇於辭而反害於理矣南軒張氏曰其曰達而

已矣亦非通於理者不能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

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

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見賢遍切道與之與平聲

相去聲

集曰師樂師冕名蓋瞽者也某某人也相

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師冕之見夫子以其

瞽而無所見也故及階則告之階及席則

告之席既坐則歷告之以在坐之人子張

見而問焉夫子語以相瞽者之道當如是

爾聖人豈作意而為之哉亦曰盡其道而

已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

心省察如此晦菴朱氏南軒張氏

又曰事事物物莫不有其道蓋所當然

者天之所為也夫以一日之間起居則

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

人則有待是入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

事之道道不可湏臾離也一失所宜則

爲廢是道矣是故君子戰兢自持造次顛沛必於是惟懼其失之也夫惟天下之至誠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隨形

蓋無往而非是矣

南軒張氏

季氏第十六

九章十一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

論語集說卷第八

十八

曹煥

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立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

牆之內也

顯並音專史並音俞見賢遍切過與之與並平聲夫顯史之夫今夫之夫

疾夫之夫夫如是之夫並音扶任平聲焉於度切相並去聲兕徐履切柙户甲切橫音獨費音上舍聲

集曰顯史國名魯之附庸也無乃乃也爾

汝也夫子指季孫也周任古良史也陳布

也列位也相家相也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此周任之言也兕野牛也柙檻也龜大龜

也玉寶玉也櫝匱也固謂城郭堅宐也費

季氏之私邑也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寡

謂土狹民少也貧謂財用不足也均謂君

臣上下各得其分也安謂上下相安也和

謂上下和睦也傾傾覆也分崩離析謂公

室四分也干楯也戈戟也蕭牆門內之屏

也季氏將有事於顯史謂伐之也由求為

季氏家臣故以告孔子孔子首呼求以責

之豈求在季氏之門為用事者耶蒙山在

魯地之東故曰東蒙先王以是封顯史使

主其祭又在魯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

社稷所恃以存者故曰社稷臣

曰或

謀以孔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孔子引周

任之言謂陳其材力以就其列位苟不能則當止也爲人之相不扶其顛而持其危則安所用之吾二臣不欲之語求之言過矣譬如虎兕在柙而逸龜玉在櫝而毀典守者安得而辭其責哉既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所以自解者至矣又曰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其情終不能掩也託爲慮患之辭以蓋夫貪利之說此則君子之所疾也有國有家者非土狹民少之爲患患上下之不均爾非財用不足之

爲患患上下之不安爾上下之分定則均

而和而安矣均則不嫌於貧和則不嫌

於寡至於安則無傾覆之患矣

東溪劉氏曰均則無

貧不必利顯史之有以爲已富也和則無寡不必兼顯史之土地人民以爲已益也

安則無傾不必去顯史以憂子孫之不支也內寧則外自服就

使有不服者則當修文德以來之於其來

也則亦安之而已此爲國家之常道也由

求相季氏如遠人不服而不能來如邦分

崩離析而不能守方且相與謀動干戈於

邦內以逞其欲夫季氏魯卿也齊公室以

自肥不均不和而內變且作矣求徒知夫
顓臾爲季氏子孫憂而不知其禍將起於
蕭牆也伐顓臾之事則專責於求相夫子
之事則併由責之蓋爲季氏計者求也至
於不能勉季氏以道則由亦不能逃其責
矣

本註疏南軒張氏晦庵朱氏東萊呂氏武夷吳氏說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
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
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
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
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三十一

論語五經說卷第八

九一

曹寅

集曰希少也

孔氏

陪臣家臣也

馬氏

國命

國之命令也不議言無非議之者也

邢氏

禮樂征伐天子之事也

禮樂以明分征伐以討其不然天

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蓋上得其
道則權綱在己而下莫敢干之也若上失
其道則綱維解紐而諸侯得以竊乘之禮
樂征伐將專行而不顧矣若諸侯可以竊
之於天子則大夫可以竊之於諸侯而陪
臣亦可以竊之於大夫其理之逆必至於

此也所以有十世五世三世之異者於理愈逆則其亡愈近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

大夫者政出于一也無人不議者上無失

政則下無私議也東溪劉氏曰天下有道在上者總其政而其咨

訪亦及乎芻蕘之賤當是之時民有公言而無私議天下無道大夫竊執國柄雖士

君子之言亦壅於上聞於是無人始私相非議於下又其甚至於道路以目而天下

窮矣雖然所謂自天子出者天子亦豈敢

以己為可專而以私意加於其間哉亦曰

述夫天理而已矣南軒張氏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

論語集注說卷第八 十一

矣故夫三相之子孫微矣故夫之夫音扶餘如字

集曰五世謂魯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

也逮及也四世云者自成公至定公則四

世爾三相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相

公故曰三相也微衰微也註魯自宣公賴

襄仲以立三家始盛專制魯國之賦而祿

去公室矣又一世而政悉移於大夫自成

公而下為國君者拱手聽命而已孔子於

祿去公室政逮大夫而知三相之子孫必

微亦以其理勢知之也夫三家視其君而

起不奪不饜之心則夫陪臣視之亦何憚而不萌此心乎方三家專公室之祿而竊魯國之政本其私意欲以利其子孫也而豈知子孫之微實兆乎此哉

南軒張氏曰晦庵朱氏曰

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

又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疆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疆也而三桓以微何也疆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大三

東坡蘇氏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便並平聲辟婢亦切

節釋曰友直則無隱而有過必聞矣友諒則不欺而相與以實矣

叢蕪趙氏曰直者以義相正諒者以

信相與

友多聞則學博理明而可資以講貫

矣是皆有益於我者也便習熟也善能也便於辟則威儀之修飾也善於柔則容色之嫵媚也便於佞則言語之諂巧也是皆有損於我者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
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

矣

樂五教切禮樂之樂音
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

節釋曰樂喜好也樂節禮樂則有進反而
無銷放而不失其中和矣樂道人之善則
有企慕而無媚嫉而惟見其宏裕矣樂多
賢友則善言善行日接於前而有以輔成
吾之德矣此其所以爲益也驕樂以驕矜
爲樂也樂之則其志傲矣佚遊以佚遊爲
樂也樂之則其志荒矣宴樂以宴安爲樂
也樂之則其志惰矣此其所以爲損也

四

論語集注卷第八

九四

曾健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
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
瞽

集曰君子有德位之通稱

龜山愆過也躁

謂躁急不安靜也隱謂隱匿不盡情也

註疏

瞽無目者也

晦庵

侍於君子或有問焉終

則對不問則不敢對各當其可而已言未
及之而言是未當言而先言也故謂之躁
言既及之而不言是所當言而不言也故

謂之隱顏色未相接而遽有言焉是又有甚於躁者若無所見而妄發也故謂之瞽

三者皆不中節者也故謂之愆

本南軒張氏說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少失照切

集曰或曰戒者心有所警省而禁制之謂

剛彊也得貪得也好色好鬪與貪得之心

三者皆血氣之勝也自少至老無一不在

所戒然各隨其血氣之盛衰而又有偏勝

三至十九

論語集說卷第八

十五

曹從

者焉故夫子於此必表而出之也蓋男女

之欲惟年少者為最甚也少之時而以色

為戒以其血氣之未定也年既壯而血氣

剛矣則易為勇力之所使故其所戒則在

於鬪至於老而血氣衰矣色與鬪無足逞

矣日暮途窮憂感百集則貪求苟得之心

勝矣故其所戒則在於得焉

成都范氏曰聖人同於人

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

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

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

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

是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集曰畏者嚴憚之意侮戲玩也

晦庵朱氏

天之

命我者是理也則奉若之而弗敢失大人盡乎是理者也則尊敬之而弗敢易聖人之言當乎是理者也則佩服之而弗敢違然是三言皆主於畏天命小人不知是理之所在則反是而莫之畏也天命且不知畏其狎大人侮聖言宜無所不至矣

本南軒張

氏說唯無所畏也而後動於惡故小人為不善者必先慢天忽人不自便其私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集曰困謂病於有所不通也

孔氏註

生知者

天稟全粹不待學而知義理也其次則必學而後知又其次則困而後反於學困而學雖在二者之下然其至則一也若困而不之學則是自暴自棄斯為下愚矣此章所以勉人學也

南軒張氏

又曰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此勉夫困而能學者之爲上也此章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此戒夫困而不學者之爲下也聖人之於人或勉之或戒之皆導之以歸於善其言各有當也

成都范氏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難去聲

集曰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色見

於面者貌舉身而言

晦庵朱氏

溫和易也恭莊

肅也忠者中心之誠然也敬者敬其事而不敢忽也疑者心有所未安也問者求以

釋其疑也難者患難也忿思難則必懲其

忿矣義者宜也見得思義義所不當得則

不敢以苟得也

白石錢氏

九思各專其一

伊川程子

當乎此則思乎此天理之所由充而人欲之所由遏也

南軒張氏

張氏曰是九者要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

之於既發之祭不然但欲察之於流而此
取之於暫則多見其紛擾而無力矣
之謂思誠上蔡謝氏

節釋曰視聽言貌思五事之目也此章
以思爲四者之主又加以色之與事疑
之與忿兼見得而爲九思其示學者省
察體驗之功益密矣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
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
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
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

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探吐南切
與平聲

誤

節釋曰探試也馬四匹曰駟首陽山名見
善如不及謂見善矣又若不及見之也見
不善如探湯謂見不善矣猶未免於嘗試
之也爲善之不勇去惡之不力中人皆然
也夫子謂吾固見其人矣亦嘗聞其語矣
隱居以求其志志於求仁者也行義以達
其道行吾得爲之義以達夫當然之道於
天下後世者也此非立志剛信道篤不以
窮達死生累其心者不能也夫子謂吾固

聞其語矣而未見其人也夫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求之於今則齊景公其人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求之於今則未見其人求之於古則伯夷叔齊其人也景公知夫子之聖而不能行善晏子之言而不能行是見善如不及也田氏不正而幸公室之僅存嗣君不之定而幸嬖子之得立是見不善如探湯也悠悠於善惡之間是以雖居諸侯之位擁千乘之富其沒也曾無一德之可稱夷齊兄弟遜立捨國而逃是隱居以求其志也扣馬而諫取食周粟是行義以達其道也即夫人心之安而循夫天理之正雖餓死首陽而民至于今稱之即是以證是語故曰其斯之謂與然景公達而在上者也夷齊窮而在下者也夫子論夷齊之事而必以景公對言者蓋所以明夫君子之得行其道初不拘於富貴利達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

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
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
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
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亢並音剛
遠去聲

集曰伯魚孔子之子鯉也子指伯魚而言
也有異聞謂聞於孔子也嘗獨立謂孔子
獨立之時也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
立此孔子之言也聖人竭兩端之教於親
踈賢愚無以異也其告門人固嘗曰興於
詩立於禮而此語伯魚亦先之以學詩次
之以學禮學之序固當然也不學詩無以
言易其心而後能言也不學禮無以立謹
其節而後能立也

晦庵朱氏曰學詩則事
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

能言學禮則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
立當孔子獨立之時伯魚之所聞亦不過

如此

爾 陳亢以伯魚爲孔子之子故有異聞

之問及聞詩禮之對又以爲聖人之遠其
子殊不知聖人曷嘗有是心哉味伯魚答
陳亢之辭氣亦可見其薰陶之所得矣

註本

疏南軒
張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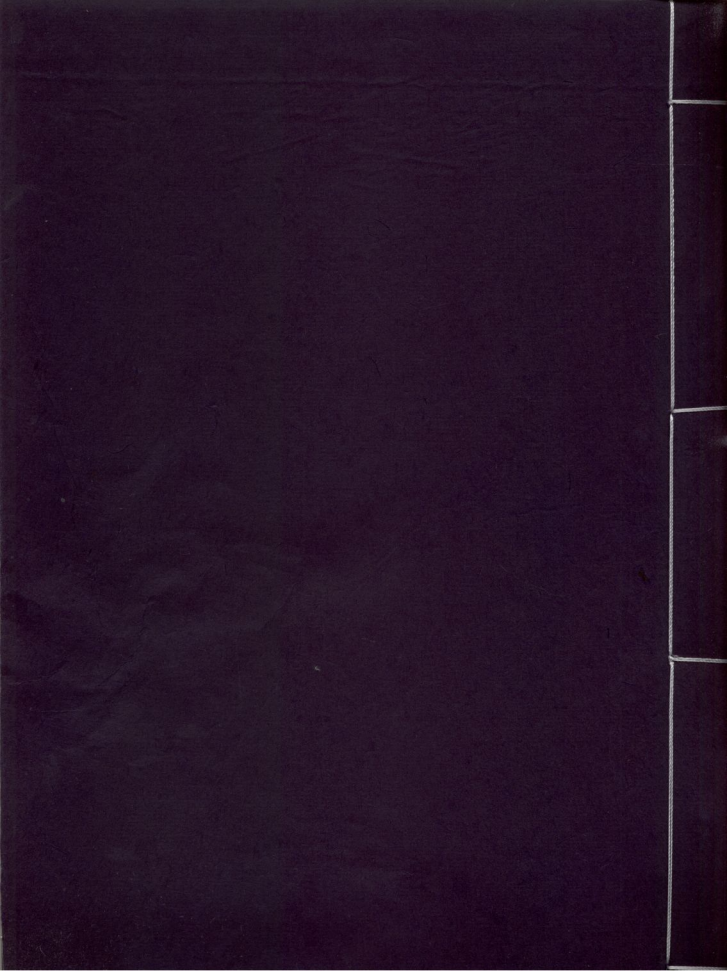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

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集曰夫人君夫人尊之之辭也小童寡小君自卑之辭也春秋之時名不正者多矣記於此者亦正名之一也

東萊呂氏

論語集說卷第八



論語集說

九

論語集說卷第九



嘉

蔡

節

編

陽貨第十七

卷二十一

陽貨欲見孔子

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

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子與爾言

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

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

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歸如字好知並去聲亟去吏切

集曰陽貨名虎季氏家臣歸遺也豚豕之

小者時其亡者伺虎不在家時而往謝之

也塗道也

註疏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任其

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機之會

諾應辭也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陽貨嘗

囚季威子而專國政欲見孔子而用之孔

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

其家而往拜其門故矚孔子之亡而歸之

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晦庵朱氏

在禮當

往拜則烏得而不往時其亡者不欲見之

也遇諸塗則有不得避焉懷寶而迷邦誠

不可謂之仁好從事而亟失時誠不可謂

之知夫子亦未嘗不欲仕也特非其道則不可耳貨三問而應之如響彼蓋不可與言者故不申己之意而遜辭以答之然言雖遜而理未嘗枉也

南軒張氏朱氏曰

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不欲見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誦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節釋曰性相近云者兼氣稟而言之也一性之理天之所命者本無爾殊然氣之所稟則不無清濁而理之所受亦不無淺深其相去以不遠也所以遠者習有善惡之異耳

子

語真說卷第九

二

久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知去聲

節釋曰上知生而知之者也下愚困而不學者也上知固得於生知然亦學而充之也既爲上知則不復爲下愚矣下愚本非其性然也惟其氣稟既濁又自暴自棄而不知學則所習愈下安於下愚而不能爲上知矣唯之爲言獨也中人則可上可下唯此二者不能移也不移云者亦自其習

而言之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莞華版切焉於虔切易去聲戲香義

切

集曰弦琴瑟也莞小笑貌君子小人以位言也戲謔也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夫子入其邑聞邑人弦歌之聲莞爾而笑蓋喜之也治雖有大小而道之用則一牛

三十一

論語集注卷第九

三

刀割雞之喻言治小邑何必用大道蓋反其言而戲之耳君子學道則知為上治人之理故能愛人小人學道則知為下事上之理故易使也及子游以是為對夫子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以解二子之惑亦可見子游能尊其所聞而以道為教者矣

本晦庵朱氏成邵范氏說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費音秘召並直照切說音

集曰公山弗擾即公山不狃也字子洩畔

謂背其主也末無也兩之也之之字俱訓

適已止也徒猶空也邢氏疏公山弗擾為季

氏費邑宰與陽虎共執季威子據邑以畔

夫子以其召而欲往子路不說以為無所

之也則已何必公山氏之也夫子言其

召我者亦豈徒然必其有悔過自新之意

也自周之東君臣上下之分日以陵夷諸

侯逼天一大夫制諸侯而陪臣畔大夫皆

三十九

論語集注卷第九

四

八

東周之為也如使夫子得用必以正名為

先固將反東周之為而復西周之舊豈肯

使公山弗擾為東周之事乎言此以釋子

路之疑也本南軒張氏說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

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

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任汝鶴切

集曰能行五者於天下則心存而理得公

平而周徧矣所以為仁也恭則不侮人故

人亦不侮之寬則能容人故人亦歸之信

則不疑故人爲之任敏則不滯故事以之
立惠則人懷之故足以使人此又言其效

也

本晦庵朱氏南軒
張氏成都范氏說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
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
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
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
哉焉能繫而不食

佛音彌肸許密切召直照切
磷力刃切涅乃結切焉於虔
切

集曰佛肸晉大夫趙氏中牟宰也親於其

三聖

論語集說卷第九

五

八

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言不入不善之

黨也磷薄也涅水中黑土可以染皁緇黑

色匏瓠也

註疏

節謂佛肸召子欲往豈非以

其有悔過自新之意乎聖人之心天地之

心也萬物苟有生意天地所不絕也不入

不善之黨夫子固嘗有是言然堅者磨之

而不磷白者涅之而不緇夫子亦未嘗不

以是爲言也子路但知亂邦之不可入而

不知聖人無入而不可亦猶堅白之不可

磷緇也

龜山

楊氏曰

磨不磷涅不緇而後

無入而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緇

而後

而後

而後

而後

而後

而後

而後

而後

而後

於磨涅其不磷緇也幾希上蔡謝氏曰磨而不磷始可謂之堅涅而不緇始可謂之白蓋不如是聖人生於斯世志在於行道以濟時豈若匏瓜之爲物徒繫之而不可食乎

又曰公山弗擾與佛肸之召夫子皆欲往而卒不往何也其欲往者以其有是心至不欲絕之也卒不往者以其不足

與有爲也磔山黃氏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

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

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

也狂女音汝語好知並去聲蕩徒浪切

集曰蔽謂蔽塞不自見其過也邢氏居吾

語女以下夫子之言也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夫子使子路還坐而告之愚若

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遠而無所止

賊害也絞訐也亂作亂也勇者剛之發剛

者勇之體狂躁率也晦庵朱氏學所以明善也

不知學則惟慕其名而莫知善之所以爲

善也好仁不好學則徒欲博愛而不知所
施之當然故其蔽愚好知不好學則過用
其聰明而不知要之所在故其蔽蕩好信
不好學則固守其小諒而不知義之所存
故其蔽賊好直不好學則務徑情而不知
含蓄故其蔽絞好勇不好學則犯難而不
知止故其蔽亂好剛不好學則務勝而不
知反故其蔽狂是六者本爲達德善行無
學以明之則各有所蔽而爲德行之累學
如行大道日闢而通也不學如守暗室終

室而蔽矣

南軒張氏

論語集說卷第九

七

以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

木之名

扶夫音

集曰小子門人也莫不也

邢氏疏

詩吟詠情

性善感發人使易直子諒之心易以生故
可以興知古今治亂得失之故盡人情物
態之微故可以觀心平氣和於物無競故
可以羣優游不迫雖然而不怒也無鄙倍
心故可以怨

上蔡謝氏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邇

之事父遠之事君舉其重者言也能盡臣
子之道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可者多識於
鳥獸草木之名言亦可以博物橫渠張子學詩
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晦齋

朱氏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

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

集曰周南召南詩首篇名二南人倫之本

王化之基也女為周南召南蓋欲伯魚體

二南之道而行之也夫欲治國平天下必

自脩身而齊家始苟不為周南召南自然

推廣不去亦猶面牆而立一物無所見一

步不可行也明道程子河南尹氏晦庵朱氏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
乎哉

集曰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
以鐘鼓則為樂是禮之本主於敬而樂之
本在於和也若捨其本而專事於玉帛鐘
鼓之間夫豈禮樂之謂哉蓋得其本則是
物皆吾情文之所寓否則特虛器而已晦齋

朱氏成都范氏南軒張氏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

與荏而審切窬音俞與平聲

集曰荏柔也穿穿壁窬窬牆孔氏註外為莊

嚴而內本柔佞猶小人之有盜心而外飾

非盜之狀欲以欺人則一也勉齋黃氏東萊呂氏曰

小人之為不善有不知其非而為之者唯穿窬之盜則明知其非而為之將以掩人

內荏者實似之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集曰所至之鄉推原人情而為意以待之

故曰鄉原毗陵周氏節按孟子萬章曰一鄉皆

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

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

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

廉潔眾皆說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

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蓋以其似德非德

而反有以害夫德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集曰道塗皆路也晦庵朱氏道聽者泛聽於人

塗說者泛說於人皆非事實也德之所以

聚者以其心存而身體之也若道聽而塗說徒以資口耳於德何有焉故曰德之棄

也白石錢氏南軒張氏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下與字平

聲

節釋曰鄙夫之不可與事君言以祿位得失累其心也未得則所憂在於得惟恐其不得之也既得則所憂在於失惟恐其或失之也始於患得則必終於患失然患失

論語集注卷第九

十

有節

之累又甚於患得是心苟切於中則凡可以持祿固位者將無所不至矣所以謂之

鄙夫也

致堂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

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矣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夫子所謂鄙夫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集曰疾生乎氣稟之偏

南軒張氏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

節

守太嚴廉謂稜角消屬忿戾則至於爭矣

愚者昧而不通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據私

妄作矣晦庵朱氏狂而肆矜而廉愚而直此古

者三疾學則可瘳矣今之疾與古異故曰

或是之亡也狂而至於蕩矜而至於忿戾

愚而至於詐則是世衰俗敝而習之益遠

蓋難反也然困而能反於學亦聖人所不

棄也

張氏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今去聲鮮上聲

集曰此夫子所常言也弟子各以所聞記

三十四

論語集說卷第九

十一

余良

之故又見於此

成都范氏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

口之覆邦家者

惡並去聲覆芳服切

集曰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也

覆傾敗也

晦庵朱氏

利口之人紊亂事實以是

爲非以非爲是以邪爲正以正爲邪人君

苟爲所惑則邦家之覆不難矣

成都范氏

或曰

夫子疾利口之覆邦家者故引紫之奪朱

鄭聲之亂雅樂以爲之比類蓋似是而非

者有以惑人之視聽此聖人所以惡之也

然利口之人其初不過欲求容悅而巴至其終則有覆邦家之禍此堯之所以畏巧言舜之所以聖讒說也與

子曰子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集曰述傳述也言所以明理聖人恐學者但求之於其言故有子欲無言之歎所以發子貢之問也四時行百物生天理之流行發見也天雖不言而何隱哉聖人一動

二十一

論語集說卷第九

十一

朱

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若天而已此即夫子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也

說氏

再曰天何言哉其啓子貢深矣

本南軒張氏晦庵朱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集曰孺悲魯人

何氏註

雜記哀公使孺悲之

夫子學士喪禮則孺悲嘗事夫子矣夫子

之門來者不拒其不見者必有爲也

武庚吳氏

取瑟而歌使之聞之以示其非疾也此孟

子所謂不屑之教誨者乃所以深教之也

欒山黃氏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期並音暮鑽祖官切燧音遂夫並音

扶衣去聲女並音汝上三樂字如字下音洛

論語集說卷第九

十三

余良

集曰期周年也崩亦壞也沒盡也升登也

燧取火之木也女安則為之夫子之言也

旨亦甘也子宰我也懷抱也宰我言父母

之喪至於一期則已為久矣恐在喪三年

不為禮樂而禮樂必崩壞也舊穀既沒新

穀既升鑽燧改火言暮年則天運一周時

物皆變喪及此亦可止也

白石錢氏曰登穀於秋出火於

春皆期之變也食稻衣錦於女安乎夫子所以責

之朱氏曰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衣衰既

堊疏食飲水受以成布期而小祥食菜

果練冠緇衣錦之經不宰我自以為安夫子

又言君子之居喪不甘不樂不安者以發

其不忍之端漢上朱氏曰君子之居喪也

於味耳之於聲四支再言女安則為之所

以深責而痛絕之也宰我既出夫子懼其

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

之以不仁又推原人子之於親喪必三年

之故使之反而思之而終能得其本心也

本晦庵朱氏說 成部范氏曰喪雖止於

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持以聖人為

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循而就之非以三

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而後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

乎為之猶賢乎已

集曰博局戲也弈圍碁也賢猶勝也已止

也邢氏飽食而無所用心則放越而莫知

其極惡之所由生也博弈固非所宜為然

其為之而意專乎此比之放越而莫知其

極者猶為愈焉此章大抵言無所用心則

長惡為可畏耳非教人以博弈也南軒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

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集曰：上二君子以德言也，其對小人者以

位言也，尚上之也。晦庵朱氏夫子之云非以勇

為不足尚，欲子路知所以勇也。義以為上

則為其所當為而勇固在其中矣。尚勇則

徒知勇之為務，或至於犯義者有之。君子

則亂，小人則盜也。子路好勇，故夫子以義

告之，所以救其失也。上蔡謝氏南軒張氏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

者，惡居下流而訛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

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

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惡並去聲，唯惡者之惡如字，訛所諫

切微古克切，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切。

集曰：訛，謗毀也。孔氏窒，窒塞也。馬氏抄人

之意以為己有曰：微加諸人曰：不孫。發人

之私曰：訐。孔氏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

無惡矣。子貢有是心也，故問以質其是非。

稱人之惡則近於浮薄，居下流而訛上則

近於悖逆，勇而無禮則必為亂，果敢而窒

則必妄作。此君子之所惡也。下曰：字夫子

叩子貢也惡微以下乃子貢之言也微似知不孫似勇訐似直皆欺世而亂俗老子

貢所以惡之本龜山楊氏晦庵朱氏上蔡謝氏說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

之則怨近孫遠並去聲

集曰女子小人之情其望於人者無有紀

極近之則狎侮生遠之則猜嫌起故難養

也克齋揚氏聖人患之為世立戒使夫有國有

家者不昵不惡惡去聲則庶乎其可矣林氏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

集曰終止也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

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晦庵朱氏

南軒張氏曰見惡者有不善而見惡於人也此又甚於無聞者

微子第十八九一十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

有三仁焉

節釋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帝乙長

子紂之庶兄也箕子為父師比干為少師

皆紂之諸父也奴囚奴也詳味微子一篇

微子所以告父師少師者有曰我其發出

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子顛濟若
之何其謂我憂商家之亡正如狂疾之人
在家耄亂置身無所欲遜于荒野以寫我
憂而爾何以教我耶父師曰詔王子出迪
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濟謂王子
殷王之元子宗祀所係王子之出乃合於
道我舊日曾言王子可立今反爲王子之
害若王子不出則疑及於我我雖欲彊諫
恐必至顛濟而無救於商家之亡也由此
觀之微子之去不特以成箕子之諫要亦

以存宗祀爾箕子諫而爲紂所囚比干諫
而爲紂所殺或去或囚或諫而死其去就
死生雖不同而至誠懇惻拳拳於愛君憂
國者則同此一心也夫子發明其心以詔
後世無所優劣而均謂之仁者以其曲盡
夫人道而克全夫天理也

張氏曰君子之去就死生其志

在於天下國家而不在於一身其死也非沽名其生也非懼禍其引身以求去者非自利以忘君也仁之所存三子其盡之矣

又曰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微子去之
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

三仁焉知此五人之為仁則知仁矣東河

侯氏 延平李氏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

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

父母之邦三並去聲焉於虔切

集曰士師典獄之官黜退也去者去而之

他國也枉曲也疏注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

辭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未嘗枉道之意

則有確乎不可拔者夫豈苟於徇物哉掩前

朱氏 東溪劉氏曰柳下惠以和名於世者也至為士師三黜而不變其道曰直道

子至

論語集說卷第九

一八

余良

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使之少貶豈有是哉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節

守也三公尚不能易而况士師乎然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降志辱身而不以為

屈彼顧自謂有直以行乎其間是以不屑去也

又曰柳下惠仕則仕黜則黜而未嘗枉

其道也若枉道則害於和之理矣至於

孔子道不行雖父母之邦可以去則亦

去然周行天下而未嘗苟仕也則與下

惠異矣南軒張氏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

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集曰魯三卿季氏爲上卿最貴君待之之禮極隆孟氏爲下卿不用事景公欲待孔子以二者之間夫計量所以待之之輕重是與孔子事道之意已違矣况又發爲不能用之言乎此孔子所以去之孔氏註南軒張氏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音朝

潮

集曰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

女樂以沮之

晦菴朱氏

孔子於季威子見行可

之仕也受齊女樂而不朝則不足與有行

矣雖禮貌未衰猶將去之况齊以此爲間

乎此所以見幾而作也故孔子行

本龜山楊氏說

東溪劉氏曰齊人以女樂間孔子孔子故行然猶待於膾肉之不至孟子謂以微罪行者得之矣門人記其實孟子推其意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

言

音

集曰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已止也而語助

辭殆危也孔子將適楚接輿歌而過孔子
車前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蓋借以比孔
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之衰也往者不可
諫來者猶可追言今尚可隱也已而已而
勸止之之辭今之從政者殆而言世亂不
可救當時之從政者亦將危殆也接輿知
尊孔子而趣之不同孔子欲告以出處之
意彼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

本晦庵朱氏說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
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

三十二

論語集說卷第九

二十一

余良

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
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
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
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
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並沮

七余切溺並乃歷切夫執輿者之夫音扶孔丘與孔丘之徒與之與並平聲餘如字滔吐刀切

辟並婢致切耰音憂無音武

集曰長沮桀溺隱者也二耜為耦並二耜
而耕也津濟渡處執輿謂執轡在車也子

路本為御既使問津故孔子代之而執轡也滔滔流而不反之意易者撥其亂而反之正也覆種也輟止也憮然猶悵然也二子蓋以隱遁為高者也夫子使子路問津焉意亦有在矣長沮言夫子自知津處蓋譏夫子周行天下之久也桀溺則以為當世滔滔一律誰肯以夫子而易之言其徒勞耳辟人之士謂孔子也言道不合而後去也辟世之士桀溺自謂也言舉世不得而親之也其意蓋謂子路之從夫子

論語集注卷第九 九 大 一 游 學

不若從己之為得也夫子憮然者以其不喻己意也夫鳥獸不可與同羣當與斯人為徒耳以天下之無道也故欲從而易之使天下而有道則亦無事於易矣必如桀溺之意以其無道而辟世則將去人之類與鳥獸同羣而後為可耳

本註疏晦庵朱氏南軒張氏說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也子路宿殺雞為黍

橫渠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荷胡可切蔣徒弔切植常職切食音嗣見其二子之

見賢遍切見之如字長上聲

集曰丈人老人也蔣竹噐也夫子孔子也植立也芸除草也大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是也子路隨從夫子行不相及而獨在後故問夫子於丈人丈人之對謂吾

三十四

論語集註卷第九

十一

詩四

但知四體不勤則五穀不分而已安知孰爲夫子乎子路拱而立蓋知其爲隱者而敬之也丈人止子路宿殺雞爲黍以食之而見其二子焉亦知子路爲孔丘之徒而親之也二人相得於語默之間如此觀丈人之盡禮於子路疑若非遂與世絕者見其二子則知有長幼之節矣夫子以是知其可與言君臣之義也故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蓋欲匿其聲跡也子路所言殆述夫子之意云爾義莫大於君臣故以主

於不仕為無義長幼之節既不可廢則夫君臣之義又烏得而廢之乎彼蓋欲潔其身而不知亂大倫之有害於人道也君子之仕豈為他哉行吾義而已道之不行君子豈不知乎而汲汲於斯世者固有不可以已者也

本註疏晦庵朱氏龜山楊氏南軒張氏說

朱氏曰道雖有窮

不通而義則不可以已也義合而從則道固不患於不行不合而去則道雖不行而

嘗廢也

又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反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

中庸者為難唯聖人之或出或處要各

當其可焉耳

成都范氏

夫子之下車於接輿

使子路問津於長沮桀溺反見乎荷蓀

丈人豈不欲引而至於道乎四子者方

守其一介之行而不可回故亦終於素

隱而已矣

河南尹氏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

於是無可無不可

少並去聲與平聲中並去聲

集曰逸民遺逸之民也虞仲即仲雍

葉氏曰虞

仲為仲雍之後未詳孰是

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

夷人

朱氏

降卑下也中猶當也倫義理之

次第也慮思慮也放猶肆也無可者不以

可為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為主也七

人者皆為逸民而其立心造行則有淺深

之不同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其

節高矣柳下惠少連嘗降志辱身矣然言

不違理行無越思猶有此可取耳故曰其

論語卷六

大田

海鳴

斯而已矣虞仲夷逸嘗隱居放言矣然其

持身也清而不汙而其退而廢也權而適

宜至若孔子之無可無不可則異乎七子

者矣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故仕止久

速無不得其可焉若七子者未免以可不

可為主故孟子所願則學孔子

本南軒張氏永嘉何

氏說

何氏曰降志辱身與隱居放言固非聖人所甚取至若夷齊其節高矣然使

後之人一於高則亦不可以為萬世法而無弊者其惟聖人之時乎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

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

磬襄入於海

大音泰飯並扶晚切繚音了鼗徒刀切少去聲

集曰大師魯樂官之長名摯亞次也亞飯

三飯四飯皆樂早名古者天子諸侯每食

必奏樂樂章各異各有樂師次飯樂師名

干三飯樂師名繚四飯樂師名缺擊鼓者

名方叔播鼗鼓者名武

播播也鼗小鼓旁有兩耳持其柄搖

之旁耳還自擊

少師樂官之佐名陽擊磬者名襄

河河內也漢漢中也海海上也

註

疏或曰周

道衰賢者相招為祿仕仕於伶官者多矣

是時樂失其次夫子自衛反魯嘗一正之

魯政益微三家僭妄鄭聲既熾女樂方張

先王遺音厭棄不省矣自大師而下皆不

得其職故相率而逃之夫子慮樂師去而

遺音絕於是筆其所適之所於簡使後人

知而求之則猶或有所考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

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集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此伯禽

之魯之時周公誨之之語也以用也先之

以親親而後任大臣篤故舊器使羣才其

序如此施者謂施以刑也

左氏傳邢侯殺雍子羊舌鮒於

朝韓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入同罪施生戮死可也乃施邢侯漢成帝憤外

家疆橫亦曰親親主恩故不當以刑而施

今將一施之之大臣欲行其道不可使之以不用為

怨也故舊不遺無大故則不棄之也人各

有所長故使人必器之而不可以求備也

詳味周公之語四事不同要皆誨之以忠

厚之道也

本晦庵朱氏藍田呂氏河南尹氏說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夏叔隨

季駟

駟鳥瓜切

二十二

論語集說卷第九

六六

游風

集曰此記善人之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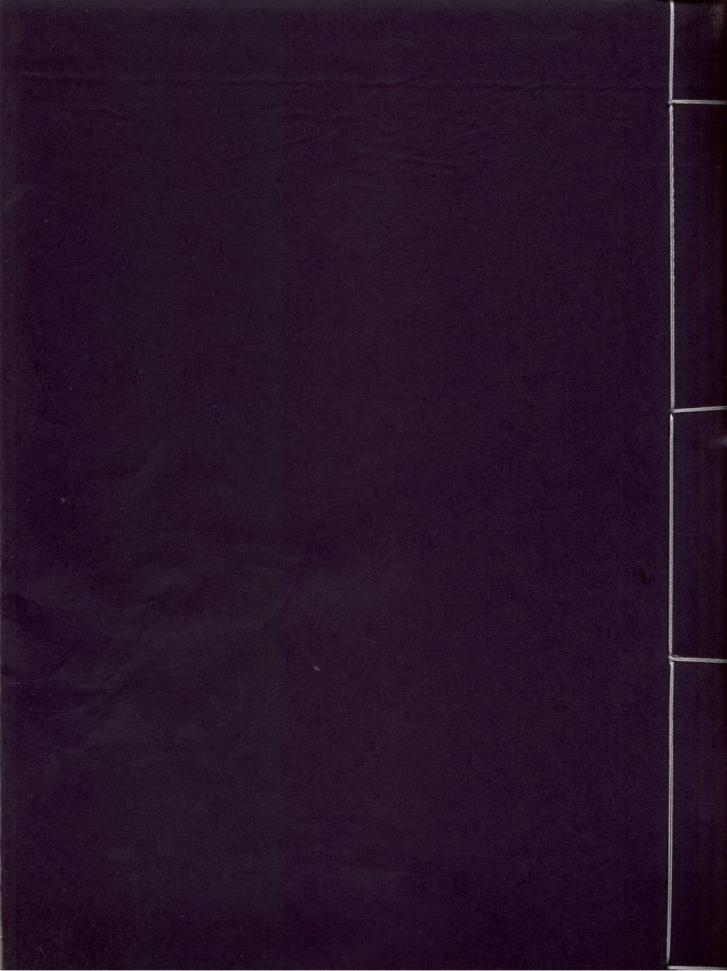
橫渠張子曰八人盡為楊氏曰八人盡為

士之道先儒以為周人八子觀其以伯仲

者也叔季名之疑出於一家矣

榮山黃氏

論語集說卷第九



論語集說

十

論語集說卷第十

永嘉蔡節編

子張第十九 九二十
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集曰致猶委也已語助也見危則致命見得則思義能決擇於死生義利之際也祭則思敬喪則思哀篤於本也其可已矣猶云若是其亦可以為士矣此特舉立身之大者言之非曰士之行止於此而已也

晦庵

朱氏南軒張氏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

亡焉 於虔切
亡讀作無

節釋曰此言人之於德執之不弘則得小而遺大人之於道信之不篤則一入焉一出焉故於道德或有或亡也方以為亡耶則執德信道疑若有諸已矣方以為有耶則不弘不篤其所謂有特暫焉耳終亦必亡而已矣此其所以不能為有亡也

明道
程子

曰信道不篤則
執德何由弘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賢與之與並平聲

集曰此章問與入交際之道也可交者則

與之其不可交者則拒絕之此子夏之言

也賢者則尊崇之衆人則容受之善者則

嘉美之不能者則哀矜之此子張之言也

邢氏子夏之言是初學擇交者也子張之

論語卷第一

言是學已成而泛交者也

永嘉何氏庵朱氏曰初學

固當如子夏之言然於不可者亦踈之而已拒之則害乎交際之道也成德固當如

子張之言然於其有六我者亦不得而不絕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

君子不爲也

泥去聲

集曰小道謂百家衆技也

邢氏

致遠謂達

之於用推之天下與來世也

南軒

泥不通

也

包氏

百家衆技猶耳目口鼻皆有所明

非無可觀也然不徧以之致遠則恐

泥而不可行耳故君子不爲也若夫通行

乎天下後世而無弊者其惟堯舜之道乎

本龜山
楊氏說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

也已矣立作無
好去聲

節釋曰所亡其所未有也所能其所已得

也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非志之篤

者不能然此所以為好學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集曰仁人心也雖以學問求之實由志思

體之堯山
黃氏學之博矣而能篤志問之切矣

三

論語集注卷第一

三

九

而能近思心不外馳由是以進仁在其中

矣東谷
鄭氏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集曰肆謂市肆也金陵
王氏節謂致如致人致

師之致百工居肆則朝於斯夕於斯其志

勤矣其習專矣故能以成其事君子之於

道亦猶是也念終始典于學道其有不可

致者乎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集曰文謂飾之也晦庵
朱氏君子有過則必改

小人有過則必文然小人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蓋亦不能

文也

葉山黃氏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集曰即就也儼者其容莊也溫者其氣和

也厲者其辭正也

鄭氏曰厲嚴正也

望之儼然若

不可得而親也及其即之則溫焉即之也

溫若可得而親也而聽其言則厲焉中和

發見自然如此君子不知其爲變也三變

者姑以是形容之耳

本南軒張氏說

四

劉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已也

集曰或曰厲猶病也謗猶毀也事上使下

必誠意交孚然後可好逸惡勞民之情也

惟懇切爲民之意先有以信乎其民故其

使民也而民任之蓋知其利乎我也喜順

惡拂君之情也惟篤實愛君之誠先有以

信乎其君故其諫君也而君聽之蓋知其

忠乎我也苟民以爲厲已而君以爲謗已

是亦誠意未孚於平日之素耳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集曰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也

明道閑程子閑

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者也

晦庵朱氏

惟大德

不踰閑而後小德可以出入其一出而一

入終不離乎閑之中故曰可也苟大本之

不立而謂出入為可則是小人之無忌憚

而已

南軒張氏

武夷吳氏曰子夏小德出入之言不能無弊讀者詳之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

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

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

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

者其惟聖人乎

洒所賣切掃素報切別彼列切焉可誣之焉於凌切餘如字

集曰過誤也誣罔也卒終也

註子夏教門

人小子以洒掃應對進退之事此乃初學

者入德之序言游哂之以為所務者末而

不能其本子夏辨焉謂子游之言誤矣君

子之道孰為可先而傳之孰為可後而倦

不傳但教之所施當有次第而不可以躐

等也譬之草木之不齊猶有區以別之

謂節

此區字如有字三一區之區况夫君子之道

張氏所謂區分曙是也苟不量夫學者所至之淺深而槩以其遠

且大者驟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其可哉

至若本末始終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爲然

非初學者之事也

本晦庵朱氏南軒張氏說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集曰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

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以及

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

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又曰仕優則

學爲已仕者言也學優則仕爲未仕者言

也

晦庵朱氏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集曰致者所以自盡也

南軒節謂子曰喪張氏

與其易也寧戚記曰喪與其哀不足而禮

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喪主乎

哀故致乎哀而止外此非所務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節釋曰子張之行過高而務實之功少故

子游云然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集曰堂堂虛驕之貌也仁人心也惟用心於內者得之子張飾堂堂之容則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

本晦庵朱氏說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節釋曰自致者自盡其心也晦庵朱氏曰致盡其極也

凡人於他事猶有勉強矯飾未必能自盡至於親喪則真情畢見無有不能自盡者

故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也

論語集注卷第十

七

劉申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集曰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歷相三君賢大夫也其臣必賢其政必善莊子自知不及其父能守之而不改焉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不若此爲難能

耳晦庵朱氏南軒張氏朱氏曰若父之臣與父之政有不善而不改則是成其

父之惡爾惡得爲孝哉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

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集曰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之官問於

曾子者問其師求典獄之法也註先王之

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用其極其

有不率教者然後齊之以刑亦未嘗不致

其哀矜之意也後世教養之道蕩然不存

民心無所維繫以至犯法非迫於不得已

則陷於不知也任士師之職者當思所以

使民至此是誰之過與如得其情猶可憫

也其可以為喜乎能存此心者則有以仁

論語集注卷第一

乎斯民矣

本南軒張氏說

張氏曰後世

得其情則喜矣豈知

哀矜而勿喜之味哉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

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上惡字烏路切
下惡字如字

集曰下流地形卑下之處眾流所趨喻夫

人有汙賤之行亦眾惡之所歸也紂之不

道可謂極矣其曰不如是之甚者言其始

亦未至是唯置身於不善之地故天下之

惡皆歸焉耳

晦庵朱氏
南軒張氏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

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更平聲

節釋曰食與蝕同日月虧曰蝕更改也仰謂望之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不事掩覆而人皆見之及其更也其明自若也故人皆仰之是以君子恥文過而貴改過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

何常師之有

朝音潮道焉之焉如字餘於虔切識並音志

集曰公孫朝衛大夫

馬氏註

識記也

晦庵朱氏或

方子

論語集注卷第一

九

曰文武之道所以未墜者以在人者考之可見矣大而道德禮樂小而名物度數賢者見其大不賢者見其小其識雖有大小之不同而莫不各有文武之道夫子從而學之如問樂萇弘問禮老聃問官名於鄉子至於入大廟每事問則祝史亦其一也惟善之主故亦無常師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有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

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

夫子之云不亦宜乎語去聲 朝音潮

集曰叔孫武叔魯大夫名州仇武謚也馬氏

註上夫子謂孔子下夫子謂武叔七尺曰

伊包氏子貢牆卑而室淺可俯而窺也夫

子牆高而宮廣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

所有然得其門而入者或寡矣宜武叔之

云然也蓋淺近者易見而高深者難識也

本晦庵 朱氏說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

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

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

多見其不知量也量去聲

集曰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

阜曰陵晦庵 朱氏節謂丘陵可踰而及日月之

高不可得而踰也毀之則是自絕也亦何

損於日月乎叔孫武叔不知仲尼之不可

及又從而毀之與自絕於日月者何異多

見其不知分量而已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知道並去聲

集曰爲恭謂爲恭敬推遜其師也階梯也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也

晦庵朱氏

節謂子禽不知聖人而輕議之子貢以爲聖人之不可跂而及

亦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其化功之神速如此生則天下尊之而極其榮死則天下思之以盡其哀如之何而可以及之也

堯曰第二十章

九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

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
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
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
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資來代切任
去聲說音悅

集曰咨嗟也歷數帝王相繼之次第允信

也執守也中謂理也無過不及之名也晦

朱終盡也以其德當天心故天之曆數在奮

爾躬非已之敢私也理至於中而止允執

其中乃相傳之密旨也天之所以立君者

允以為民而已若使四海至於困窮則天

祿亦為之永終矣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

之辭舜之命禹亦以是言林氏堯舜禹三

聖人之授受所守者一道而已建安游氏履殷

湯名稱小子謙辭也伊川程子曰曰玄牡

黑牡也殷尚白而用黑者未變夏禮故也

昭明也皇大也邢氏帝謂上帝后謂后土

林氏以一元牡告后帝者請祭之罪也成都范氏

人之有罪者誅之不敢赦也可臣於帝者

舉之不敢蔽也簡閱也言已之賞罰固已

簡閱於上帝之心不敢誣也林氏已有罪則

簡閱於上帝之心不敢誣也林氏已有罪則

不以及萬方萬方有罪則歸之於己此其
自列以聽天命之辭公天下之心如此軒南

張氏周頌賚之序曰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

所以錫予善人也故此言周家有大賞賚

所富者善人而已林氏周親周家之親也雖

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

又武王公天下之心也謹權量以下亦述

武王事張氏權秤錘也所以定輕重量斗斛

也所以定多寡朱氏權量者法度之所由

出也故先謹之法度審則紀綱定廢官修

則事無曠此政之所以行而無壅也興滅

國不欲忘其先之功德也繼絕世不忍墜

夫人之宗祀也舉逸民不使賢才之遐遺

也是三者民心之所願而民望之所屬也

龜山楊氏曰滅國絕世其先固嘗有德於

民矣而民之不能忘也逸民亦民之望也

因民之不能忘而興之繼之因重民食則

生者有所養而家給矣重喪祭則生者不

背死而俗厚矣凡此皆為政之紀綱也寬

故民有所措信故民願為之役敏故無失

時之患公故能順天下之好惡四者政之

本也

張氏

節謂此篇所載堯舜咨命之言湯

武誓師之意以明數聖人禪繼征伐雖不同而其公天下以爲心則一也其後歷叙武王制治之具立政之本又所以示後世之大法與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屏必郢切費芳味切焉於虔切令去

聲

集曰屏除也

孔氏註

因其所利而利之如制

之田產教之樹畜通工易事之類皆是也

以此爲惠而何費之有

南軒張氏

擇可勞而勞

之以佚道使之也惟喜康共不常厥邑可也其究安宅百堵皆作可也而何怨之有

上蔡謝氏

欲者心有期欲之謂若近於貪矣惟

君子所欲者在仁而所得者在仁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亦何貪之有泰者安舒自得之謂若近於驕矣惟君子之心一主於敬不以彼之衆寡小大而二其心則其自處泰然而何驕之有

胡氏威

而不猛非曰作威以使人之畏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以自脩而已然望其容貌之

儼然自有以敬而畏之耳而何猛之有

張氏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

晦齋朱氏

大司徒以五禮防

萬民而教之中故民不率教則附于刑者歸于士苟不教而殺則虐也

槩山黃氏

士師以

五戒先後刑罰所以警昏愚而懲怠慢先事而約之然後可以責成苟不戒則彼不知緩急之所向而遽視成焉則暴也大司徒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政令蓋聚衆以警之垂象以曉之也謹於所

發而期於必行則民之應之也如響苟緩於前而急於後不至則刑從之是賊民也

謝氏黃氏東溪劉氏

猶之與人當與則與之若但知

守出納之吝則是有司之事耳失人心而召禍亂未必不由此故亦居四惡之一焉

尊五美屏四惡則政日新而無斁矣

張氏河

南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若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為

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集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人不知命則

常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不能居

其易以順其正其何以為君子乎

胡氏禮

者身之幹也不知禮則視聽言動無所持

循其將何以立乎

南軒張氏

言者心之聲也不

知言則邪正善惡無所辨別其將何以知

人乎

晦庵朱氏所蔽淫辭

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

道辭知其所窮此知言也

論語集說卷第六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論語集說〔宋〕蔡節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3.6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207-4

I. 論… II. 蔡… III. ①儒家 ②論語—注釋
IV. B22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3)第039570號

ISBN 7-5013-2207-4



9 787501 322077 >

書名 論語集說(全十冊)
著者 [宋]蔡節撰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便門大街7號)

發行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便門大街7號)

電話(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tsfxb@publibf.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造紙 華寶齋
印刷 杭州富陽毛輝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七六

版次 二〇〇三年七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五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207-4/K·572

定價 一八三〇圓

